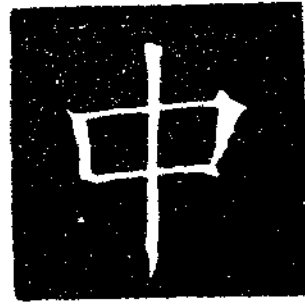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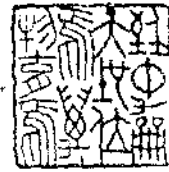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贈閱

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 津 售 品 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本刊第四期要目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 廬	燕 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厘巨手之書畫	予 向
書序說	鏗 齋
圓明園之迴憶(中)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 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 棊 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 林譯

## 本刊第五期要目

空海入唐求法記	梁繩禱
王爾德文論	昭 言
英國農村問題	望 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	予 向
訪殷墟記	故 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	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	海 波
道 樾	燕 史

# 中和月刊

## 第一卷 第六期 目次

### 畫圖

翁文恭硃筆虎  
楊濠叟篆書聯

編輯前記

行政區域分合論

中和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內閣談

炒栗子

粽與五毒

浙江大師佚聞(下)

雄黃酒

童謠篇

本刊徵文啓事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

關於日記

專載

沈文定粵輶日記(下)

海山仙館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

時事叢記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

希古樓金石萃編

書林偶拾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

本刊徵文啓事

養和室隨筆

宵勤瑣記

藝文選錄

紅樓真夢

燕都覽古詩話

霞飛自叙

(一)

柯昌泗(三)

渠(四)

望生(五)

一士(五)

知堂(望)

思(望)

予向(望)

冉(望)

方紀生(望)

海波(望)

冉(望)

復光(望)

望生(望)

燕(望)

鐘(望)

渠(望)

問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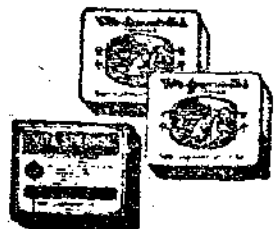
龍顧山人(望)

兌之(望)

金惠生譯(望)

# Vita-Spermin

注射劑  
丸劑



##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睾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  
及補腦神心之精華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 本刊第二期要目

釋 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 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陳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 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王璞子
庚辰述往	一 士
畫 談(下)	予 向
竈	陳 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 子
聾的代價	陳慎言

### 本刊第三期要目

上元燈語	仲 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强 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 傑
莊方耕學記	海 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 園

### 本刊第一期要目

新 學 篇	荀 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 雷
禹 跡 寺	知 堂
畫 談(上)	予 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	梁繼禕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 音 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 (藏園羣書題記)	藏 園

禁廷

公燕日其午

退休時投筆

聊攄寫

龍虬未敢知

彭

白端陽

耕生







# 編輯前記

編 輯 前 記

本刊問世忽忽已及半年。自顧實無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惟孜孜自矢者。總願力求充實內容而已。故本期又略將材料篇幅增加。藉志發刊半年紀念。

關於行政區域之沿革。古今載籍極博。驟難尋究。蓋此為吾國歷史上從未圓滿解決之問題。改革以還。於省制之存廢及省區道區之分畫。迭經探討。仍無定論。茲得柯君一文。從學術立場作扼要之敘述。纂言鉤元。莫善於此。覽者詳焉。

距今六百年前。當西歷一三四〇丹麥名王伐爾德馬四世殞逝。是為瑞典那威丹麥三國合併之始。其後

迭有離合。至二十世紀之初。始依地理環境與文化狀態各成獨立王國。在歐洲諸邦中號為小康。不見兵革者蓋百有餘年於茲矣。近頃英法與德交爭。三國竟被牽入。將來戰事之結局。勝負誰屬。或將由此而判。誠為舉世目光所注。此三國者。與吾國素鮮接觸。其歷史地理文化情形及此次戰役經過。亟宜有簡明賅括之敘述以餉留心時事者。本期北歐三國戰局概觀一文即應此需要而作也。

徐君內閣談一文。與行政區域一篇頗有同樣價值。蓋明清之內閣制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若不明瞭

其實際運用。必不能透視近代史事。今內閣故址尙殘存於禁城之東南隅。黃瓦甍簷。猶是當年規制。多少大政事皆由此出。而風雨摧剝。梁柱欹傾。更越數年。恐將盡失原狀。茲並覓得精圖一紙影附文末。亦必爲好古者所樂觀也。

知堂老人近又爲本刊作一短文。閑澹之趣彌使人穆然意永。燕山炒栗故實有關盛衰存亡之故。本刊所登燕都覽古詩話亦有類此之紀載。可窺觀焉。

本期出版後不久即屆天中令節。特覓得翁文恭丁酉端陽所畫硃筆虎一幀。考公日記正在直廬所畫。其題句已寓感慨。次年即被放歸田矣。筆意超卓。猶

其餘事。楊濠叟一聯恰爲庚辰端午所書。尤爲可貴。錄翁公是日日記如左。

端陽日晴熱。午後大風一陣。數刻方止。晚不甚涼。辰初見起。上言此間何以各衙門不帶引見。辰正傳散。又傳賞戲。已初入座。（先跪迎。次請安。次一跪三叩。日暮退時一跪三叩。）是日與者四十人。賜飯兩次。酒果一次。戌正上鐙始散。凡四十四刻。今日皆南府及近侍演唱。中人呼爲本家者也。午間抽空回公所小憩。畫虎五張。又畫五毒。

# 地方區域分合論

柯昌泗

中國歷史上之地方區域制度。以時代遞嬗。廢置不同。郡縣紛繁。分合靡定。自來志括地者每以爲苦。然其所以沿革異同之因。皆各有其隨時損益之意義。不可忽也。紬史之暇。爰約論其綱要之犖犖大者。以諗學人。且爲治國聞者一助焉。

古代政典。首重地方區域制度。周禮所云。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就其質量兩方面觀之。一爲區域之組織系統。一爲區域之分畫界限。而界限方面。又有全體分畫。與一部分分畫之同異。再就此兩方面之史實。分爲三項。而加以研究。則歷史上區域制度之綱要。經緯分明。不至茫無津涯矣。

上古以至秦漢。由部族而封建。由封建而郡縣。其制度皆以區域之等級。爲組織之系統。二千年來。所行地方制度。尙係秦設郡縣以後所演變者。封建制度。與後代史事無甚關係。今茲說明。卽以初設郡縣之時代爲起點。郡縣制度。在行政方面。化散爲整之力量。較封建尤爲切實。而其運用。則全在等級統系。自秦以後。統系時有不同。有兩級者。有三級者。有四級者。而軍區（六朝之都督。唐之節度。宋之制置。明之督撫又若魏典農唐府兵明衛所等）及虛級之監司區（元之肅政廉訪。明之分巡守道等）。尙不與焉。中國史事。所以獨稱繁複。不易整理者。亦以此種制度。紛更過多耳。今將歷代制度。分列於下。

兩級制

秦 郡 縣

隋 州(或郡) 縣

三級制

漢魏晉六朝 州 郡 縣

唐 道 州府(或郡) 縣

宋 路 州府軍 縣

四級制

元 行省 路 州府 縣

明 布政司 府 州 縣

清 省 道

府 州 縣

以上所列。多係就歷史上各朝之制度悠久者。約略舉之。其方隅纖悉。尙未能遽數。然已繁複若此。今釋其演變之公式。不外兩種。前代等級之大者。後代降而小之。前代組織之虛者。後代改而實之而已。例如州之名稱。在兩漢統轄諸郡。爲地方最高區域也。至唐。則於其上加道之一級。州名雖尙因襲。則已降爲中級。同於漢時諸郡矣。是以唐亦有時稱州爲郡也。(其原因在於六朝時置州過多。系統散漫。至隋。遂廢郡存州。逕行兩級制。唐仍嫌其散漫。而州之名已由大而小。不便再用以代表最高級之地方區域。於是遂有道之名稱矣。)宋元之路。其例亦同。此所云降而小之者也。又若州之設置。在漢本專司監

察。其刺史秩卑權重。若明代之巡按御史然。兩漢季年。改爲州牧。乃爲最高行政實官。而州之區域。益爲確定。六朝因之。隋唐遂以州代郡名。路之設置。在宋本但掌運漕。北宋中葉。於各路逐漸添設經略安撫使。又等於漢之州牧。元遂以路爲省屬。與漢唐州制之變遷。恰成一例。以及府本官舍之名也。唐代於建置京邑之州。改稱曰府。（西京雍州。改稱京兆府。東京洛州。改稱河南府。中都蒲州。改稱河中府等。）宋代又以諸州之有紀念關係者。亦改稱曰府。（高宗以康王卽位。康州改稱德慶府。理宗時平李全於楚州。改稱淮安府。於是府州並列。同爲法定中級區域之名稱。元明遂又降州於府下。府之名詞。益爲實質矣。此所云改而實之者也。他若唐之軍使。軍區在邊者也。本非通行之制。宋則知軍僅高於知縣。六朝行省令僕。宰相在外者也。亦係臨時之制。元則行省均稱爲牧伯。其大小虛實。皆因演變而迭有不同矣。若但就名義以觀。固未能藉見當時史事也。

雖然。中國區域制度之複雜。固不僅此也。等級統系。尙爲最易得其條理。其尤複雜而難理者。厥爲區域分畫。論及分畫之演變。不外乎省置分合。前代所有。後代所無。曰省。前代所無。後代所有。曰置。前代爲一地。後代爲二地。曰分。前代爲二地。後代爲一地。曰合。因歷代省置分合之不同。於是區域界限。乃隨之變更。此所云全體之分畫也。歷史慣例。地方區域既皆係兩級以上之制度。則中下級之統屬於高級者。雖不經省置分合。歷代亦不能盡同。於是區域界限。亦隨之變更。此所云一部之分畫也。全體之分畫。從歷代高級區域之數目名稱上。即可概見其同異。秦隋用兩級制。歷代不甚沿用。無俟權論。惟兩漢方州之制。直至後代行省。其演變頗有可言者。

漢初尙仍秦舊。用兩級制。雜以諸侯王國。制度未爲整齊。武帝準今法古。始畫全國爲十四部。分統諸郡國。挈綱振目。深合體國經野之旨。十四部者。曰司隸。曰豫州。曰冀州。曰兗州。曰徐州。曰青

州。曰荊州。曰揚州。曰益州。曰涼州。曰并州。曰幽州。曰朔方。曰交趾。後漢因之。惟省朔方一部爲十三部。此十四部。雖多用三代十二州九州之舊名。實則根據當時之地理形勢。加以區畫。其尤顯著者。若豫徐二州。爲淮水流域。兗州爲濟水流域。淮濟兩瀆。在當時交通上皆有關係。不似後來之漕徒。是以皆須自爲一州。不能專以面積論。近代因河流關係。三州舊迹。最不易辨。此則今古之殊耳。三國以來。疆域互有出入。魏吳皆有荆揚。漢魏皆有涼益。(漢之武都陰平兩郡。爲涼州地。魏之上庸新城魏興三郡爲益州地。)晉太康時。承兩漢之舊。合三國爲一。版籍最盛。凡置十九州。曰司州。(漢司隸。曰兗州。曰豫州。曰冀州。曰幽州。曰平州。(分漢幽州置。)曰并州。曰雍州。(魏分漢司隸涼州置。)曰涼州。曰秦州。(分漢涼州置。)曰梁州。(魏分漢益州置。)曰益州。曰寧州。(分漢益州置。)曰青州。曰徐州。曰荊州。曰揚州。曰交州。(後漢獻帝時已改交趾爲交州。)曰廣州。(吳分漢交州置。)較西漢之區畫。已由簡而繁。漸開近代之疆理。東晉及南北朝。疆域參錯。分州益密。隋代制度。又過於單簡。(詳上文。)至唐代而區域制度始再見合理之規定。

唐之十道。與漢之十四部。在歷史上。同具以簡馭繁之精神。播之史冊。於斯爲盛。十道。曰關內道。(漢司隸涼州朔方地。)曰河南道。(漢司隸豫兗徐三州地。)曰河東道。(漢司隸并州朔方地。)曰河北道。(漢冀幽二州地。)曰山南道。(漢益荆二州地)曰隴右道。(漢涼州地。)曰淮南道。(漢徐揚荆三州地。)曰江南道。(漢揚州地。)曰劍南道。(漢益州地。)曰嶺南道。(漢交趾地。)蓋亦沿襲十四部之制度。重行損益者。惟山南淮南兩道。則爲適時創置。與漢制完全不同。山南爲漢水流域。淮南爲淮水流域。唐都關內。全賴水路交通。以資轉漕。其運路由江達淮汴河渭。以至京師。是以揚州爲運路樞紐。富饒甲於天下。以經濟言。此淮南所以別爲一道也。漢水爲京畿毗近巨川。且由上津

路。亦可通漕。南山亦爲京師巨屏。山南漢北。成一都會。晉時已分爲梁州。歷南北朝。地望益重。以山川言。此山南所以別爲一道也。此唐時區畫之用意。較漢制尤爲精密者也。後代長安久不爲京師所在地。山南遂亦無需專畫區域。（明設鄖陽撫治。曾特畫爲軍區。清代又併爲湖北省之安郢襄道。）淮南以運河關係。元時尙有江北行省之稱。明代合入南畿。清初平分蘇皖。而淮南舊域。亦無可徵矣。唐自中葉以後。諸道節度使競建。名曰方鎮。十道之區域。受其影響。破壞無遺。方鎮者。軍區也。非行政區也。節度使之諸道。更非十道之舊。其時又設觀察處置使。以監督諸州行政。爲節度使例兼之職。而軍區行政區。漸以混合。五代因之。時有併省。交錯紛紜。舉非定式。十道久無人談。宋初。方鎮既平。第一步即以節度觀察所領州。直隸中央。幾於恢復秦隋兩級制。然終以便於行政起見。陸續分置二十八路。其情形又近於唐初之設十道矣。二十八路者。曰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大名府路。高陽關路。中山府路。成德軍路。河東路。永興軍路。鄜延路。環慶路。涇原路。秦鳳路。熙河路。浙江西路。浙江東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福建路。西川路。諸路區域。大抵就唐末節鎮所轄諸州。加以整理。與漢之諸州。唐之十道。沿革又異。而實爲近代行省區域之胚胎所自也。北宋以汴京爲都。故其建置諸路。皆以汴京爲核心。京東東路治青州。京東西路治鄆州。京西北路治鄧州。京西南路治許州。爲最近汴京者。京北則與防戍有關。大名府路治大名府。高陽關路治瀛州。中山府路治定州。眞定府路治眞定府。統稱曰河北五路。分置五帥。尙不滿唐時河北一道之地。所以重邊圉也。爲汴京之北方屏蔽。故其時稱大名爲北門鎖鑰也。京南則與財政有關。淮南東路治揚州。淮南西路治廬州。皆沿淮水流域。爲轉漕之要區。是以分置兩路。所以重財賦也。西面則漢唐舊都。形勝之地。亦關防戍。爲永興軍路。治京兆府。

鄜延路治延安府。環慶路治慶州。涇原路治渭州。秦鳳路治秦州。熙河路治熙州。統稱曰陝西五路。皆緣陝西邊界分置者。明之九邊所由昉也。北面則河東路治太原府。以一路分當遼夏兩邊。稍遠。則江南東路治江寧府。江南西路治洪州。荆湖北路治江陵府。荆湖南路治潭州。再遠。則西川路治成都。廣南東路治廣州。廣南西路治桂州。福建路治福州。兩浙西路治杭州。兩浙東路治越州。層層設置。用以拱衛汴京。因宅京於汴。與歷朝建都形勢皆已不同。是以不能更沿漢唐之舊。其尤與前代不同者。即河北陝西。因邊防關係。析爲四五。不基於平時行政之情形。（北宋時川分四路。各置轉運使。而安撫則爲一人。是爲特例之財政區。）是以諸路幅員廣狹。不能相等也。北宋諸路之制。爲歷史上之大變革。漢諸州唐十道之遺蹟。於焉盡變。元明行省布政之規模。由此初基。而唐之方鎮。實爲此種變革之樞紐焉。南宋分路。就現有區域而重行畫分。其與北宋相同者。十一路。曰兩浙西。曰兩浙東。曰江南東。曰江南西。曰淮南東。曰淮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廣南東。曰廣南西。曰福建。與北宋區域名稱不同者六路。曰京西南。曰四川。曰利州東路。曰利州西路。曰峽路。曰潼州府路。京西南路雖與北宋名同。而移治襄陽。無唐鄧以北之地。本可歸併荆湖。其別爲一路者。以地居西北上游之要塞。移建帥府。仍領京西南路名。與六朝時江左之雍州。移治襄陽。情事復相似也。四川路亦根據舊名。而重加分析。畫爲五區。北爲利州東路。治興元府。利州西路。治興州。南爲潼川府路。治瀘州。東爲峽路。治夔州。西仍爲四川路。治成都兼制置五路。南宋時川蜀之畫分五路。亦猶北宋之河北四路。陝西五路也。（後來四川名稱即昉於此。）金亦沿用分路之制。其區域皆宋遼舊地。與宋遼無多異同。凡十九路。五京咸平。路名損益於遼。惟宋都汴京。是以有京東西之名。金改汴京爲南京。以宋之西京（洛陽）南京（歸德）附近。及京西諸州合爲南京路。又改京東路爲山東路。（山東之名昉此。）分河東路爲南北兩路。併河北



四路爲三路。曰河北東路（宋高陽關路。）曰河北西路。（宋中山府成德軍兩路。）曰大名府路。合環慶涇原爲一路。曰慶原路。至於秦鳳一路。半歸於宋爲利州西路地。而宋之利州東路與鳳翔府對境。撥戍相望。因特置鳳翔府一路。治永興軍屬之鳳翔府。而以秦鳳諸州隸之。亦猶宋之分利州路爲東西也。元初用封建之制。以世襲萬戶。分領諸州。設中書省於燕京。以治之。世祖初年。罷侯置守。地方制度。始歸畫一。雖亦於宋金制度多所參採。而經畫區分。則又自立規模。蓋自五代以來。至於元始復見漢唐一統之舊。是以其所區畫者。自不能但以宋金爲標準。然其分合省併。在事實上。仍係由宋金兩朝演變而來。不過範圍加以擴充。界限益爲固定耳。元制。以中書省各行中書省。統屬全國路府州縣。中書省。統河北山東山西之地。號曰腹裏。其餘設行中書省。分司地方最高行政。亦簡稱曰行省。每省包括宋金數路之地。略似漢之十四部。唐之十道。而區域則大相逕庭。行省數目。亦先後時有不同。今參以經世大典所言。以十省爲準。曰中書省（宋河北四路金河東兩路山東兩路西京路）。曰嶺北行省（新置）。曰遼陽行省（金上京路東京路咸平路）。曰河南江北行省（金南京路宋淮南東路京西路）。曰陝西行省（宋陝西六路）。曰四川行省（宋四川五路）。曰甘肅行省（新置）。曰雲南行省（新置）。曰江浙行省（宋江南東兩浙東西福建諸路）。曰江西行省（宋江南西路廣南東路）。曰湖廣行省（宋荆湖南北路廣南西路）。此十省者。嶺北包括漠南北諸部。甘肅包括西夏。（清之甘肅則兼有陝西地。）雲南包括大理。其餘宋金諸路。綜爲七八省。類皆因仍舊貫。合併而整齊之。惟兩廣分屬江西湖廣。與前代疆理。皆不相同。後來亦無沿用之者。斯爲異制耳。（元初分省。多就近合併毗連之區域。不盡詳徵史地。世祖中統時。陝西四川亦係合一行省。名曰秦蜀。如江西湖廣之例。後乃定分兩省耳。順帝時。亦以省區過大。又增置分省甚多。）

明清地方區域制度。異同獨少。稽之歷史。朝代既更。而制度不變。未有若清之於明者也。明之制度。又皆因襲於元。元以中央爲中書行省。附近各路府屬中書省者。卽直隸於中央者也。明初亦沿此制。迨洪武十三年。廢中書省。以行政分歸六部。中書省所隸之各府縣號曰腹裏之地者。改爲直隸六部。其後分建兩京。有直隸南京者。直隸北京者。故有南直隸北直隸之稱。尋釋直隸之命名乃就其性質言。非正式區域之定稱也。中書省廢除之前。行省之名。已於洪武九年改爲各承宣布政司。後以十三布政司爲常制。流俗不察。仍呼曰省。非其實矣。明代除北直隸（初曰北平布政司。元中書省地）。南直隸（元河南江北江浙兩行省地）。兩行省區域外。曰浙江布政司（元江浙行省之地分）。曰江西布政司（元江西行省地分）。曰福建布政司（元江浙行省地分）。曰湖廣布政司（元湖廣行省地分）。曰山東布政司（元中書省地）。曰山西布政司（元中書省地）。曰河南布政司（元河南江北行省地）。曰陝西布政司（元陝西甘肅行省地）。曰四川布政司（元四川行省地）。曰廣東布政司（元江西行省地）。曰廣西布政司（元湖廣行省地）。曰雲南布政司（元雲南行省地）。曰貴州布政司（元湖廣四川雲南行省地）。布政司之與行省。名稱權秩雖已懸殊。然其區域無甚出入。明初建都南京。乃盡河南江浙兩省之府縣。屬之南京。是爲南畿。而分元中書省之地爲北平。山東。山西。三布政司。其後遷都北京。又廢北平布政司以其府縣屬北畿。元末行省分析漸多。福建廣東廣西三布政司。亦係沿襲元末之制。而非創設。其可稱爲創置者。惟永樂十一年所置之貴州布政司。溯稽歷代建置。尙未有以之畫爲地方最高行政區域者。有之。則自明始也。明人雖沿襲省制。以置布政司。然公私文字。多直稱曰布政司。不甚用行省之名。至於南北兩直隸尤無綴以省稱者。清雖悉用明制。區域無大改革。當然以布政司爲名。然而行省之稱。通行於公私文字。較布政司尤爲普及。明人著述。尙多舉及十三布政司者。至清則恒曰行省。或曰直省。布政司之名幾不習見。其尤異者。以

京畿之地爲直隸。又設置直隸布政司以下官吏。俗稱遂曰直隸省。夫府縣不屬布政司。而直屬於中央六部者。始曰直隸。今既有布政司矣。則不宜再用直隸之名。此與漢之三輔諸郡。不屬於州刺史。別置司隸校尉統之。以示區別。至晉乃改爲司州。司而曰州。與直隸而曰布政司。曰省。同爲名詞演變之失其本誼者也。清之省名。迄光緒間。凡爲二十有二。曰直隸（明北直隸）。曰山東（明同）。曰山西（明同）。曰江蘇（明南直隸）。曰安徽（明南直隸）。曰江西（明同）。曰浙江（明同）。曰福建（明同）。曰河南（明同）。曰陝西（明同）。曰甘肅（明陝西地）。曰甘肅新疆（新置）。曰四川（明同）。曰湖北（明湖廣）。曰湖南（明湖廣）。曰廣東（明同）。曰廣西（明同）。曰雲南（明同）。曰貴州（明同）。曰奉天。曰吉林。曰黑龍江。歷代地方區域。經兩朝五六百年。迄無鉅大變更。若此之比。史籍所未有也。其較不同者。除新置諸行省外。不過分南直隸爲江蘇安徽二省。（初改爲江南一省）。分湖廣爲湖北湖南二省。陝西爲陝西甘肅二省而已。目今現行之地方區域制度亦係沿襲明清。而爲元時制度系統之未變者。是以研究職方經野之學。元明清三朝。尤宜多致力也。

元明清三朝行省區域。雖損益可知。其下路府州縣之分屬。則亦時有變易。與歷史上相承之界說不能悉合。蓋中國地方最高行政區域之規定。其制度理論。以禹貢山川之說爲最古。所云『山川千古不易』者也。卽此自然界限。以畫分區域。自較爲合理。禹貢職方以至唐人僧一行山河兩戒之說。無不根據此理。此卽歷史上相承之界說也。自秦漢以後。區域分畫。所以不能確依此種界說者。徵之史實。例亦有二。一因京都省治地址。歷代不同。而改變區畫者。二因經濟政治情形。古今有異。畫分區域。不能墨守山川形勢者。第一例如漢都長安。京師置司隸校尉。所統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弘農。三輔本爲秦地。隸屬本無異議。其餘四郡。弘農適當函谷關。河南河內。皆在關

外。爲今河南西部之地。河東與京輔。隔一黃河。爲今山西南部之地。而不以河南弘農屬豫州。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者。以關東分建諸侯王國。所以壯京畿形勢。取其控制遠在關河之外耳。至魏晉定都洛陽。長安舊都。改屬雍州。關外四郡。始分屬并豫矣。唐亦都長安。其關內道猶之漢司隸也。其時天下無復諸侯王國。所控制者不在近而在遠。是以關內道之疆界。東南方面。不復近統關河以東諸州。西北方面。則遙由鹽夏直抵雲中。形勢又變矣。至於明代。江北之徐海。江南之蘇常。在歷史上本非同一區域。皆取以直隸南京。其直隸北京者。東極山（山海）永（永平府）。西至涿（涿水）易（易州）。南包大名。北抵宣府（宣府衛）。幾全有唐時河北道之舊。較之宋金河北諸路。廣狹迥異。亦以宅京之關係也。尙有因省會設置而變更區畫者。若明之浙江省。既統浙東全屬。又就南宋行都臨安之地望。以浙西之杭州府爲省會。其唐宋浙西舊屬。若蘇常潤諸州。復以有關南畿形勢。不得悉數屬於一省。遂分杭州嘉興湖州三府來屬浙江。於是歷史上浙西之州縣。分屬蘇浙。疆理全變。又若河南省。亦就北宋汴京之地望。以開封府爲省會。遂亦因元之舊。將淮水流域之南陽汝寧二府來屬河南。而宋代京西路。分屬楚豫。淮西路。半入南畿。疆理遂殊。又若山東省。宋元以前。疆域兼有齊魯。省治不出青鄆。明時。省治定爲濟南府。地形偏於西部。宋金河北路之德棣博貝諸州。乃皆畫爲山東省屬。不惟與宋金區畫不同。而漢晉冀青兗徐豫五州之界。亦皆交錯於一省之中。清代分陝甘爲兩省。甘肅以蘭州爲省治。蘭州視河西偏東。遂不能泥於兩漢涼州區域。僅統河西四郡。於是跨有秦雍。自六盤山以東。直至平涼。皆屬甘肅。而隴西之形勢。不足以包括甘肅矣。分湖南北爲二省。以武昌府爲湖北省治。以長沙府爲湖南省治。以武昌距湘西較遠。亦不能限以唐宋荆潭五代潭朗之疆界。以湘西屬北路。於是湖北僅有歸峽以東。爲宜昌一府。湖南加統澧朗以南。爲常德諸府。而荆南之界至不能以專指湖北矣。其尤與歷史不同

者。莫若江皖二省疆域。但就明代南畿。加以中分。省治亦沿明末江防之舊。未遑釐定。是以江蘇之省會江寧府。蘇州府。安徽之省會安慶府。皆近帶長江。遠控淮甸。微論漢唐區畫。卽與明代初制。亦已大有異同。（咸豐中。安徽省治會移廬州。光緒末。一度會分江蘇北部之地置江淮省。治清江浦。）省會所在。既係因時立制。未得徵合史實。府縣分屬。亦隨之而頗有變更。此其爲例之特異者也。第二例。若上文所言。漢竟徐豫三州。唐淮南山南兩道之區畫。（唐之山南道區域爲歷史上地理沿革特例。非獨以漢水流域爲標準而已。其轄境西南部若利閬達渠渝夔各州。爲今之川北川東一帶。川楚陝三省毗連之區。南至長江。北過漢水。皆唐山南道舊域也。清李元度嚴如煜傳所云巴山老林南山老林者。在唐時固已特建區域矣。明人之設鄖陽撫治非創舉也。）餘若孫吳時。交廣始分。西晉時。益寧又析。或因珠貝之利。或由鹽銅之饒。其餘中級區域。稽之史志。若漢琅邪郡。不過今山東省舊青沂兩府之一隅。數縣之地耳。而爲五十餘縣。最稱大郡。以其爲當時唯一之瀕海名區。亦因其時江淮間經濟日見發展。自周而秦自南而北也。（自吳通邗溝。越都琅邪。江淮青徐。文化經濟最爲相近。兩漢琅邪郡屬徐州。與唐宋以後隸屬青土者不同。亦以此種關係。此琅邪臺所以爲當時著名之地也。）唐潤州不過漢時丹陽郡曲阿一縣之地耳。而爲江南道之首州。吳楚閩越數十州。咸以潤州爲會府。以其爲財賦所出。交通最便。對岸卽爲淮南道之揚州。同係全國經濟中心也。（六朝時。潤州爲京口。僅以屏蔽建康。運河既通。遂由防戍之區。一變而爲經濟要地。）明清區畫。亦多類此。今試以各省論之。明代九邊。有衛所而無州縣。清代烽燧無虞。蕪萊盡闢。則陝甘幅員過濶。所以分爲兩省也。嘉峪關外之地。舊屬甘肅。爲鎮西府。其後展拓。議設府縣。而甘新又分爲兩省矣。至於府州分屬。亦皆多因於此。上文所言漢琅邪郡之屬徐州。以及宋饒州之屬江南東路。（饒州向屬江西。以有礦冶之利。北宋時分屬江東。）元荆門州之

屬河南省。(荆門向屬湖北。以通楚蜀之商旅。元時割隸河南。)降至明清。此例尤夥。大名統黃河南北數縣。則以之屬直隸。直隸同負防河之責。欽廉爲海疆門戶。以之屬廣東。則廣東專負防海之責。四川疆域過大。則以漢中北隸陝西。藉護川楚。遵義南隸貴州。專理苗疆。此皆與歷史所沿襲之區畫。迥不相同。而爲近五百年來。因時制宜變更者也。所云全部一部之變更。(明代湖廣布政司分司之上下荆南道。爲鄂西湘西地。上下湖南道。則皆湖南地。可見全境雖合爲湖廣。而荆湖之名。實仍沿唐宋舊習。至清分湖南北爲兩省。荆湖分界之迹。始無人談及矣。甘肅本明代邊疆巡撫區域。駐甘州。所轄甘涼肅三州衛。爲今甘肅省黃河以西地。分省以後。移治蘭州。甘州並非省會。轄境亦不止甘肅。而仍沿明代舊名。在清代二十二省名稱中。可稱特例。)史事雖繁。發凡起例。亦不外是矣。

中和

渠

夷堅志云。莆田方翥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題目爲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洩。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翥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以禮樂教中和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爲之。是歲以舉子多分爲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我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翥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聯云。八紘地闢。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翥次年登科。然躋躓三十年。才爲秘書正字而已。

#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望 生

提起斯干的那維亞，人們心中總不免起一種遼遠的感覺。對於一個社會改革家，他也許想起丹麥合作社制度的發達，瑞典禁酒的奮鬥，或挪威的監獄制度。對於一個教育家，他也許立刻能在腦中浮出丹麥獨有的成人學校，或附帶記起芬蘭的二千一百所公共圖書館。對於一個探險家，他當然不會忘記挪威的南生，瑞典的斯文赫定。此外他們或也感覺到寒冷，荒涼，北極圈的水雪，日德蘭半島的冷雨，挪威的峽江，或拉普人的馴鹿。然而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在政治上渺小的存在却久不爲世人所注意。許多人都說：他們是在歐洲裏但是不屬於歐洲的。的確，除去一九〇五挪威和一九一七芬蘭宣布獨立以外，自維也納會議以後，他們即沒有在歐洲政治上出過特別風頭。他們避居於一個小角落裏，埋頭去和大自然作艱苦的鬭爭。在一九一四——一八大戰中，中立的盾牌保持住他們的生存，但並未使他們得免於被打得焦頭爛額。一九三九的大戰中，他們依然希望能覓得中立的保護，但是事實上竟不能允許他們，他們又一躍而爲舉世注目的戰場。戰爭是否將因此早日完結？他們將怎樣影響戰爭的進展？爲了研究這些問題，我們似乎有對他們渺小的存在獲得進一步認識的必要。

北歐諸國中最先遭難的是芬蘭。芬蘭國土雖小，但與世界各國都有親密的友誼。他們努力培植從蘇俄手中辛苦得來的民主政治，他們按期償還美國的戰債，他們盡力教育同胞把芬蘭建成一整潔清靜的美國式國家，但這些並不能轉移他的厄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蘇俄軍隊踏過蘇芬邊境後，三個餘月的屠殺繼之開始。在戰爭期間援芬的呼聲從世界各

角落裏傳出來，國聯並且商議制裁蘇俄的手段，然而事實的證明是芬蘭因爲後援不繼，不得不降服。蘇芬議和的條件遠苛於蘇俄開戰前的要求。蘇俄固然躊躇滿志，但英法的閣員却飽受責難。他們又轉過來攻擊瑞典，挪威之不准聯軍假道。在和議的前夜三月十一日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報告稱英國已通知芬蘭，如果芬蘭正式要求英法援助，英法將立即出動。三月十二日法總理達拉迪也在衆院報告說：自二月五日起英法即決定援芬，自同月二十六日以來法國即有五萬軍隊整裝待命，但是芬蘭的正式請援始終沒有發出。芬蘭之所以未發出正式請援的理由，據芬蘭外長丹納說，是瑞典挪威二國因欲保持絕對中立，不允英法聯軍通過，故芬蘭不作無益請援之舉。芬蘭之不請援頗與英法以事後自由向世人解嘲的機會，不過現在證明張伯倫和達拉迪的聲明並未與英法博得任何利益，反之，德國且藉此得一口實謂英法早已有心欲將戰禍波及斯干的那維亞，而另一方面英法的閣員仍不免被人責難。何以英法必須待芬蘭請援？白髮蕭蕭的路易喬治在下院會感憤道：「仍是那句老話，太晚了。捷克斯拉夫太晚了。波蘭來不及了。芬蘭自然還是來不及了。」

蘇芬和平成立之後，世界目光集中在下列數點。英法是否將另覓一條對德新戰線。德俄是否將繼續擴大在東北歐的霸權，使整個斯干的那維亞陷入兩國手中？羅馬尼亞最後的運命是否將到臨？意俄的接近是否可以實現？然而很少人料到戰神仍將降臨斯干的那維亞。

世人的疑慮終由英法在四月八日答覆了。是日英法向世界宣布：他們已通知挪威政府英海軍已在挪威領海內埋置地雷，以阻礙德軍運輸，幫助英法作戰的進行。他們相信世界不久將了解英法此次行動之必要與宗旨。他們的理由是國際公法承認在敵國有系統的藉不法行爲作戰時，交戰國有權作適應環境的舉動。此種舉動縱在平時將被議爲不合法，但依其敵人之破壞國際法觀之，可以被公認爲合法。

德國對於英法此種行動的反應也是果決而迅速的。即在英法埋置地雷的次日，德國最高司令部也發表下列公報：「德國爲防護英法陰謀侵害丹麥及挪威的中立起見，決定令德軍代管該兩國國防。今晨德軍各部隊已進入該二國國境或在其國境登陸。德軍已在海中大量埋置地雷以掩護上述行動。」此次奇襲戰的結果，在三小時內德軍完全佔領丹麥，在挪威方面也相繼侵入奧斯羅，脫倫典，柏爾根，那威克等地。挪王哈康七世雖逐漸動員軍隊作游擊戰式的抵抗，但其力量頗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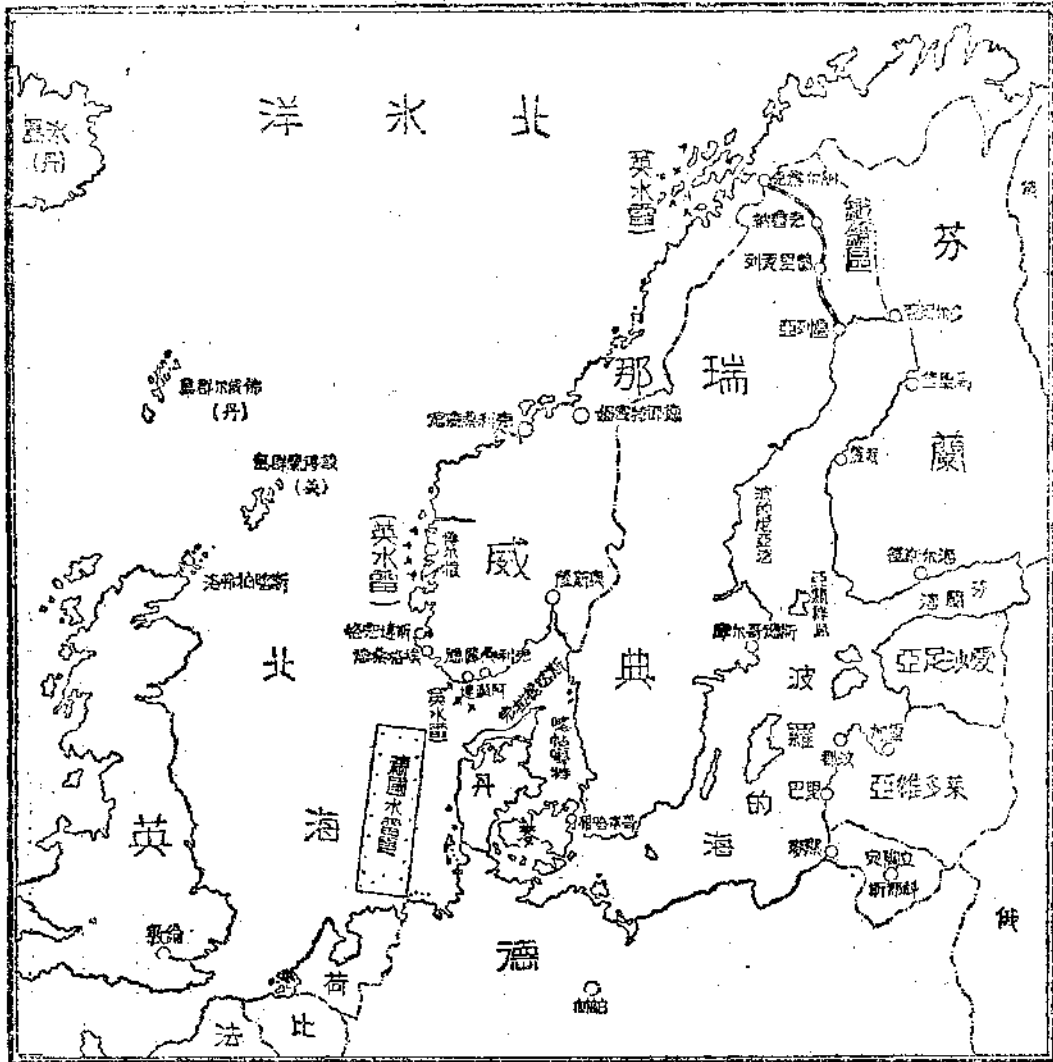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

薄，只不過可以阻撓德軍的行動，靜待英法之來援。

爲維持本國的威信和諾言，在挪威英法是不能再蹈「太晚了」的覆轍。在四月九日至十八日間英法的東北派遣軍兩次猛攻那威克，在挪威沿岸發生有史來第一次海空聯合大戰，雖雙方所述戰績大都互相矛盾，但自其中我們可大略窺得此次戰爭的激烈。據英方統計，在戰爭最初數日內，德國艦隊被擊沉者百分之三十，巡洋艦被沉者百分之二十，驅逐艦受傷者百分之十五，運輸艦被沉者共一七八、〇〇噸。德國方面則宣稱四月九日至十五日中，英方損失主力艦四隻，戰鬥巡洋艦二隻，輕重巡洋艦各三隻。驅逐艦九隻，航空母艦一隻，潛艇七隻，運輸艦七隻，飛機二十四架。德國因已奄有挪威各重要港灣及機場，空軍可大肆活躍，而英法空軍則因缺

北海戰事圖



乏基地，並掩護陸軍及重武器登陸亦不能順利進行，故戰爭初期，英法困難將遠較德國爲大。這是英法本國所承認的。歐戰之冬眠就這樣在斯干的那維亞被衝破了。回到戎首問題，雙方都振振有詞。英法痛斥德國以卑劣手段，侵害中立國家，而且德國的遠征軍在英法埋置機雷之先即已出發，可知事先早有計畫並非由於反抗英法。德國則於四月二十七日發表第四號白皮書稱英國在埋置機雷之前即已陰謀佔領挪威而且挪威甘願受英法之保護。德軍在被破壞之英艦上所搜獲之文件足以證明此事。事實上英國遠征軍早已出發在北海途中，但聞德軍已佔先侵入挪威，於是又奉命折回。事後推諉責任是交戰國的慣例，無論雙方誰是戎首，戰禍之波及斯干的那維亞是有其本身原因的。

第一是由於封鎖戰的強化。英法這次圖純粹以封鎖戰困德乃盡人皆知之事。然現在與一九一八之際不同。東南歐和俄意兩國完全對德開放姑不具論，即以北歐而言，瑞典保有全歐洲最優良鐵礦之百分之九十以上。鑛石中含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的純鐵，鐵質最適宜於軍備之用。一九三五瑞典共產鐵石七、九三二、八五四噸，其中輸出國外者佔七、〇七〇、三六五噸，平均每年產鐵總有五分之二左右輸出國外。接受主顧最大者爲英德二國。一九三七年瑞典輸德鐵石總額爲九、四五九、三七八噸，一九三八年爲八、九四五、〇八八噸，一九三七年瑞典輸英總額爲二、二一三、三〇一噸，一九三八年爲一、六四九、八七八噸。尤其德國自失亞爾塞斯勞倫後，國內鋼鐵供求不敷甚鉅。雖近年陸續合併捷克，波蘭，奧大利，得以增加相當產額，但其需要總額的三分之二仍不能不仰給外國。其所恃爲最大的來源者即瑞典。

瑞典鐵礦主要埋藏地在於北部國境北極圈內之拉普蘭地方之吉崙那和加里伐拉兩地。他們的出海口最先只藉波斯尼亞灣中之魯拉港，但該港爲淺水港，每年經受西伯利亞寒風須在五月下旬始能解凍，於是由於必要，挪威北部大西洋岸之那威克港遂建立起來。那威克是二十世紀新興的都市，有新式鐵路通到吉崙那，每年該地鑛石的百分之七十都由那威克輸出，其餘百分之三十由魯拉輸入波羅的海，對德國而言，那威克的鑛石供給線更有重要的意義，除去常年不凍一點之外，德國的重要鋼鐵工廠多在來因河一帶，輪船可以直泊工廠附近，而由魯拉出口者則須在波羅的海沿岸登陸，另用鐵路運輸，糜耗運費，而且挪威沿岸，山壁峭立，屈折險峻，德國船隻可以利用挪威領海爲保障，躲避英法在外環伺的軍艦，只要鑛石來源不斷，西線上德國的大炮是可以盡量使用的。本年二月德國運輸艦阿特馬克號載俘虜數百名在挪威領

海內被英艦哥塞克號搜獲，即德國利用挪威中立掩護運輸的一個證據。英法既專恃封鎖為主要敗敵手段，自然要逐步實行加緊。一面爲了截斷德國鐵礦石的主要來源，一面爲了防止德國利用挪威領海掩護其軍事行動，於是於四月八日埋置機雷之舉。

就德國觀之，鐵礦是作戰的主要原料，他們之不能坐視是當然的，而丹麥之被捲入漩渦亦有充分的理由，第一丹麥控制波羅的海入口的斯克及拉克海峽，與挪威對峙，欲在挪威作戰必須先取丹麥爲基地。而且丹麥是一個傳統保持中立之國。一九二〇他們廢棄了哥平哈經的炮台和陸上防禦，一九三二又決定解除武裝，把軍隊一律改爲警察，雖此種決定僅有一部實行，其可以唾手而得極爲明瞭。第二丹麥是著名饒足的國家。他們雖只有一六、五七五英方哩的面積，三、七〇六、〇〇〇的人口，且毫無礦產，山脈，各種天然的富源，然由於其本身努力適應天然環境，不但已把本國化爲高度發展的農業國，而且把國內的文盲減爲百分之零，把貧富階級消泯得毫無痕跡，使本國成爲全歐的第二富國（以每人平均所得財富計算）。他們國內擁有十五至三十畝農場的自耕農約佔全體農民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們中雖很少人有汽車，但每人至少有腳踏車一輛是可以斷言的。

稱丹麥爲一個農業國家頗易引起誤會。實際丹麥國內處處皆農場，但每年仍要輸入大批穀物贍活人民。他們的主要輸出乃是牛油，雞卵，醃肉等畜產品。從下面表中我們可以略見丹麥貿易的大概：

一九三五丹麥輸出入貿易貨品價值表（單位千克那）

品名	輸 入 額	輸 出 額
雞卵等畜產品	一三、一七〇	八六九、三九五
穀 物	九二、七一二	一一、五二七
牲 畜	二、七〇七	三二、八六七
煤	一一八、二一五	二
棉 織 品	一〇九、三〇九	四、〇五九

上表中輸出佔數額最大的鷄卵，牛油，輸入的煤，棉織品等，都以英國爲主要對象，其中尤以牛油乳油等爲英國仰給丹麥供給最切之物，每年由丹麥輸入者爲其國內總需要額之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下面就是一九三五年英丹間貿易數量表：

丹麥輸英貨物		英國輸丹麥貨物	
	價 值(單位英鎊)		價 值
牛 油	九、九六六、一八四	煤	一、九〇七、一九〇
鷄 卵	二、六八九、一四四	棉 花	一、一五〇、七七五
醃 肉	一五、九六三、九六三	羊 毛	一、六二七、七二七

現在丹麥全部農業均加入德國經濟系統，牛油，畜產可以源源輸入德國，戈林元帥實行四年經濟計畫以來之大炮重於牛油的口號或將無所用之。但德國之獲即英國之失，英國此次在食糧方面實受一重大打擊。丹麥的運命對於經濟戰的前途確有重要的意義。

丹麥默然接受了德國的保護，但挪威却不相同。封建制度在挪威久已隨着黑死病完全消滅，在政治上他們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同情者。爲了自由，曾和瑞典激烈的奮鬥過，他們國內的工黨爲全歐中惟一能在國內獲多數支持的左翼政黨。而且他們是有名堅毅刻苦的人民，歷史上他們是勇武剽悍的外輕 *Vikings* 海盜的後裔，冒險和苦戰是他們的特長，而且他們國民的百分之七十五都居住於崎嶇險阻的鄉間，雖奧斯羅，脫侖典等大城全失，他們仍可以從容發動游擊戰。

在貿易方面挪威和瑞典都是以輸出木材爲主的國家。挪威全國可耕之地不過百分之三但林地却佔四分之一，瑞典林地佔二分之一。除去木材之外挪威沿岸又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他們藉着魚及樹木來換取他國的穀物。並且爲了運輸和貿易，他們建立起一個強大商船艦隊，他們最大的主顧仍是英德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挪威的貿易自英國輸入者佔總額百分之十九，自德國輸入者佔總額百分之十六，輸往英國者佔總額百分之二十一，輸往德國者佔百分之十三。瑞典貿易自英輸入者佔總額百分之十三，自德輸入者佔百分之二十，輸往英國者佔百分之二十三，輸往德國者佔百分之十五。就貿易總額而言丹麥挪威二國對英貿易均大於對德貿易，瑞典貿易則爲英德二國所平分，此外丹麥瑞典挪威都是世界著名航運發達的國家。挪威共有船隻四、〇一五隻，共重四、二〇一、一二〇噸。瑞典有船一、二五九隻，共重一、五一四、

九一七噸。丹麥共有船二、〇四六隻，共重一、一八七、二〇〇噸。斯干的那維亞戰事起後，三國商業和航業大部停頓，在商業方面，對英關係既斷，他們將如何向大陸謀求出路乃是日後值得注意之問題。在航業方面近日傳德國已向瑞典要求將全部商船專供德瑞間貿易之用，同時英國亦宣布決定開始在海上拿捕丹麥船隻，作敵產處理。

在政治軍事方面我們也可找到斯干的那維亞激戰的原因。芬蘭的議和乃是英法一大失敗。爲了芬蘭，英法的閣員會飽受國內外的譏諷與輕視。現在英國內情形日益不安，印度，愛爾蘭等地問題迭起。此次英法如對挪威仍棄置不理，不但國內不滿情緒將更形擴大，其他中立國如荷蘭、比利時、土耳其等亦將對英國全失信賴而汲汲謀自保之道。而且挪威距蘇格蘭頗近，英國海軍作戰可獲相當便利。就德國方面觀之，挪威入其手中，不啻得一良好基地使海空軍得以自由出沒北海破壞英國之運輸路線，更進而統制整個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封鎖戰將完全失去意義。根據以上原因，英國的派遣軍遂向挪威出發了。現在戰事日趨激烈。在戰爭初期中英軍之目的似在挪威獲一堅固的立足點，特別注重那威克，然後由北向南逐步前進，並一面利用海軍封鎖挪威全部海岸以斷德軍聯絡。德軍的目標則在保持挪威境內各重要交通線，一面與英軍週旋。挪威境內山地險峻，起伏不平，行軍極爲困難，然與馬其諾及西格佛立得兩線相較當有天淵之別。人們費去龐大的金錢與人力建成良好的防禦工事，結果雙方都互相躲避而跑去到一個百年來未嘗戰爭滋味的小國去決戰，也是一個可悲的事實。

蘇芬戰時，瑞典挪威爲了保持中立，拒絕英法聯軍假道，蘇芬議和後，他們竊幸斯干的那維亞可以免於戰禍，然而在未滿一月之後，戰神又降臨於挪威全土，此後瑞典命運將如何？斯干的那維亞過去曾結成一個大王國，現在他們何以不能一致對外，而令人分別蠶食，這是我們檢視三國消長之迹所不能不感慨的。

所謂之斯干的那維亞普通指該半島上的瑞典挪威和對面以日德蘭半島爲主的丹麥。地理學家把他們組合在一起並不是因爲他們地質或地形相近，而多是由於他們皆古代諾斯人的後裔，其中瑞典尤其保有歐洲中最純潔的血液，使政治家頭痛的少數民族問題在三國中除去瑞典北部一部日以逐馴鹿爲事的拉普人外是不存在的。

他們雖然同屬於一個民族，一個宗教，一個政治制度，但我們翻開歷史來看，却發見一篇頻年戰爭的慘史。他們曾經

一度併合爲一大國，假如他們能和衷共濟，持久不衰，可以很容易的把斯干的那維亞的勢力擴充到波羅的海沿岸從德國的威塞爾到波蘭的威斯徒拉。事實上當時並沒有任何勢力在中途阻碍他們。漢撒商人聯盟和條頓武士都已日就衰落，日耳曼尚在群龍無首，波蘭也正在無政府狀態，莫斯科還是一個野蠻的大公國，若瑞典和丹麥能團結一致，他們將有什麼樣的成就是無人可以預測的。然而只因爲一位暴君的一時快意的舉動——「斯多哥爾摩的血浴」，政治的偏見化爲世代的深仇，自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我們看見他們間大小不下十一次的戰爭，他們不但互相排斥而且與外國協力爲人利用，結果兩國的精華所集全淪爲廢墟，在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均不能賴以有更高的成就。

斯干的那維亞出現於歷史中最初在第八世紀。三國中初以丹麥的勢力最強，丹麥國王布魯圖斯 (Harold Bluetooth) 在一〇〇〇年會聯合瑞典併吞挪威一部。其後斯維恩一世 (Sveyn I) 又利用海盜的方式一度將英國收入版圖。一〇一八年加紐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會統制挪威全部達七年之久。然而丹麥人是不善守成的。國內篡竊頻仍，時時瀕於解體。

在另一方面，瑞典國王在一一三四年統一全國而且東方侵入芬蘭。挪威則於一〇三五年脫離丹麥加紐特大帝的羈絆而獨立，其後並把冰島和格陵蘭收爲己領。在這種情形下三國分治着，似在等待一種奇蹟來把他們聯合起來。

在一三四〇丹麥名王伐爾德瑪四世 (Valdemar IV) 死後無子，他的女兒瑪格麗 (Margaret) 卽挪王哈科六世的皇后，於是這奇蹟便降臨到她頭上。瑪格麗在其父死後，第一步卽是使其已登挪王位之子奧拉夫 (Olaf) 被選爲丹麥王，丹挪於是合奉一主，一三八八年瑪格麗又應瑞典人之請出兵將瑞王亞爾伯特逐出國外，三國在加爾馬舉行聯合會議，時奧拉夫已死，於是共同選舉瑪格麗之姪孫波美拉尼亞之伊力克 (Eric) 爲三國君主，由瑪格麗攝政。是爲歷史上有名的加爾馬聯盟。

三國聯合在實際上受益的只是丹麥。許多丹麥和日耳曼的貴族都相繼在瑞典挪威得到采邑，但瑞挪兩國人却不能得到同樣報酬。在瑪格麗的絕對專制之下，他們是不敢妄動的，但她的後繼者却不能克承祖武，瑞典於是另立卡爾拿孫爲王，並與丹麥約定兩國國王那個後死，便由之承繼王位繼續統制三國。但所謂之加爾馬聯盟實際至此已經終止了。此後

丹麥的國王克利斯申一世及漢斯對瑞典不過徒擁虛名，等待克利斯申二世的出現。但在另一方面，挪威因遭黑死病的襲擊，人民死者大半，無法單獨存在，遂於一四五〇年與丹麥正式合併，從此挪人在哥平哈經的羽翼下，無聞於世界，直至十九世紀初葉，約四百年之久。

丹麥國王克利斯申二世不是一個平常君主，史家說：他爲一時的快意埋下了兩國的仇隙，爲了一個女人斷送了三國的王冕。他在挪威會任六七年總督。在盤錯艱難中，益得發揮他的手腕。他不能任瑞典視丹王如無物，但兩次出兵瑞典都大遭挫敗，憤激之情已經深埋在他的心中。他獲得最後勝利之後，即在瑞京斯多哥爾摩舉行加冕典禮。他破壞瑞典世世選舉國王的法律而令人民效忠於他，奉他爲世代相承的皇帝。他自己亦宣誓要保護教會，愛公理，遵正義。瑞典很多人對這位新的精幹的君主頗懷有希望，前途是很可爲的。然而爲了復仇心的驅使，就在慶祝宴的時期，他把瑞典降服的貴族，市長，參議員等當日曾經列名反抗他的部屬者一共八十二名完全鎖閉在宴會廳內，在次日他們便一一被牽入市中方場砍頭，或者投入水中溺死。

「斯多哥爾摩的血浴」毀去瑞典多數人才，但是越益激發瑞典的反抗，曾一度被克利斯申拘禁的瑞典中興名君考斯道夫維撤便間道還國，糾合志士，與丹人奮鬥。同時丹麥本國也對克利斯申的橫行無道漸生不滿，在衆叛親離之下，他不得不出奔外國，丹麥另立福利得利克一世爲王，考斯道夫也即瑞典王位。丹瑞兩國從此分離，加爾瑪聯盟條約也名實俱亡了。克利斯申二世後來被俘，在黑暗孤寂的監獄中消磨了二十七年的光陰，至今在其囚室中仍可看見他在苦悶急走時在石道上所留存的痕跡。

自克利斯申窮兵黷武之後丹麥瑞典兩國在經濟方面同陷於絕境。他們一方面陷於外債，一方面不得不努力向國內的地主徵歛重稅而以讓出種種特權爲條件。他們現在所以有完備的有限君權或君主立憲的制度大部由彼時逐漸演成的。其間兩國因共同感到神聖羅馬帝國查理斯第五之威脅，曾一度締結攻守同盟，瑞典並幫助丹麥削平內亂。但這種同盟並沒有支持長久。他們本身既時時懷着敵視的心，同時他們的西方又出現了英國，東方出現了俄國，南方德意志諸邦也在嶄露頭角。英國和荷蘭不希望丹麥海軍統制斯克及拉克海峽，俄國也時時以瑞典的強盛爲憂。就在強鄰環伺之下，丹瑞兩國

間連作二百年的戰爭。瑞典在東方要應付波蘭，在西方要應付俄，丹，荷蘭的聯軍。但賴他們君主的睿智，一時版圖包括了華沙，愛沙托尼亞，來維尼亞，布列門，等地。在查理斯第十二世時，瑞典的軍隊以神勇名於全歐。然而在烏克蘭與俄國彼得大帝一戰，全軍潰散，竟使包括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王國趨於瓦解。當時瑞典有強大的陸軍，丹麥有強大的海軍，如兩國合作，歷史恐要爲之改觀了。

在一八一四以前，挪威始終呻吟於丹麥的統治之下。一八一四挪威的命運又被一般頑固的政治家交付給瑞典。原因是在拿破崙大戰時期，丹麥曾與法國合作，同時因在一八〇九年瑞典會將保有數世紀的芬蘭割讓俄國，把挪威給與瑞典是頗有一部補償之意的。

瑞典與挪威在地圖上看去確有合併的必要，然而實際上是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地理上，一條山脈隔開瑞挪兩國。挪威面對大西洋，受灣流的影響，氣候溫和，雨多而雪少，而瑞典則純是大陸性氣候，寒冷非常。瑞典沿岸極少港口，而挪威則有深邃的峽江，港口隨處皆是。挪威自己沒有原料，而瑞典則蘊藏着多種重要金屬礦產。瑞典人民活潑智慧精研科學。而挪威人則日日出入崎嶇山地及驚濤駭浪之中，能刻苦，能冒險。挪威完全尊重民主政治而瑞典則貴族尚有殘存勢力。以上種種原因迫使他們各行其是，所以在維也納會議時挪威人即表示既然脫離丹麥羈軛不願再寄瑞典籬下，雖然當時未能如願，但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終在一九〇五年獲得數百年來渴望的獨立。

斯干的那維亞三國的分立成於一九〇五年。這種現狀是經過數百年的奮鬥始得來的。三國雖有同一的宗教，屬於同一的種族，但是在數百年的奮鬥中已隨着歷史地理的條件養成獨立的特性。他們都贊愛自由和獨特的生存。挪威獨立後努力在消除語言中丹麥語的成分，因此原名克利斯桑德的挪京現在改名爲奧斯羅。芬蘭獨立後也努力消除瑞典語的成分，因此芬京自赫爾新法斯改爲赫爾新基。這都是他們要維持獨立生存的明證。他們不願意侵及他人，也不願被人侵及。他們只願在不侵害自己生存之下聯合起來去維持和平。過去三國的一致行動多以此爲根據。現在他們間關係已經紊亂，但是戰爭終將停止。我們回顧他們過去分合的遺跡，更注視着將來和平實現後斯干的那維亞的前途。



# 內閣談

內閣談

古官制無所謂內閣。明代始有此名。以大學士預機務。司票擬。遂爲宰相之職。蓋事權所屬。政本攸在。雖避相名。而世不能不以相目之焉。宰相夙與天子並稱。有君相可以造命之語。言其權之重也。然宰相二字連用成一名詞。相沿已久。不過謂相天子以宰天下耳。本無一官名曰宰相。至蒞時始嘗有北府左右宰相南府左右宰相。佐理軍國之大政。於事無所不統。爲官名即曰宰相者。若三代之際。雖已有相之稱。見於經籍。蓋輔相之義。未爲官名。（管子稱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路史稱舜得十六相而天地治。說近附會。難於數信。且亦即輔相之義而已。）後此歷代宰相之職。以相名者。有相國丞相之類。不以相名者。名稱甚繁。要皆以權位論之。目爲宰相。明太祖廢中書省左右丞相。一時遂有君而無相。（亦可云分相權於六部。）旋置殿閣大學士。爲明代有大學士之始。然其性質不過文學侍從。略似清之書房翰林。與相無涉。內閣之名。始於成祖。選翰林侍讀修撰編檢等官。入直文淵閣。預機務。爲閣臣握相權之權輿。而秩卑望輕。（入閣時亦未加大學士頭銜。）雖預機務。尙與清之南書房翰林爲

近。未可即以相論。仁宗以後。人主非若二祖之英鷲。乾綱難於獨攬。於是委政內閣。閣臣以兼官孤卿而階位漸崇。遂具相體。（入閣以加大學士爲常。）票擬之任。實魁柄所寄。嘉靖朝閣權積重。嚴嵩聲勢赫奕。爲前此閣臣所不及。至萬曆朝之張居正。大權獨操。政由己出。尤號爲千古有名之權相。斯二人者。賢不肖大異。而論明代內閣權勢之隆。可並舉以爲代表人物也。明代閣臣。既權重位尊。雖以閹人披猖。閣權時被侵奪。然就大體言之。宰相之任。固舍閣臣莫屬焉。大學士五品官耳。以其成爲閣臣專有之頭銜。異乎初制。遂爲宰相之代名詞。不能更以品級論矣。清初設內三院。蓋內閣與翰林院之合體。順治間即一度改爲內閣。（仍分設翰林院。）至康熙間而確定。大學士爲宰相之任。頗沿明舊。雍正間設軍機處。相權漸移。馴至內閣等於閒曹。大學士不兼他項要職者。僅若空銜。然雖失宰相之權。猶有宰相之位。其品級至雍正間已遞升爲正一品。不待兼官而始尊。體制優隆。百僚之長。關乎大政大禮。猶得以元老重臣之資格。有所表示。故相國之稱。沿而弗替。洎夫宣統之際。以預備立憲而內

閣改制。另是一番氣象。大學士乃與內閣判爲兩途。惟錢位於翰林院。蓋推本溯源。內閣大學士來自翰林。數百年始終保持息息相通之關係。故仍歸納於此耳。

明清兩代之內閣。右略發其凡。以下更就其建置之沿革。事任之變遷。官屬之區分。及相關涉諸事。漫述梗概。用備考鏡。惟茲短包孕闡廣。不學如余。以匆促之時間而草此篇。疏略自不能免。異日當更謀訂補。通人匡益。是所望也。

明初嘗置中書省。領以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逆案誅。遂廢中書省。倣周官六卿之制。以六部尙書(侍郎佐之)直接天子。任政事。而天子自操威柄。二十八年並諭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本人凌遲。全家處死)。立法之嚴峻如此。而其後仍有權類乎相之大學士。代之而興。內閣地位。冠於百僚。則非太祖所及料也。

明代大學士之設。始於洪武十五年。以禮部尙書邵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朱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者儒鮑恂余詮等爲之。以輔導太子。大學士秩均正五品。蓋文學侍從之臣。地位與後來之所謂閣老迥異也。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不過侍左右備顧問而已。(建文時嘗改大學士爲學士。)

成祖即位之初。命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始。內閣者。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故稱。然其時入閣者。官秩猶卑。雖得參預機務。位望亦遠非相比。(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

不得相關白。)迨仁宗即位。以楊士奇楊榮爲東宮舊臣。擢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旋加少保。又加少傅。晉兵部尙書。榮太常卿兼新置之謹身殿大學士。加太子少傅。又加工部尙書。同列之金幼孜黃淮。亦均晉至尙書。(幼孜禮部。淮戶部。均兼武英殿大學士。)閣職乃漸崇。惟官尙必以尙書爲尊。大學士楊士奇晉尙書。加至三孤。仍以部臣爲序。朝班列吏部尙書蹇義戶部尙書夏原吉之下。入閣者初皆由翰林官選入。景泰中左都御史王文晉吏部尙書兼學士入閣。開九卿選入之例。(班位以原銜爲序。)自後諸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則對內閣相率承奉意旨。閣權益重。廢所不領。嘉靖時改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閣衛因之。其序爲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儼然宰相之體矣。(閣臣數人。無定額。少或至一二人。閣衛不必備。亦有同銜者。)

內閣諸大學士之職掌。據明史職官志所載。「掌獻可替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諭。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進畫。以下之諸司。下之達上曰題。曰奏。曰表。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車駕郊祀巡幸。則扈從。御經筵。則知經筵。或同知經筵事。東宮出閣講讀。則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冠婚。則充賓贊及納徵等使。修實錄史志諸書。則充總裁官。春秋上丁釋奠先師。則攝行祭事。會試充考試官。殿試充讀卷官。進士題名。則大學士一人撰文。立石於太學。大典禮。大政事。

九卿科道官會議已定。則按典制。相機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頒詔。則接授禮部。會敕。則稽其由狀以請。宗室請名請封。諸臣請諡。並擬上。蓋密勿贊襄。王言出納。大政大禮。裁量可否。固宰相之職矣。其事任之重。端由票擬。票擬者。對於諸臣奏本。擬具批答之詞。書具票籤。以候欽定之謂。票應讀平聲。披腰切。標寫之義。言書字於其上也。人主倚畀閣臣。魁柄所寄。彘在於斯焉。

閣臣職權與體制既尊。惟諭旨奏牘猶避相之稱。(俗已以相稱之矣。)號曰輔臣。實則輔猶相也。(俗又有閣學之稱。內閣大學士之省也。亦尊稱曰閣老。)輔臣中班次居首者稱為首輔。權勢最隆。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云。「洪宣閣三楊在內閣久。所兼官屢加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鼐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授故事諸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傳。)可見尋常入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為首揆。嚴嵩至不敢分席。欲置酒邀飲。多不許。既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玉堂叢語。)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為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為也。(筆塵。)其後亦傾嵩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票至乃出。(筆塵。)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

驛江陵聽處分。(明史本傳。)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萬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無異矣。韓爌為首輔。魏廣徵入閣。欲分其權。而故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徵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廣徵母伴。食由是廣徵分票擬之權。此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蓋首輔之特尊。始於嘉靖。而閣權亦愈重。花村看行侍者「談往」云：「嘉靖大紹。秉歸內閣。首次大分。永嘉張孚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華亭徐階新鄭高拱江陵張居正輩。首次懸天壤。又極水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乃翁忤忠愍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冠之曰嘉靖以來也。」可參閱。又文秉「烈皇小識」紀崇禎時溫體仁之為首輔云。「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為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敘第一。不敢居也。……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饌。大瑞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即開首輔之室而居之。」是首輔之稱。尙須經過正名也。

閣權雖重。而閣人權勢。每出首輔之上。「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三云。「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振竊柄時。票擬尙在內閣。然涂棐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傳。)此固東陽自為掩飾之詞。然劉莖

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出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南織造江西審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傳。)可見帝降旨即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巨繕擬。故其地尤爲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爲司禮。避忠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竅要以白忠賢議行。(宦官傳。)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重地。而稟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忠賢矯旨敕已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傳。)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布。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爲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尙以稟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此閣權見奪於閣人之情狀。又卷三十六云。「……張吏侍延祥云。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天順間李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至者。以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彭文憲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太監第一人對閣老第三位。常虛其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萬閣老安則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等事。司禮者開出。或使少監等傳命而已。(陸深金臺記聞。)太監至。閣臣迎之於花臺。送之止中門。李西涯告王整云。此定例也。(陸深玉堂漫筆。又見王整震澤長語。)

朱象元云。有一順門上內官云。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凡幾變。昔日張先生(孚敬)進朝。我輩俱要打恭。後來夏先生(言)我們只平眼看著。今殿先生(嵩)與我們恭恭手纔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此閣部大臣與內官交接先後不同之大概也。」又卷三十五云。「世宗馭內侍最嚴。四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內官最斂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啓等朝乎。」(張孚敬、夏言、嚴嵩均嘉靖朝首輔。)亦見閣臣與閣人相見儀節之蛻變。

大學士之屬。有內閣誥敕制敕兩房中書舍人。(均從七品。無定額。)誥敕房舍人掌書辦文官誥敕。番譯敕書。並外國文書。揭帖。兵部紀功勘合底簿。制敕房舍人掌書辦制敕詔書。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各王府敕符底簿。踪跡均與大學士最親。職頗重要。此外之中書科中書舍人。(從七品。二十人。)掌書寫誥敕制詔銀冊鐵券等事。凡大朝會則侍班東宮。令節朝賀則導駕侍班於文華殿。冊封宗室則充副使。(其鄉試會試殿試。間有差遣充授。並如給事中。)大祀南郊則隨駕而供事。直文華殿東房中書舍人。其職掌爲奉旨書寫書籍。直武英殿西房中書舍人。其職掌爲奉旨篆寫冊寶圖書冊頁。(兩殿舍人均從七品。無定額。)非其倫也。大抵舍人有兩途。由進士部選者得選科道部屬。其兩殿及兩房舍人。不必由部選。自科甲監生儒布衣能書者俱可爲之。不由科甲者不得選科道部屬。後雖加銜九列。仍帶銜辦事。(楷書出身者或加太常卿銜。沈度沈鏊潘辰等。有加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者。)此略據明史。蓋除進士榜下用中書舍人者外。閣臣得任便引用。如天啓間

業向高爲首輔。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爲中書舍人。尤其顯例也。又據曹家駒「說夢」卷一云。「明朝中書一官。其途有三。一曰進士中書科。優閑無事。惟需次擢清華而已。一曰兩殿中書。蓋文華武英也。專供大內書畫之役。授納有定例。朝上贊而夕即拜官。其取徑甚捷。但與中涓爲伍。故仕流耻爲之。一曰內閣中書。即制敕房諸敕房也。以其爲閣臣左右之人。故人樂趨焉。內有撰文四員。此必以孝廉選入。又每房設掌房一員。積資加服俸至僕少。開棍乘轎。巖然京卿。神廟時。上海有王龍槐。會居此職。才幹甚優。與揆席比倪。聲勢頗張。龍槐之子名頴。(字玄股。萬曆戊午舉人。)以太學生即入閣辦事。舊例未授冠帶。仍得與試。頴因此獲登賢書。頴之子名陞彥。(字又玄。崇禎癸酉舉人。)頗有才藻。蚤年登乙榜。兩躋禮闈。思紹祖父之箕裘。會有與授。遂得與撰文列。崇禎戊寅之春。余入都。館於又玄之寓。每閣中有所撰擬。輒屬余起稿。時相得甚歡。掌房者一爲周國興。一爲楊餘洪。皆京師積習。又玄每與余談及此兩人。不禁髮指。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余必扼其吭而拊其背。余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此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其次亦不失爲部郎。再一轉則爲司道郡守。皆發中物矣。奚爲與此輩角雌雄哉。又玄頗是余言。迨余歸而離發。蓋韓城(薛國觀)大拜。有推轂又玄者。韓成晒之。因爲朝夕短周揚。至歲終而羅列贖私。密疏上聞。且波及殷元素(名之輅。華亭人。中書加軍駕司主事)周上之。元素初與又玄密。當其仕未得意。往往周給之。及又玄親幸于韓城。不復援引元素。以此遂致凶終。而上之爲周國興任。且與元素甚厚。故一網打盡。獄具

而元素僅革職。上之遷戍。周揚二人竟死于廷杖。而又玄驟躡掌房。即蔡澤之奪應侯。不若是之酷也。未幾而又玄以東廠發其罪狀。下詔獄論死。韓城亦爲袁愷所參。於私寓勒令自盡。又玄之死在辛巳初冬。余抵都稍後。不及與之一訣。傷哉傷哉。夫士君子赴功名之會。自當隨流平進。若奪諸其懷而與之。則出爾反爾。禍不遠矣。方又玄除周揚之時。豈不快意。孰料其親戚子弟。布滿畿甸。所交遊者俱勳戚戚衛。又玄不過籍韓城一人之力耳。而彼固百足蟲也。欲求無敗得乎。」中書爲中書舍人之省稱。觀此段記載。雖事涉瑣細。而內閣兩房中書之劇要。亦於茲可見一斑矣。明史職官志言中書有兩途。茲更列爲三途。尤爲明晰。蓋三途同爲從七品。而進士中書(中書科)資格最優而無權。內閣兩房中書。資望稍亞而接近閣臣。乃爲要職。兩殿中書。流品最卑。可以捐納得之。(蒲松齡「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三回。言狄希陳捐納中書。「納完了銀子。出了庫收。咨回吏部。當日具稿面題。不三日奉了旨意。授了武英殿中書舍人。」即所云「朝上贊而夕即拜官」也。本無定額。故入贊即得實授而爲見任之官耳。如蒲氏所言。入贊之後。仍由吏部題授。兩殿中書又稱辦事中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冒充中書之萬里。對秦中書言。「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惟又言「得缺甚難。」則未合。吳氏此書所寫。託之明代事。而於明代官制多疏。)清代政制。多沿有明。內閣爲絲綸重地。大體亦仍明制而略加變通也。有清建國。始置文館。天聰十年。改爲內三院。曰內國史院。曰內秘書院。曰內弘文院。各設大學士一人。內國史院掌記

注詔令。編纂史書。及撰擬諸表章之屬。內秘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敕諭祭文之屬。內弘文院掌注釋歷代行事善惡。勸講御前。侍講皇子。並教諸親王及德行制度之屬。入閣以後。順治元年增設學士。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弘文院。增設侍讀學士侍讀等官。九年設典籍。十五年改內三院爲內閣。是爲循用明代內閣舊稱之始。其大學士均改內閣銜。仍分設翰林院。十八年復裁翰林院。而改內閣爲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康熙九年仍設翰林院。而改三院爲內閣。(學士等官順治十六年裁。康熙十年復。)至是內閣之名始確定。後不復改。其與翰林院之關係及分合。亦可注意也。

大學士之員額。順治元年設滿漢六員。不備官。康熙間率用四員。雍正間多用至六員。乾隆十三年乃確定爲滿漢各二員。其殿閣之銜。初猶明制爲殿四閣二。稱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其增入體仁閣。省去中和殿。定爲三殿三閣。亦乾隆十三年事。惟保和殿大學士。自乾隆三十五年傅恒卒。後遂不以入銜。率以四大學士分占三殿二閣。恒缺其一。自文華至體仁。班次多以爲序。而亦不盡然。如乾隆間劉統勳同光間左宗棠均爲東閣大學士十餘年。班次已晉而迄未晉銜。固不拘殿閣之序矣。閣臣班次。向例居首者多爲滿大學士。以道光中曹振鏞潘世恩資格之深。寵眷之厚。同治中曾國藩勳績之著。聲譽之隆。均未得躋首揆。(銜皆至武英殿。)李鴻章光緒中以文華殿大學士爲首揆者二十餘年。時以爲榮。(左宗棠晚年班次僅亞於李。以東閣爲次揆。首次二席均漢員。尤罕事。)惟有時班次仍

論滿漢。如光緒間文華李鴻章武英寶璽同受命爲孝貞后題主。李係首揆。而寶名在前。又如光宣間孫家鼐以大學士與榮慶同掌翰林院。榮僅協辦大學士。而列銜在前。類斯者頗不乏。(大學士之管部者。例居本部各堂官之首。如漢大學士管部。滿尙書縱協揆。亦列其次。)大學士滿漢分設。蒙古亦補滿缺。漢軍則補漢缺。惟內務府漢軍補滿缺。

大學士之品級。遠崇於明制。初定滿洲一品。漢人二品。順治十五年。俱改爲正二品。雍正八年。又升爲正一品。以品級論。若明大學士之加三公矣。(明大學士生加三公者。惟太師張居正一人耳。)乾隆五十八年裁大學士之兼尙書虛銜者。以大學士秩既特尊。無取乎此也。

大學士之外。更有協辦大學士。與大學士同釐閣務。體制大致同於大學士。俗稱協揆。又並大學士稱相國或中堂。亦宰相之位也。(通常言及大學士。每兼指協辦。)雍正七年以禮部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爲額外大學士。即協辦大學士之權輿。未幾遂設協辦大學士。乾隆十三年定爲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後以滿漢各一爲常。其任用係簡尙書兼充。品級仍從尙書爲從一品。(明尙書爲正二品。清從一品。)稱以某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亦有用總督者。(總督例加兵部尙書銜。地位等尙書。)稱以某某總督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其有以他官協辦者。如乾隆間傅恒以領侍衛內大臣。達勒黨阿以參贊大臣。兆惠以御前大臣。均故事之偶見者。自設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出缺。類以遞升。亦間有不階協辦者。如道光時潘世恩之超擢。宣宗且特宣示理由焉。(道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諭。阮元甫經簡任協辦大學士。資格較

新。潘世恩學問素優。辦事尚屬認真。現係吏部尙書。著補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所示理由。頗不易喻。蓋此際潘之蒙眷較優於阮耳。）

大學士管理機務。表率百僚。其爲宰相之職無疑。惟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而內閣管理機務之權。遂漸移焉。趙翼「簞曝雜記」卷一云。「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舊制。設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諭旨或有令南書房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僂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軍機處亦號軍需房。本軍務臨時機關。雍正十年成爲常設機關之「辦理軍機處」。(軍機處爲省稱。)以後軍國之事。無所不預。內閣乃退處無權。故說者謂大學士不兼軍機大臣。不爲真相也。前乎是者。康熙時閣權且一度爲南書房所侵。高士奇直南書房。頗爲聖祖微密之臣。勢焰甚爲薰灼。「簞曝雜記」卷一云。「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和詩句而已也。地既親切。權勢日崇。……初因明公(按謂大學士明珠。以權相稱者也)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何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門。若弗爲知也者。客皆使僕從偵探。盟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闖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爵

與始散。明日何於巷者復然。以是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輿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費若干。即可得其招攬納賄狀。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巨蒙主眷。故有醜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可見其概。又龔自珍「徐尙書(按徐乾學也)代言集序」云。「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撰擬諭旨則關南書房。與雍正以來之軍機處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亦見當時南書房之重要。蓋幾如明之內閣由文學侍從之班。演進而爲宰相之任矣。閣與房。字面本相近。南書房亦稱南齋。內閣清初亦嘗分內閣之權。汲修主人(昭槫)「嘯亭雜錄」卷四云。「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猶存其名以爲滿大臣象銜。乾隆壬子。純皇帝特旨裁之。」

內閣領以大學士暨協辦大學士。其職掌。據光緒「大清會典」所載。「掌議天下之政。宣布絲綸。釐治憲典。總鈞衡之任。以贊上理庶務。凡大典禮。則率百寮以將事。凡大祀中祀。前期書祝版。奉神位於壇廟。則視鑄。與其飾青。製冊寶亦如之。皇帝登極則奉詔。授受大典。奉寶亦如之。冊立冊封則授節。命將出師。授敕印亦如之。文武傳臚則奉榜。凡大朝會。進表。則展表以聽宣焉。凡繪畫之下達者。曰制。曰詔。曰諭。曰敕。皆擬

其式而進焉。祝辭亦如之。進賀表。若致辭。亦如之。凡承宣諭旨。若章奏之批答者。既下。乃布於百司而鈔焉。(每日欽奉上諭。由軍機處承旨。其應發鈔者。皆下於閣。內外陳奏事件。有摺奏。有題本。摺奏或奉硃筆。或由軍機處擬寫隨旨。題本或票擬欽定。或奉旨改籤。下閣後。諭旨及摺奏則傳知各衙門鈔錄遵行。題本則發於六科。由六科傳鈔。)定進本之式。凡本。有通本。(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學政順天府尹盛京五部本章。俱齎至室通政司。由通政司送閣。爲通本。)有部本。(六部本章。及各院府寺監衙門本章。附於六部之後。統爲部本。)先期以達於閣。(通本到閣。不兼清漢文者。由漢本房繕貼黃。滿本房照繕清字。移送票籤處。其有書寫違式。印信模糊。及年月挖補者。通政司加揭貼。部本於前期一日送閣。有密題者加封。刑部則於例進本外。另具備本二件。以備撤換。不用仍領回。外藩朝貢呈進金葉蒲葉表文。及各處表牋方物狀。另繕清漢文合璧一分。與原表文一併呈遞。發下後。將原表文交典籍廳存儲。)皆備其副。(通本部本。正本外另繕副本一分。正本得旨後發科。副本存儲以備查。)若圖若冊。(河工報銷及各項營建工程。例應繕圖繕冊。隨本進呈。各處錢糧報銷。又朝審秋審本皆繕冊。其鄉會試試錄題名錄。欽天監時憲書式。及隨本奏摺如之。)若單。(本內有例應開單進呈。如名單缺單履歷單祭祀點單之類。覈其應留應發者。皆於票籤內分別擬寫。其不在應留應發之例者。不列於籤。)若夾籤。(刑部本內有罪應重辟。或案關服制。罪名加重。而覈其情有可原。或死者在保辜限外。例得減等者。刑部另繕夾籤。隨本聲明請旨。)皆附焉。票擬則繕籤。(

每日應進通本部本。侍讀等詳細校閱。擬寫草籤。大學士開定後。令票籤處中書繕寫清漢字合璧正籤。次日黎明恭遞。其票擬之式。凡通本內應議覆者。則交各部院議奏。或查議。或察議。或議處。或嚴議。或速議。毋庸議覆者。則交各部院知道。錢糧出納。則交部察覈。刑名本罪至斬絞者。由三法司覈擬。軍流以下。由刑部覈擬。官員應降革勒休者。情罪重則照擬票寫。各院寺衙門本。有應交部議者。俱如通本之例。部本內議敘議處事件。在京文職編檢科道以上。武職副都統以上。各省文職臬司以上。及學政。武職總兵以上。皆出名。外官題升調補。文職監大使以上。及河工佐雜。武職守備以上。皆出名。實降實革者。不論品秩皆出名。刑部本罪至死者皆出名。京堂五品以上。翰詹中允以上。各省臬司以上。學政試差關差。及各項差使。開列請簡。俱票空名籤。文武會試中額。則空其名數。其餘尋常事件。皆票依議及知道了等籤。又有該部院所議未協。隨時更正票擬。或奉旨另擬者。及違式錯誤。應飭行應議處者。各就情事審定。有圖冊者。應留應發。皆列於籤。夾單有票寫者。有不票寫者。惟刑部夾籤。皆不票寫。)有兩擬者繕雙籤。(雙籤之式。凡各部院題請事件。有應准應駁未敢擅便。或議功議罪議賞議卹。可輕可重。處分應議應免。本內雙請候欽定者。大祀中祀。皇帝親詣行禮或遣員行禮雙請者。俱照擬票寫雙籤。各省州縣以上官請升請調。與例不符。經部駁者。覈係專摺奏請。聲明人地實在相需。除照部議票籤外。再票准調准升一籤。外官道府以下。部議實降實革。覈係因公議處。級紀准抵者。除照部議票籤外。再票送部引見一籤。三法司覈擬罪名。除雙請及夾籤外。其有罪名已



定而情節實可矜憫者。照擬票寫一籤。再票九卿定議一籤。三法司駁審本。票依議一籤。再票部駁甚是一籤。凡雙籤次序。如一律一籤。以准者爲第二籤。罪名一輕一重。以輕者爲第二籤。處分應議應免。以寬免者爲第二籤。其餘皆以本內聲請之先後爲序。三籤四籤仿此。若三籤。若四籤。皆備擬以候欽定。(三籤四籤之式。如應准應駁雙請。而准駁之例各有差。功罪卹賞可輕可重。而輕重之等各有差。處分應議應免。而應議之條與應免之例各有差。或案內人數繁多。功罪互有重輕。俱分別票擬三籤四籤。又三法司駁審本。有該督撫等原擬本無舛錯。法司誤駁者。除票雙籤外。再票照該督撫所擬完結一籤。)申以說帖。(凡票擬雙籤三籤四籤。皆加具說帖。申明義例。亦有單籤加說帖。如通本內應速議或議處或嚴議。部本內照議實降實革出名者。俱隨本聲請。恭候欽定。)得旨則批本。(每日進本。或照擬或另降諭旨。或於原籤內奉硃筆改定。及雙籤三籤四籤。奉旨應用何籤。由批本處翰林中書等批寫清字。漢學士批寫漢字。皆以朱書。)乃發於六科。(清漢字批寫後爲紅本。六科給事中赴閣恭頌。隨傳鈔於各衙門。)御門聽政則進折本。(部本進呈後。有未奉諭旨折本發下者。按日收儲。積至十件或十一二件。得旨御門聽政。屆期皇帝御乾清門升座。各部奏事畢。侍讀學士二人詣奏案前。奉各部奏函以退。學士一人奉折本函恭設於案。啓函依序啓奏。大學士承旨訖。另繕籤隨本呈進。)朝審秋審之勾決者。得旨則予勾。(勾到之年。刑部以朝審秋審情實各犯名冊送閣。覈計省分遠近人數。定期勾到。屆期。監察御史奏勾到本。大學士及學士祇候召入。學士奏某省勾到各犯姓名。皇帝閱

漢字冊。酌定降旨。大學士一人。遵旨勾漢字本。勾訖。奉本以出。照漢字本勾清字本。繕籤進呈。候批寫清字漢字畢。密封交該御史恭頌。即交刑部遞行。)凡進本。逾二日乃下焉。其即下者不越日。(進本奉旨後。下批本處。次日由批本處批寫。又次日乃下於閣。有緊要事件。奉旨速下者。即於進本之日下閣。如遇巡幸啓變前一日。則三單俱下。)儲御寶於交泰殿。凡宣綸音。皆請寶而用焉。(請用御寶。先期將用寶之數奏明。及期。學士率侍讀學士侍讀與籍等。赴乾清門恭接。與內監公同驗用。如遇巡幸。則會內務府大臣一人。在乾清門驗用。惟誥命敕命敕書常行之事則不奏。)巡幸則奉以從。(巡幸請寶隨往行在。學士率典籍一人赴乾清門。總管太監將寶匣同啓視。再扇封。交齋寶中書。服綵服乘馬在華蓋前行。如不設騎駕輿簿。則常服在豹尾班後隨行。回鑾日。學士及典籍赴乾清門。將寶匣同總管太監啓視扇封。再行交進。)歲終乃洗寶。(每歲封寶日洗寶。學士率典籍一人赴乾清門交出。洗畢交內監恭收。)其儲盛京者。備尊藏焉。凡說法。各考其字義而著於冊。皆擬上而請定焉。(恭上廟號尊諡。大學士借九卿科道等官會議。諡妃嬪及王大臣賜諡者。皆由大學士酌擬。奏請欽定。)凡封號若建置。則擬其美名。(凡敕封山川神祇。冊封妃嬪親王郡王。文武官褒封世爵。及建置府廳州縣城堡。改設官職。暨敕建寺廟。頒賜扁額。皆恭擬美名。進呈欽定。)觀此可詳票擬等制度焉。明制蓋亦大致有類是者。惟清自設軍機處。政治上實權已移。內閣所掌。多屬具文。特相體猶在耳。(歷代號爲宰相者。實權亦每移而他屬。其例非一。固不僅清之大學士爲然。)軍機處既設之後。題本(正式本

章)遂改摺奏(非正式本章。不達於閣。)票擬批本等事。藉而無關政要矣。(內閣雖仍以內名。因有軍機處而爲外廷。襲自珍「上大學士書」有云。「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

內閣與翰林院。始終保持聯系。大學士到任。必兼至翰林院。亦沿明舊也。會國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大學士任。(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其是日日記云。「午初至內閣到大學士任。先至講勳房更衣。在公案一坐。次至漢本房公案一坐。次至大堂一坐。橫列六案。滿東三案。漢西三案。余在西之第一案一坐。畫稿兩件。侍讀中書等數十人來。三揖。余答揖。旋至翰林院到任。先在典簿廳更衣。次至大堂一坐。次至聖廟行禮。次再至典簿廳更衣。次至昌黎廟行禮。(按翰林院祀韓愈爲土地神。)次至清秘堂一坐。學士編檢等以次來。三揖。余答揖。」蓋內閣六堂(四大學士二協辦)。公案滿東漢西。各自爲序。又翁同龢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到協辦大學士任。其是日日記云。「已刻到任。入鶴和門。循廊南行。至誥勳房(廊下西嚮三間)。侍讀中書數人候於此。更朝服。設公案。侍讀等三躬。呈官單。中書二人導入內閣前門。至滿本堂。侍讀等復三躬。呈官單。又導上堂。關讀學迎於垂花門外。一揖。(二人。)上堂坐西邊末座。侍讀中書人甚多。皆三躬。呈事宜單。畫稿數件。供事皂隸參見畢。即出。乘椅出後門。由東華門至翰林院。在典簿廳易朝冠。在穿堂設坐。書上任稿。三筆政一走館侍。至聖人廟行禮。(九叩。)

復至典簿廳易補掛藍袍至文公祠行禮。(三叩。)遂詣清秘堂。編檢辦事諸君迎於階下。學士迎階上。入門三揖。分三次。答揖如之。坐北牀。學士以下陪坐。走館呈帖。請易諸君名片。寒暄一刻。遂散。(送如之。)」合觀曾翁所記。可考閣臣到任之儀注焉。(清制翰林院有典簿無典籍。翁謂典籍。蓋筆誤。)

閣臣通稱中堂。位望體制。特尊於百僚。(尙侍督撫等官對閣臣均自稱晚生。)

宮門鈔亦曰某中堂而不名。諭旨間亦稱之。如和珅一案。仁宗諭旨。有「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訊問」及「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等語。(劉中堂謂大學士劉墉。)

可見中堂之尊。至中堂之稱之由來。據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談故)云。「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湖山野錄。錢希白見王震公飲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惲秋澗有中堂專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是中堂之稱。明前已有之。始以稱地。後乃稱人也。(洪武間雖設殿閣大學士。惟尙無內閣之稱。至永樂時始有內閣。王說稍未諦。明制。殿閣大學士外。有春坊大學士。又稱掌坊學士。亦正五品。不常設。)

內閣在明代設立時。以翰林官入閣。後雖間有非翰林者。亦進士出身。清制因之。除滿缺閣臣。不循此例。又當別論外。漢臣入閣。以曾爲翰林者爲最多。翰林而以庶吉士散館改官者。入閣已較難。若進士而未入翰林者。得之更爲優遇。彭蘊章咸豐間入

閣。其拜協揆謝恩摺有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由部曹而游陟綸扉。在徵臣甫逾廿載。」彭係榜下主事也。（此摺遺集未載。見黃鈞宰「金盞滬墨」。）王文韶亦以榜下主事於光緒間入閣。卒後朱福誥爲撰墓誌銘。有「黃扉故事。階於詞苑。簡自庶僚。歷歷可算」等語。至左宗棠同治間以舉人入閣。（謝恩摺有云。「乙科並甲科之選。佐理平章。」）尤屬僅見。李鴻章與人書。稱爲破天荒相公。（俗傳左官總督時。自憤限於資格不能入閣。請解官會試。乃荷賞翰林拜相。並無其事。）李鴻章同治間以伯爵湖廣總督督師平捻。遂拜協辦大學士之命。俞樾與書云。「知捷書飛奏。優詔褒揚。以枚卜之金甌。作酬庸之鐵券。仰惟德望。允副具瞻。猶憶昔歲金陵。八廟下訪。小舟促際。情話移時。深以早出玉堂爲憾。懋率爾言曰。他年以大學士還朝。則仍是本衙門也。三稔未逾。片言果驗。虎符絳節。新試沙隄。于介圭入觀之餘。重葦芸香之舊署。集庶僚之讌佩。瞻使相之威儀。」李氏早以編修治軍。未獲久官翰林院。此以酬庸入閣。乃得以揆席之尊更於翰林院行到任禮也。相傳非翰林之某閣臣（或云即左宗棠）至翰林院到任時。以「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自嘲。使相者。以總督協辦大學士或以大學士在總督任者之稱。

翰林院庶吉士謂閣臣用師生禮。所謂閣師也。亦見閣院之關係。（「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云。「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可見明制翰詹等官陞降亦由內閣。」）

內閣各官。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以下。設內閣學士（從二品。兼禮

部侍郎銜）。侍讀學士（從四品）。侍讀（正六品）。典籍（正七品）。中書（從七品）。其職掌及員額。據會典所載。「典籍廳。典籍。滿洲二人。漢軍二人。漢二人。（侍讀學士侍讀中書兼廳者。由大學士派委。無定員。）掌章奏文移。（內閣行文各衙門。皆鈐用典籍廳關防。其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及內廷修書各館文移稿案。亦移付本廳。借用關防。）治其吏役。收圖籍之藏。學士。滿洲六人。掌奏本章。請御寶。漢四人。掌批本。（並得由大學士開列三四品京堂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內閣侍讀學士銜名。請旨簡派一二人。協同批本。）滿本房。侍讀學士。滿洲二人。侍讀。滿洲四人。掌校閱清本。凡皇史宬及大庫之收藏。皆掌焉。（皇史宬額設守尉三人。守吏十六人。大庫無專設員役。皆與典籍廳分司稽查局編。）凡實錄。按日以進焉。（列朝實錄。每日按卷進呈御覽。於滿本房漢本房蒙古房中書內翰派二人。敬謹呈遞。）謹其收藏（每歲春季秋季。恭奉大庫尊藏實錄及皇史宬尊藏實錄。翻釐一次。各衙門及修書各館有恭請實錄者。驗明卷帙及其期日。呈明大學士。敬謹收發。）凡圖籍。皆驗收焉。中書。滿洲三十有九人。貼寫中書。滿洲二十有四人。掌繕清本。書印文之清篆。漢本房。侍讀學士。滿洲二人。漢二人。侍讀。滿洲三人。漢軍二人。掌收發通本。定緩急之限而發繕焉。中書。滿洲三十有一人。漢軍八人。貼寫中書。滿洲十有六人。掌繕清本。中書。漢三人。掌繕本單。蒙古房。侍讀學士。蒙古二人。侍讀。蒙古二人。掌繕譯外藩各部文字。中書。蒙古十有六人。貼寫中書。蒙古六人。掌習竹筆字。以供譯寫。（蒙古字以竹筆書之。其托志字。回字。唐古特字。各傳該館人

至蒙古房譯寫。)滿票籤處。侍讀。滿洲三人。委署侍讀。(由大學士於滿洲典籍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校閱清文本章。擬寫票籤之式。(每日通本部本。由漢侍讀等擬寫草籤。移送滿票籤侍讀等詳校清文。檢查票籤成式。擬寫清文章籤。以副本呈軍機處大學士。以正本呈在閣大學士閱定票擬。乃繕正籤。如係清字本。即不票漢字籤。凡進本。別其緩急輕重。敬謹備匣。有應貼名籤或黃籤者。皆貼於上方。)凡各衙門鈔事。皆傳知焉。(每日軍機處奏事處交發事件。應傳鈔者。分別清文漢文。傳到各該處司員到閣鈔出。)中書。滿洲二十人。蒙古二人。(於滿漢本房派撥二十人。蒙古房派撥二人。)貼寫中書。滿洲八人。(俱於滿漢本房派撥。)掌繕票籤。與其清文檔案。漢票籤處。侍讀。漢二人。委署侍讀。(由大學士於漢與籍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校閱漢文本章。擬寫票籤之式。(每日通本部本。侍讀等詳校漢文。檢查票籤成式。擬寫漢文章籤。移交滿票籤處。呈堂閱定。票籤有應加說帖者。亦擬稿附呈。)中書。漢二十有七人。掌繕票籤。與其漢文檔案。撰文中書。(由大學士於漢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撰擬進御文字。(凡撰擬制詔詔敕及祭告祝文。由大學士閱定進呈。其宮殿扁額楹帖。御製詩文集。及賜王大臣碑文。應繕寫者。皆恭書焉。)誥敕房。(隸漢本房兼管。恭遇覃恩辦理誥敕。由大學士於漢侍讀中書內添派管理。無定員。)掌收發誥敕。審其撰擬與其繕寫之式。用寶乃頒給焉。稽察房。(由大學士於滿漢侍讀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覈各部院已結未結之事。月終則彙奏。恭繕諭旨亦如之。收發紅本處。(由大學士於滿漢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收紅本。以發

於科。歲終則彙收焉。飯銀庫。(由大學士於滿洲侍讀典籍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收支飯銀。副本庫。(由大學士於滿漢中書內派委。無定員。)掌收副本。批本處。(額設滿洲翰林官一人。於翰詹內開列簡放。中書七人。由大學士於滿洲中書內擬定正陪。引見補授。)掌批本。(本章進呈發下後。批本處照欽定清字籤。用紅筆批於本面。)凡進本。司其收發。(每日進本。由滿票籤處中書。恭奉本函。赴乾清門交批本處中書恭收。即將應下之本。交滿票籤處中書恭收。遇有改籤及折本。皆存記檔案。按日交發。)「(參看上文所述大學士協辦大學士職掌內注語。)統觀內閣職掌。政樞之權雖移。而翰詹尙存。專闕與制。尤以內閣爲總匯也。

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下。自內閣學士至中書。惟中書爲明所固有。餘皆清代增設。故上文書其設官之始。內閣學士官尊而爲間曹。清初尙有藉其地位而有所發揮者。如潘應賓「郭文清公奏傳」云。「政府重地。惟聽中堂主裁。閣學往往無所軒輊。公獨曰。閣學古之參知政事也。若唯諾相隨。不發一語。何參知之有邪。時有副總何斯公輔于公成龍意見不協。爭論於朝議班。廷議不決。顧公一言而定。」此康熙間事。自設協辦大學士。又有以參知稱協揆者。清內閣中書。其職與明之內閣誥敕制兩房中書爲近。惟來自進士榜下。庶吉士散館。及舉人考取。資格較嚴。(即捐納。亦須正途。)略似明之中書科中書。清亦置中書科。由內閣學士中簡派滿漢各一人稽察科事。(與大學士同列銜畫稿。)設掌印中書滿一。掌科中書漢一。中書滿一漢三。(均從七品。)掌書誥敕。(並設筆帖式十人。掌繕譯。給使令。)職掌與明中

書科略同。惟資格不嚴。異途亦可任此耳。（以上言清中書資格。均指漢中書言。滿中書等本無此類限制也。又自內閣學士至中書。員額職掌之類。從其較後而爲定制者而言。其沿革損益姑不詳。以省煩瑣。上文之言明中書亦然。）

「味菴移隨筆」（著者署味菴主人。姓名待考）云。「內閣侍讀中書等官。實司筆札。漢員輪值之地曰漢票簽處。與大學士值廬相毗連。其職掌爲撰擬硃批。傳宣綸綍。此外典制之文。如駢文詔旨。歲時宮庭賀表。外官文自藩臬。武自總兵以上。及外藩世職之敕書。內外文武百官之誥命。其隸內閣職掌者。以皆由漢員撰擬。故凡漢員之略負文望者。必兼充本衙門撰文一差。以專擬此項文章。值廬劉文正公（統勳）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處。龍門聲價最高時。想見當時地望之華貴。自成豐軍興以後。疆臣奏事。多用特奏。不用題本。（清初奏事。盡用題本。自設軍機處後。軍務重事。許其特奏。以趨簡捷。特奏由軍機處辦理。題本由內閣辦理。故當時謂內閣爲題本之政府。軍機處爲摺奏之政府。見龔定齋集。）於是明發及寄諭（奏本用之。題本雖亦有明發者。甚寥寥也）日多。硃批（題本用之）日少。實權驟移於軍機處。戊戌政變。創改題爲奏之議。裁撤通政司。（通政司向爲收遞題本之機關。）而硃批一項。除外吏賀本。秋審勾到。及循例安摺外。寂無所聞。內閣遂成閒曹。然遇有典禮。撰文一役。猶頗繁劇。予充撰文在戊申冬間。時適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同時升遐。凡遺教遺詔。嗣皇帝登極詔。冊尊皇太后及恭上皇太后尊號等。一切恩詔。撰擬書寫。皆撰文司之。又辛臣籲請節哀之奏。凡三四上。升祔太廟。恭上册寶。恭定尊諡。典禮

重大。每稿又必一再易。與同人昕夕不遑者越三月有餘。蓋實權雖去。軀軀猶存。每削一稿。動關掌故。尙非百司之瑣屑簿書所能比擬也。讀內閣撰擬文字一書。悉悉皇皇。他日必與皇朝文典並傳無疑。（文典所載。皆翰林院應奉文字。）……明史載。內閣用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文曰文淵閣印。而文牘往還。乃不用此。別用翰林院印。足見翰苑之重。而內閣與翰林院當時直同一體矣。清代內閣用典籍廳印。其初所謂典籍者。亦即翰林院典籍。厥後內閣別設典籍二員。另鑄印信。凡閣中一切公牘。皆用之。而內閣與翰林院雖漸分離。尙相連屬。凡輔臣入閣。受任之初。到閣後。雖不兼掌院。亦必至翰林院行到官之儀式。又應奉文字。凡制誥由內閣撰擬。祭葬碑文等由翰林撰擬。而賀表等件。又有院撰而閣繕者。或有閣撰而院繕者。蓋數百年後。權限尙未劃清矣。」所叙多可考見內閣文字撰擬之概況。蓋多與典制相雜。而與翰林院保持息息相通之關係也。閣權實以漸而削。既有軍機處以參密勿。改題爲奏。復逐次推廣。（初制各機關職掌內依例應奏之事。均用題本。例外之事。或關於本人之事。始用奏摺。後浸至無一不摺。所餘僅具文矣。）至季葉乃除典制一類文字外。政要若無所與焉。所謂「內閣奉上諭」。均由中書領自軍機處。爲手續及檔案之事而已。至通政司一機關。明代本要職。因改題爲奏。連帶而成閒曹。戊戌變法裁撤。及政變而復。後又裁撤。未裁之前。已若存若亡。無足重輕矣。奏事之摺。亦非無硃批。特不由閣擬耳。明翰林院置典籍。清改爲典籍。而內閣置典籍。

內閣侍讀中書等官。事實上雖爲大學士之屬。而稱謂上期爲師。

生。文廷式「聞塵偶記」云。「內閣中書見大學士。但點首而已。不揖不跪。相傳以爲明制如此。盛伯希云。內閣自中書以上。同堂印。翰林院自庶吉士以上。國子監自學錄以上。並同堂印。凡同堂印者。不得爲屬官。故內閣翰林國子三衙門。有師生之稱。無堂屬之稱也。」堂屬而作師生之稱。蓋以文化機關性質之故歟。(科道自有印信。不同堂印。而對都御史副都御史亦不作堂屬之稱。惟曰臺長晚生。則所以重風憲之官也。)

諸臣之說。除特設外。均由內閣撥候圈用。鮑康「皇朝設法考」卷三云。「……例由禮部奏准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與籍廳。咸豐初卓海帆相國改歸漢票籤。令兩侍讀司之。祇遵飾終諭旨褒嘉之語。得說文者謹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說文者謹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皆恭請欽定。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特旨。」漢票籤以侍讀爲領袖。例由資深典籍中書撰擬。閣中要職也。(侍讀二人。號曰正副閣長。與中書雖無堂屬之分。而其勢頗尊。有「閣學不大閣長不小」之語。蓋內閣學士雖二品官。而與中書不相統屬。侍讀僅六品。而中書實受其支配也。又清初侍讀例加鴻臚寺少卿銜。後雖廢止。而侍讀仍沿用五品章服。其待遇亦略同各部五品官之郎中員外郎。)大學士之兼軍機者。罕到閣問事。卓秉帖不兼軍機。故主裁閣務也。予說之典。大學士例說文。(上一字爲「文」字。)他官之經翰林授職者亦然。(庶常散館改官者不與。)蓋大學士(縱非出身翰林)即仍以翰林論也。其翰林而不說文。或非翰林而說文。則爲例外。此例亦沿於明。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二云。「汪厚石吏部孟錫。有初到內

閣口號云。陳人久歎積薪餘。乍許清班學士趨。獵獵西風蔽裘帽。東華門外喚車驅。靜聽閑老馬蹄聲。侍讀諸公白事迎。我自田間來幾日。慎教輕易上階行。六科書吏立如麻。齊下三單卅點加。掃筆紛紛忙注本。日輪眼愈下東華。(原注。遇啓鑿封印日。則三日本齊下。)乾清門側權初交。便視看人喚打包。枯坐今朝拚守晚。領歸諭摺件傳抄。(原注。領上諭奏摺。日直中例派一人。候夜直交代。爲守晚。)御門開道特除官。硃筆題名敬奉觀。別有改簽更式樣。傳宣票擬細尋端。(原注。御筆親書爲硃簽。特旨改標爲改簽。)輪班辰入退過申。來是空言兩隸人。莫怪此間無灑掃。禁城清絕不生塵。又典籍廳任事八首云。六年歷俸八年資。又向西廳坐褥移。一轉成仙人共笑。邇邇不去待何時。寂寞茶房淡泊厨。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似。一飽豬羊祭庫餘。(原注。典籍到任。例以豬羊祭庫。)畫行事細粗能曉。點卯人多猝未詳。夜直若非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堂。(原注。供事皂隸紙匠蘇喇朔望日赴廳唱名。漢典籍無圍直。夜直連兩日。)印單印簿縫鈐存。啓鑰開箱盡纖昏。始議相公多攝事。十纜一二本衙門。(原注。中堂有兼管上諭處國史館三通館俄羅斯館。行部院衙門文。俱用廳印。以印單爲憑。)掌印幫班等樣官。平湖滿漢一廳攢。考勤簿子親書押。要送兼廳侍讀看。(原注。滿漢典籍各二缺。餘皆別堂來兼理者。滿侍讀學士侍讀兼廳。則爲廳官之長。)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庫銀。承發散班齊了事。辦香酌酒祭科神。(原注。廳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醮錢事科神。云是蕭曹也。)寶箱例引赴乾清。肅駕年年與據徵。接送預行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興。(原

注。旂檀香寶。交泰殿二十五寶之一。駕出。內閣學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請寶。駕旋送寶亦如之。辦事銜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將五日輕京兆。尙許管人喚皂頭。（原注。吏部選例。中書帶辦事銜者題管典籍。撰文則否。）吏部爲乾隆丙戌進士。先以壬午獻龍井見開錄召試得中書。其自注各條。頗足存當時黃扉故實。康熙從父西林先生兆翰。以咸豐季年。季弟清瑞。以同治間。先後入直。偶談及閣中規制。則硯北封章。豪端綸紉。省郎職掌。無復舊日清嚴矣。」汪氏所詠乾隆時中書典籍情狀。甚有致。洵可存當時內閣故實也。所謂辦事銜。別於撰文而言。與明代所謂辦事中書有異。前文所述大學士職掌內。有「御門聽政」語。此詩中亦有「御門開道特除官」之句。御門者。清制視朝之典。（每日之便殿召對。爲燕見性質。非正式聽政。）猶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舉。故御門定制亦五日爲期。初御太和門。後改御乾清門。群臣侍班。題本大除授於此降旨。咸豐以後。此典久不舉。猶存其名於會典而已。

阮葵生「茶館客話」卷二云。「文淵閣無其地。偏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挾父勢。屢至閣繕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即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聽隔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麗藻井。浮思玲瓏。惟皇史所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廳。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廳。

磚簷暗室。較史所尤爲晦闇。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成制度相合。」（其友戴璐按語云。「按此作於辛卯年。癸巳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藏四庫全書。且設直閣校理檢閱等官。」）又云。「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籤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宜。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中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籤。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籍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日中。粗繙外記一過。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燃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值。它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塵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又云。「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視宣誠前輩維語應斯役。予借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成規制仿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成。即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此爲阮氏乾隆間所記。內閣實兼史職。故藏弄甚富。（皇史宬亦內閣所領。見前。）簡策之儲。憲章所自。關係殊爲重要也。文淵閣。乾隆間建置以前。清代無此。至明代之文淵閣。「歷代職官表」（乾隆間敕撰）卷四云。「明文淵閣本在南京。成祖遷都後。設官雖沿舊名。實無其地。即以午門內大學士直廡謂之文淵閣。其實終明之世。未嘗建閣也。」謂明代北京即未嘗真有文淵閣。劉敦楨梁思成「清文淵閣實測圖說」（見中國

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云。「據沈叔擬文淵閣表記。洪武時閣在奉天門之東。成祖北遷。營閣於左順門東南。仍位於宮城巽隅。運舊制也。其時藏書以外。兼爲內閣治事之所。易世以後。故迹湮沒。雖不能實言其地。然要在文華殿以南。且明爲磚城十間。至嘉靖中葉。東半五間。裝爲小樓。視清之六間重簷。迥不相侔。則高宗之營此閣。僅能謂爲名義上復興而已。」其說較詳。則故迹雖難實言。固嘗有之。兩說有異。而阮氏疑即內閣大庫。亦爲一說。聞中國營造學社會擬綜合考訂明代以來各殿閣。詳其建置沿革。一一確著其處所。斯項工作。如能完成。甚盛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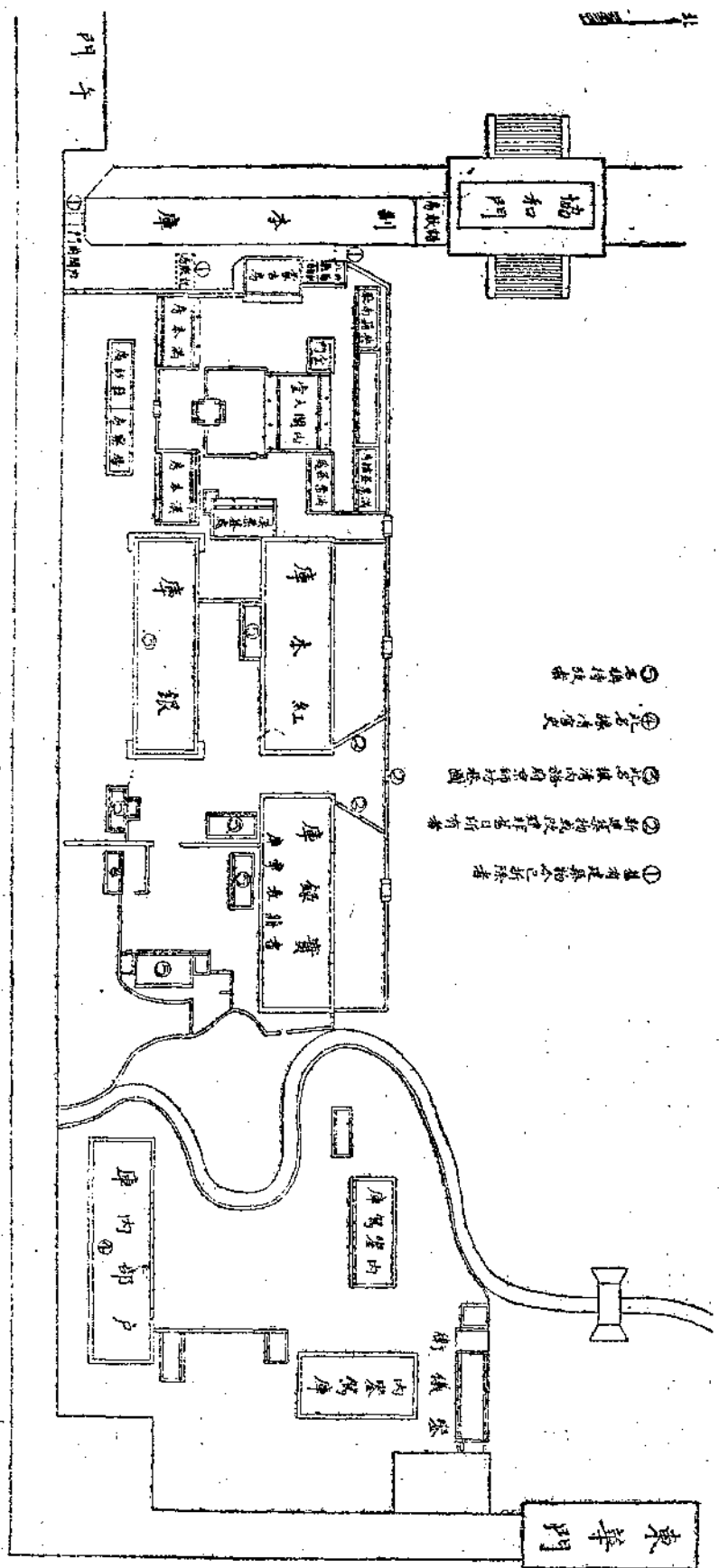
阮氏以未獲快觀內閣大庫爲憾。而大庫所藏。清末即已有流出。「味蕪謄謄筆」云。「宣統二年清理內閣書庫。以所藏善本書。無論完缺。悉送學部圖書館。庫門鎖閉已久。一朝啓鑰。希見之品。層見疊出。除書籍外。列朝紅本。盈三巨屋。均移度文華殿。御纂七經。當時纂進稿本。亦尙有存。書經傳說彙纂中。並有數卷署編修胡中藻名。中藻以文字獄罹大辟。著述久遭禁錮。此僅存之稿。殆亦毀滅未盡者。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二次博學鴻詞卷。則悉數在焉。諸君紛紛攫取。數日而盡。又清代歷科殿試策。雖已不全。亦存二千餘卷。曹君直取得龔定盦一卷。字句奇碩。不作臨軒門面語。亦定盦集外文也。（定盦是科朝考卷。已列入集中。）王爵生閱學（塋）。取得其尊人編修君（蘭昇）一卷。付之石印。備贈同人。予亦取得光緒壬辰科家大人一卷。今藏於家。」蓋斯時任意取携。已有散出矣。（又云。「明時內閣書庫。藏書至富。今所傳內閣書目是也。以翰林院典籍掌之。故

明時稱翰林院官。謂得讀中祕書。清室入關。始雖稍有更置。洎改內三院。重設內閣。官制率沿明舊。而內閣典籍。另設專缺。其職掌則但司庶務。不再掌書。而職掌爲之一變。厥後又以滿漢侍讀各一員爲典籍廳掌印。別派中書等官爲行走。名曰兼廳。實權皆萃於是。而實缺典籍。苟無兼廳名目者。反徒有虛名。從不到廳視事。則風氣又一變矣。」所云清內閣典籍不掌書。蓋較後之制。阮汪均尙言典籍掌庫事也。後改由滿本房主之。見前。其敘典籍廳。亦可與汪氏所詠參看。）

金梁「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叙」云。「內閣大庫檔案。宣統年清理。奏請銷燬。羅雪堂參事。言諸南皮張文襄公。移存國子監。裝八千麻袋。辛酉年立歷史博物館於天安門。由監移往。略檢其整齊者。陳列於樓。以語勸及廷試策爲多。餘貯城下。視爲廢紙。壬戌春。有持硃筆抄論題本之類詣梁求售。審係大庫存件。詢其來處。堅不肯言。亟以重價解之。寶沈愈官保亦見數紙。梁展轉訪求。終不可得。後忽憶前數年在悅古齋主人韓某處。曾購題本經筵講義高宗硃筆批改聯語等件。亦大庫物。立往訪韓。竟能知其詳。謂同懋增紙店實購自歷史博物館。八千袋。費四千金。將運往定興縣紙坊重造紙料。聞之大驚。乃定期約雪堂沈君偕往同懋增。則謂車運造紙。已過半矣。僅檢留數袋。立許五百金拂歸。並囑速追餘件。當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陸續運還。堆置彰儀門貨棧。三十屋。連前院五院。露積均滿。高與簷齊。即付價萬二千金。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延招十餘人。排日檢視。頗多珍異之件。如滿蒙文遺事例金事例元事例。皆史冊秘稿。明題本行稿等。皆有關邊務戰事。清初檔冊。皆開國方



清 內閣 圖



- ① 原有建築均已拆除者
- ② 新建建築物按詳見各日所有者
- ③ 各級清內閣局原編方卷圖
- ④ 各級清內閣
- ⑤ 各級清內閣

略。殊諒批摺。亦至可寶。如朝鮮琉球安南等題表。有言事者。亦闕掌故。又見蘇祿國表獻版圖。高宗殊批嘉獎。未言願獻版圖一節著毋庸議。尤所未聞。餘不勝舉。當另編目錄時。知者絡繹請觀。東海擬收歸國有。外人且重金求讓。清史館亦商請收藏。

雪堂均不許。整理間。商部某忽勒令移出。不得已賃賃善果寺餘屋。連夜遷入。雪堂以常寓津沽。特闢庫書樓。先運小半分存之。其餘尙留寺內。待明春重檢理焉。此項庫書。爲明清二代國故所關。幸得雪堂先生一人之力。初將銷毀奪於火劫。終將造紙

事於水。殆有天意存乎其間。……又庫書歸雪堂以外。亦有流散。曹理齋徐敬宜諸君。均有所獲。天津王某。得明崇禎十五大七年禮部堂稿獨全。又北京大學馬叔平教授諸君。亦頗注意此事。梁知歷史博物館散存各件。尙多可取。曾與言之。後聞於大學設檔案整理會。移往整理。分類編目。並開古物展覽會。陳列展覽。燦然可觀。亦有心人也。壬戌冬。金梁。〔辛酉壬戌爲民國十年十一年。〕觀此可知其遺厄散出與其著落之概略。羅金等尊重文獻。洵爲有心人。而益深慨多數人對茲文獻寶藏之輕視。一至於斯也。（金氏壬戌冬又有「內閣殘檔分目叙」云。

「內閣殘檔。分二次散出。一在宣統初。一即壬戌年。分目所載。宣統初散出者爲多。時梁方官奉。皆孫君伯恒向悅古齋陸續購寄。尙有經筵講義數千本。爲張劭予師所得。其餘聞均重毀造紙。遭水劫矣。分目不過全檔萬分之一。」）

以舊日內閣領袖百僚之地位。意其衙署當崇闕偉大。實則湫隘簡陋。蓋地在禁近。且爲值虛性質。故不能與六部之類比擬也。清內閣遺址圖製版附印。俾有考焉。

「茶餘客話」卷一云。「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再之鼎繪卷曰楮窓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又「郎潛紀聞」三筆卷二云。「內閣大堂西槐樹。每會試年鵲結一巢。則中書得鼎甲一人。乾隆乙未結數巢。狀元吳錫齡。榜眼汪鏞。探花沈清藻。會元嚴福果。皆由中書舍人通籍。禽鳥得氣之先。殆信然歟。」二樹皆屬清代所傳佳話。錄資談助。

至清末預備立憲。裁併軍機處內閣等。（原有之大學士協辦大學

士。命仍序次於翰林院。改設內閣（所謂新內閣）。雖另成一局面。且爲時甚暫。亦宜略爲敘及。宣統三年辛亥四月頒布內閣官制。設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與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理藩各大臣（各部之長）均爲國務大臣。閣屬設閣丞（承命佐治閣務）一人。承宣諭。（掌頒發並典守諭旨及法律命令。收發呈遞摺奏事件。閱議事件。請用御寶。收掌閣印。本閣公牘文件。本閣會計庶務。編纂本閣檔案。管理本閣圖籍。）廳長副廳長各一人。制誥局。（掌進擬徵號及尊諡廟號。恭進尊藏實錄。進擬制誥誥勅。進呈賀表賀本。勅封藩封世爵世職之封賞承襲事件。恩賞封贈郵廢諡號勇號事件。頒賞勳章寶星事件。外國勳章寶星受領佩帶事件。庸勳會議事件。）敕官局。（掌內外簡任奏任各官履歷稽核存儲事件。內外簡任各官開單請簡事件。內外奏任各官資格審查事件。）統計局。（掌統一各部統計事件。辦理不屬各部統計事件。刊行統計年鑑及報告事件。交換各國統計表事件。統計會議事件。）印鑄局。（掌官報及法令全書職官錄之編輯發行事件。官報及其他官文書印刷事件。冊寶印信關防圖記等鑄造頒發事件。）各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內閣法制院。（掌法律命令案撰擬事件。法律命令增刪改廢事件。各部所擬法律命令案審查覆核事件。現行法律命令解釋事件。各項法規編纂整理事件。其餘關於法制統一事件。）院使副院使各一人。參議四人。並置參事。與廳局各置一二三四等僉事。一二三等錄事。印鑄局並置藝師藝士。（員額均尙未確定。）草創猶未就緒。而武昌事起矣。迨袁世凱代奕劻爲總理。裁協理。獨攬大政。遂結此局。

# 炒栗子

知 堂

炒 栗 子

日前偶讀陸祁孫的合肥學舍札記，卷一有都門舊句一則云：

「往在都門得句云，栗香前市火，菊影故園霜。賣炒栗時人家方蒔菊，往來花擔不絕，自謂寫景物如畫。後見蔡浣霞鑿揚詩，亦有栗香前市火，杉影後門鐘之句，未知孰勝。」將北京的炒栗子做進詩裡去，倒是頗有趣味的事。我想蘓嬰居士文昭詩中常咏市井景物，當必有好些材料，可惜紫幢軒集沒有買到，所有的雖然是有「堂堂堂」藏印的書，可是只得畫屏齋稿等三種，在艾集下卷找到時果三章，其二是栗云：

「風戾可充冬，食新先用炒。手剝下夜茶，飭婢妃紅棗。北路雖上番，不如東路好。」居士畢竟是不凡，這首詩寫得很有風趣，非尋常咏物詩之比，我很覺得喜歡，雖然自己知道詩是我所不大懂的。說到炒栗，自然第一聯想到的是放翁的筆記，但是我又記起清朝還有些人說過，便就近先從趙雲松的陔餘叢考查起，在卷三十三裡找到京師炒栗一條，其文云：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炒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來獻，自白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炒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這裡所說似乎有點不大可靠，如炒栗子十枚便太少，不

像是實有的事。其次在郝蘭皋的晒書堂筆錄卷四有炒栗一則云：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覺寡味，乾取食之則味佳矣，蘇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極乾者耳。然市肆皆傳炒栗法。余幼時自塾晚歸，聞街頭喚炒栗聲，舌本流津，買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殼薄，中實充滿，炒用糖膏則殼極柔脆，手微剝之，殼肉易離而皮膜不黏，意甚快也。及來京師，見市肆門外置柴鍋，一人嚮火，一人坐高兀子上，操長柄鐵勺頻攪之令勻徧。其栗稍大，而炒製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時所見，而甜美過之，都市街衢，相染成風，盤飴間稱佳味矣。偶讀老學菴筆記二言，故都李和炒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効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閣出使虜庭，至燕山，忽兩人特炒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惜其法竟不傳，放翁雖著記而不能究言其詳也。」所謂宋人小說，蓋即是老學菴筆記，十枚亦可知是十裹之誤。郝君的是有情趣的人，學者而兼有詩人的意味，故所記特別有意思，如寫炒栗之特色，炒時的情狀，均簡明可喜，晒書堂集中可取處甚多，此其一例耳。糖炒栗子法在中國殆已普徧，李和家想必特別佳妙，趙君以爲京師市肆傳其遺法，恐未必然。紹興亦有此種炒栗，平常係水果店兼營，與北京之多由乾果舖製售者不同。案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卷八，立秋項下說及李和云：

「鷄頭上市，則梁門裡李和家最盛。士庶買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葉包，糝以麝香，紅小索兒繫之。賣者雖多，不及李和一色揀銀皮子嫩者貨之。李李村著汴宋竹枝詞百首，曾咏其事云：

「明珠的的價難酬，昨夜南風艾嘴浮，似向胸前解羅被，碧荷葉裏嫩雞頭。」這樣看來那麼李和家原來豈不也是一并鮮果舖麼？

放翁的筆記原文，已見前引晒書堂筆錄中，茲不再抄。三年前的冬天偶食炒栗，記起放翁來，陸續寫

二絕句，致其懷念，時已近歲除矣，其詞云：

「燕山柳色太淒迷，話到家園一淚垂，長向行人供炒栗。傷心最是李和兒。」

「家祭年年總是虛，乃翁心願竟何如。故園未毀不歸去，怕出偏門過魯墟。」先祖母孫太君家在偏門外，與快閣此鄰，蔣太君家魯墟，即放翁詩所云輕帆過魯墟者是也。案嘉泰會稽志卷十七草部，荷下有云：

「出偏門至三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一二十里不絕，非塵境也，而游者多以晝，故不盡知。」出偏門至三山，不佞兒時往魯墟去，正是走這條道，但未曾見過蓮花，蓋田中只是稻，水中亦唯有大菱菱白，即雞頭子也少有人種植。近來更有二十年以上不曾看見，不知是什麼形狀矣。廿九年三月二十日。

### 粽與五毒

思

端午俗皆食粽。相傳爲弔屈原之遺。然其形今古亦殊不類。風土記午日以菰葉裹糯米爲粽。以象陰陽包裹。今人多效其形爲之。若仲子陵五絲續命賦五月五日竹筒貯米以楝葉塞其上。采絲縛之。又東坡詩翠筒初裹楝。是則宋以前尙無有以菰葉裹者。又近俗午日以彩絲繫五毒形懸於戶上以却時氣。所謂五毒者。蓋爲蠍爲蛇及蜘蛛蜈蚣蜥蜴之屬。按漢王莽夷滅翟義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是五毒在漢時固爲植物而非蟲蠱也。（宋書歲時廣記葦菱桃梗條懸於門以禳惡氣。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貼畫鷄於戶。懸葦索於其上。插符其旁。百鬼畏之。案今俗則貼符懸艾與桃。相傳可以辟惡。與古俗頗相類。但今爲端午非正朔也。又黃帝書縣官常以臘除夕飭桃人垂葦菱畫於門。續漢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夏小正此日蓄采衆藥以蠲除毒氣。此桃符艾虎所本。）

# 漸江大師事蹟佚聞

(下)

予 向

## 四 畫蹟附目

漸師於畫。兒時好之。自壯至老。無一日輟畫不觀。卽無時無地。不在學中。因自稱曰漸江學人。漸水下流爲浙江。元季四家。黃子久公望。吳仲圭鎮。王叔明蒙。皆浙人。惟倪雲林瓚。居吳。吳門浙江。畫學最盛。與黃山之新安。同屬江南省。江南山水畫。祖述董北苑僧巨然。宗尙倪雲林黃子久。明萬曆中。畫以董玄宰爲巨擘。玄宰謂唐宋畫爲刻劃。尤輕南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珪爲北宗。云非吾輩所宜學。當時鑒藏之家。共厭吳門浙江兩派習氣。近於惡俗。海內畫者。莫不尊崇玄宰。師法南宗。以成大名。獨新安四家。趨向超逸。不爲邪甜俗賴。四家之中。漸師稱首。邁古躋今。其識力過人也。玄宰爲歙許文穆國主試所得士。時文穆以少傅謝政歸新安。而華亭董玄宰陳仲醇。先後來黃山。於是相與交游之侶。如歙吳用卿廷。吳周生楨諸家。皆出古法書名畫。共相摩挲。宜歙舊族。收藏宋元明畫。既精且富。而購置元四家之畫。價增倍蓰。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三十年來。元畫價昂。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正謂此也。歙之豐溪吳氏。搜羅倪畫。當時最盛。張丑清河書畫舫。載倪高士幽磻寒松圖。詳其風格。蓋晚歲筆。此圖收藏得地。紙質如新。筆墨精好。神采煥然。舊爲何元朗故物。今在溪南吳氏。又云。倪清闕東岡草堂圖。係周原已故物。轉入劉廷美齋中。樹石高古。人物秀雅。真劇蹟也。近

歸溪南吳氏。聞其家尙有汀樹遐岑小幅。吳淞山色大軸。竝是元鎮極品。未及見之。漸師於溪南吳氏。交誼最篤。里居相近。凡時賢未及睹者。皆得而見。嘗言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爲藁本。黃子久隱虞山而寫虞山。郭河陽至取真雲驚湧。以作山勢。因知大塊自有真本。古人之畫。先觀其法。既明其法。尤當發憤專於功力。功力充滿。加之涵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貫通融會而神明之。集思廣益。兼有衆長。上下古今。咸爲己有。知師古人。不師造化。終無以得山川之靈秀也。此漸師先以古人爲師也。

漸師之畫。初師宋人。游跡所至。莫不模寫。泉源水口。曲折自然。橫嶺直峰。晦明合度。至於樹石參錯。鬱勃輪囷。無一不從范寬。郭熙。李成。荆浩。關仝矩矱而出。非若臨摹章法。倣效各家。前後搬移。自矜變換。乾皴溼染。徒誇世俗而已。自國變後。漸師畫武夷黃山白嶽匡廬諸山。雲烟卷舒。得其真面。又見倪黃樹石。全用書法。釵脚漏痕。籀篆飛白。八法之妙。透入畫中。遠自晉魏唐宋遺墨。必皆觀覽。波磔控縱。務求全神。筆蒼墨潤。爲時史不可幾及。山水之外。兼工畫梅。淡雅蕭疎。尤寫竹石。間爲淺絳。不多設色。惟丹林窠石軸。設色畫楓樹六株。沒骨法。石青綠鈎點。赭黃渲染。重色作畫。尤爲僅有。蓋畫以水墨爲難。墨氣未足。偶以淡色補之。非設色也。設色之畫。用重青綠。古稱丹青。多施院體。不爲士夫所重。俗工不明筆墨。專事塗澤。富麗繁華。徒增時世奢侈之觀。無益性情修養之樂。此漸師之寫真山水。師造化。尤重筆墨也。

筆墨之妙。畫法精理。幽微變化。全含蘊於書法之中。不習書法。其畫不高。漸師書法顏魯公。用筆中鋒。要自篆籀而來。雲谷師爲其祖益然師請書塔銘。銘爲黃太冲宗義撰。漸師踞石運思。筆致適逸。得晉魏風味。傳之士林。以爲米海嶽書龍井方圓菴記。今再見也。倪雲林書法真蹟古厚。學法顏魯公。得其神似。世徒以瘦勁一體當之。抑已淺矣。漸師書翰。知交而外。投贈尤罕。六法三昧。晚益精進。偶

爾揮灑。輒無題識。少有不愜。至取前作而毀裂之。住黃山時。挾湯口響叟。負硯而行。山僧蹤迹其處。環乞書畫。多攢眉不應。頃忽滌硯吮筆。淋漓漫興。可數十紙不厭也。元季四家。學之莫不精妙。獨仿雲林。尤爲擅長。肥不臃腫。瘦不枯羸。全無俗氣。非若世之疎林枯樹。自謂高士者可比。亦非尋常學者所易知。辨之不可不審也。

畫學之不明。非但無以知古人。卽其生平趨向。每生岐誤。習非成是。終於無成。豈不可惜。漸師之題畫。嘗自明其得力之處。有取於自然。不尙矯揉造作。舍己以徇人。尤必加意矜惜。擇其人而付之。志在千古。相承弗替。友不妄交。隱佚數輩。跋識寥寥。皆足以明其作畫之意旨。與世之聲華標榜。黨同惡異者。迥然不侔。茲舉其最爲言論精確者觀之。

(一)漸師所畫山水其自題云。武夷巖壑峭拔。實有此境。余曾負一瓢游息其地累年矣。輒敢縱意爲之。又有畫冊留鎮山門。問政山老衲。某病且死。舉破布囊持贈汪遠瀾尊甫曰。此吾珠林法寶也。老僧嘗三日不食。而此故無恙。懼當吾身爲辨才。今且死無傳鉢者。托付非人。且不脛而走矣。君與吾師同里閭。當非死吾師者。遠瀾藏於其家賦溪之直槐精舍。

(二)汪濟淳云。漸公畫臥龍松。於黃山臥龍松。絕不相似。然筆法高處。正妙在不似。蓋黃山奇奇怪怪。卽一松一石。有不容強似者。必欲求如小兒團泥作戲具。但可發矇耳。天下事以離得合者何限。未可爲不虛心人道也。

(三)蕭尺木言天下至奇之山。須以至靈之筆寫之。乃師歸故里。結庵蓮花峰下。煙雲變幻。寢食於茲。胸懷浩樂。因取山中諸名勝。製爲小冊。層巒怪石。老樹虬松。流水澄潭。丹巘巨壑。靡一不備。天都異境。不必身歷其間。已無不宛然在目矣。誠畫中之三昧哉。



(四)程穆倩言吾鄉畫學正脈。以文心開闢。漸江稱爲獨步。

(五)饒景玉言漸師作畫三十年。從無一毫畫師習氣。

(六)汪滋穗言吾鄉漸師篤學嗜古。立身崖岸。生平感遇。多所屯蹇。遂託足緇流。陶情於筆墨游觀之外。落落抱深思焉。披閱山水圖。削壁巍峰。孤聳萬仞。曾不作半點媚悅引人之致。其智臆何如也。

(七)許青岩言吾鄉百餘年來。畫苑一燈。恆不乏人。至若爲此道放大光明。無識想相。則漸公卓有殊勳。往者諸君不得專美於前矣。

題畫諸公。文章道義。照耀當世。雖於畫事。皆無不工。故其言之確當。無浮光掠影之談。實足爲藝苑之名論。畫貴神似。不取貌似。非不求貌肖也。惟貌似尙易。神似尤難。人人畏難。徒學其易。至於學理。必非精深。古人兀兀窮年。專心求學。豈肯淺嘗中輟。苟鍥而不舍。而後知糟粕之外。尙有精華。東坡言作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非謂畫不當形似。言徒取形似者。猶是兒童之見。必於形似之外。得其神似。乃入賞鑒。漸師畫松不似黃山臥龍松。是其筆法高處。令人見筆不見松耳。謂爲不似固宜。不知此者。只求貌似。土木形骸。惟妙惟肖。不脫畫師習氣。以其徒知媚悅取人。無自己之胸臆。妄爲投贈。圖得虛名。無論學漸師者。經意務肖。似爲失之。卽謂漸師真似雲林。亦非知己。無識想相。乃大光明。微漸師畫。曷克當此。今者古人名蹟。稀如星鳳。砒夫類玉。魚目混珠。眞贗雜陳。何可勝數。因錄所見。編次其略。世所謂無虞翻所著之書。而有虞翻著書之名。學者倘能由循其名而覈其實。亦幸事也。

漸師畫目 以年爲次無年月者增後

摹倪湖山清遠圖軸。(自題五言絕句。) 縵黎館著錄寅原本作雲

庚寅年四十一

持贈雲煙合作卷(爲方玉如作 汪家珍諸人合作)

辛卯年四十二

斷崖流水軸(贈文玉居士)

丙申年四十七

香水菴冊八頁(贈宗玄居士)

丁酉年四十八

山水軸(自錄岑嘉州詩 湯岩夫題四言古詩曹棟亭跋程木庵藏)

丁酉年四十八

梅花亭軸(贈元美居士 自題長跋 穠黎館著錄)

戊戌年四十九

疎林幽篠軸(贈元可上人 穠黎館著錄)

戊戌年四十九

石壁山水軸(自題七言絕句)

己亥年五十

枯木竹石軸(自重題跋 黃山黃氏藏 草心樓著錄)

庚子年五十一

仿倪雲林軸(贈于楚居士 中國名畫集印)

澄觀軒山水軸(自題七言絕句一首 虛齋著錄)

庚子年五十一

豐谿圖卷(贈吳蓮士居士 湯燕生跋)

辛丑年五十二

曉江風便圖卷(贈吳伯炎 許楚程守釋石澗等跋)

辛丑年五十二

幽亭秀木圖軸(贈岳生 江注題)

辛丑年五十二

淨寺山水軸(贈慧通上人 姚宋題詩 方士庶印)

辛丑年五十二

結夏澄觀軒軸(贈畢岳生 江元凝題詩 羅袞期僧啓悟藏)

辛丑年五十二

桐卓圖卷(贈汪無波 張照題詩)

壬寅年五十三

三疊泉軸(贈許青岩)

壬寅年五十三

畫冊八幀淺色山水(每幀題五言詩一句)

芝陽畫卷(贈伯炎居士 李芝陔題跋 葉雲谷何蘊齋藏)

松石畫冊(贈中翁居士 張公東跋)

癸卯年五十四

仿元四家山水卷(贈程非二 草心樓著錄)

以下無年月

歲寒圖軸(贈程非二)

浣花詩意冊(釋六舟藏)

山水冊(金剪跋 釋六舟藏)

采芝圖軸(朱竹垞題詩 天延閣藏)

黃山圖冊(三秋閣誤為釋石溪石門八景如仙橋松谷丹井香溪鶴嶺 海子皮蓬均為黃山中景又弘仁漸江等印可據非釋石溪顯然)

古柯寒筱軸(贈僧寶月尊師 自題七言絕句一首 湯岩夫跋)

松石大軸(贈和翁居士 自題七言絕句)

山水小冊(方沂夢湯燕生題詩 虹盧藏)

中峰古剎山水畫冊八頁(汪藻題詩 孫萊山跋)

丹林窩石軸(鮑約亭藏 虛齋著錄)

黃山畫冊(楊自發諸人跋)

又十幀(唐祖命諸人跋 百一研齋藏)

香士集冊(黃碧峯蕭雲從汪之瑞陳延諸人合作 風雨樓藏)

畫冊(楚人拾殘坊道人跋)

雜冊水亭圖又岑山圖(姚際恆藏 好古堂著錄)

秋山圖橫軸

珠林法寶冊(汪遠瀾藏 每頁題七言詩一句共十二頁)

黃山圖冊(贈汪子鼎)

臥龍松圖軸(汪濟淳題跋)

擾龍松圖軸(自題七言絕句)

山水軸(方亨咸題)

梅花古屋圖(馬曰璐題詩)

畫松軸(湯岩夫題詩)

梅花小幀(湯岩夫題)

始信峯圖軸(王不巷題)

白龍潭圖軸(查二瞻題)

漸江冊(朱士旂題 原誤爲查士標有弘仁印)

山水冊(設士樓江汪楊森蕭樹閔麟嗣嘉客汪家珍張玲湯燕生跋)

卷汪度笈(重光題)

墨梅卷(蕭尺木合作 贈珍厂上人 湯岩夫題跋)

畫梅軸(蕭尺木題詩)

黃海松石軸(贈文翁居士 穰梨館著錄)

畫扇(許青岩題詩)

武夷巖壑軸(歸石軒著錄)

黔海松石冊(虛齋著錄)

畫梅(贈王維右 許青岩題詩)

石淙舟集圖卷(江注一兮合作 許青岩題詩)

設色山水大軸(江小雲藏 歸石軒著錄)

墨山水長卷(心泉藏 遲鴻軒著錄)

秋林圖軸(自題五言絕句 寫秋林疎木 誦和上觀款)

臨大癡長卷(鄭慕倩借摹)

仿倪小幀(贈洪雨平)

碧霞堂畫卷(題庚辰八月弘仁款 按師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庚

戌。至庚辰年三十一。款署弘仁。據程非二撰碑文。報齡五

十四。僧臘二十一致之。當癸未圖頂年三十四。畫此尙未出

家。與晚年定名弘仁未合。)

山水畫軸(題己酉年 自書五絕於上。均不合。未錄。)

行書七言詩軸

錄蜀僧觀耳詩扇

又徐介白程蓋臣詩扇

又藥房詩軸

自書詩冊(鄭慕倩藏 以上五件漸師法書)

## 五 師友

趙吉士府志。言漸師少從張無涯受五經。斬荊歙縣志作汪無涯。張汪一聲之誤。今無可考。乙酉自負卷軸。偕其師無涯入閩。游武夷。在碧水丹山間最久。因歸古航師圓頂焉。時有益然大師弘濟者。汪沐日字扶光。崇禎癸酉舉人。官少司馬。嘗與清兵苦戰。自言武林石室寺毘盧閣僧後身。國亡祝髮於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師。歿後黃梨洲宗羲爲作塔銘。漸師依皈古航。無所先後。其志同耳。又與然大師孫自修。江寧人。以甲子鄉薦授湯江令。有慈惠聲。遷貳大同。感時亂。忽遣兩美姬。弃家薙髮爲尉麟和尚弟子。游迹浙中。浙人稱爲懸溪和尚。素精繪事。出世後。時時點染自適。嘗作寒梅冊寄胡念約云。周櫟園亮工言漸師畫出懸溪和尚。其時相去未遠。非盡子虛烏有之說。其於詩畫稱歲寒交者。有姜如農塚。萊陽人。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清兵破萊陽。嗣以直言下獄。杖幾斃。戊宣城衛。丁亥避地徽州。祝髮黃山丞相源。自號敬亭山人。私諡貞毅先生。著餽飭集。又有張來初。吳石庵。二人當俟攷。於武夷爲倡和集者。有張蚩蚩。明季厲武夷冲佑觀。偉幹修髯。能詩善書。旋居虎嘯巖廿餘載。卒年九十五。傳爲萬曆進士。曾任西邊總制。避魏黨而逃隱武夷云。有適適吟。虎嘯巖稿。王尊素玄度。能詩工書畫。晚皈依禪門。有軒轅閣詩集。有周元修。當俟攷。於梓里以文章爲聲氣者。有湯岩夫燕生。字玄翼。寧國太平人。明諸生流寓蕪湖。教授方沂夢家。工詩精籀篆。有商歌集。許芳城楚。號青巖。少入復社。張溥稱其淹通經史。力振古風。能詩畫山水。有青巖集。程非二守。號蝕菴。錢唐籍諸生。一意爲詩。書法奇崛。有省靜堂集。此其生平最爲交密者也。

漸師同游黃山。引爲勝侶者。有王不庵煒。自其祖龍山及父貫一。世傳理學。年二十讀易山中。有易贅之作。闡發中庸春秋周禮。上自天官地志。玉函金匱之書。騎射擊刺之法。靡不畢究。所交皆當世名儒。著葛巾子內外集。及鴻逸堂稿。嘗自吳歸。述崑山顧絳母餓死事。斷棄舉業。甘於自廢。汪叔向家珍。

字璧人。少爲諸生。明末棄舉子業。工山水。學大癡。及黃鶴山樵。與汪之瑞孫無逸齊名。而人物花鳥蟲魚。尤傳神入妙。有黃山詩。汪濟淳字公龐。與修黃山志。饒環字景玉。汪滋穗字未齋。工詩畫。時與漸師合作畫。又漸師書翰投贈之友。有方玉如式玉持贈雲烟卷。其合作者爲汪叔向家珍。汪子然。祝山嘲昌。張子固安苞。吳鍾山星。何伯求顯。王玄度尊素。又陳香士集冊。爲黃柱字碧峰。汪然字虛崖。張秀璧字峰頭。汪衡字悔崖。王賢。法鎧字忍辱。祿字蓮浦。鶴山。陳延字遐伯。周岐字農父。戚嘉措字公佩。方耕。未詳均有詩題畫上。湯岩夫有過營灌軒。贈陳香士詩曰。立意欲逃塵市隱。把經閒自詠江源。其人類多風雅遺佚之士。立身行事。或傳或不傳。雖各不同。要非尋常俗子可知也。至若錄友人詩以爲題畫。漸師遺蹟。猶所習見。汪薌字羲仲。號藥房。徐介白。程蓋臣諸人詩歌。僅誌姓氏。雲谷爲僧元立。雨平爲洪雲行。岳生爲畢鍾英。補臣爲羅衰期。畫上之款。志乘不詳。而於同時友朋題詠卷冊。尙存其號。論世知人。尤多裨益。至鄭慕倩言癸卯秋中。漸師以臨大癡本見假。竭五日夜。縮爲小卷。汪于鼎與漸師書云。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花雲門諸峰。翠靄清涼。令我應接不暇。此又其以畫稿假友。與贈友以畫之大概也。漸師逃虛人外。怡情筆墨。初不欲以藝名。偶爾寄興。往往不留姓氏於人間。蓋其詩畫。不可以勢奪賄求。非其人而強委贊焉。有閉門不聽入也。故南北好事家。得其真者良寡。其得意之作。以貽之人。必其行有當於大隱者之心。而師之所壽世者。當更有在。不止一老畫師之名。流傳天壤已也。

## 六 藏弄

唐吳道子畫漢光武帝燎衣圖。漸師購之歛吳氏。後歸程穆倩。朱竹垞有題跋。著曝書亭集。謂最爲難得之作。意開元初。明皇勤政圖治。思古帝王肇造之艱。萬幾餘暇。道子奉詔作此。然道子作畫。早年行筆差細。其後磊磊落落。如蓴菜條。論者遂謂開逸品畫之祖。漸師效法倪迂。而追溯其所自來。正本探原。固非淺根薄植。徒尙時習者可擬議。昔秦少游嘗作游仙詞。東坡稱之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仙家十賚文。趙德麟侯鯖錄。言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許青岩又因漸師所有長物。作十供文。因舉其目。

宋板漢書 閱宋迄明煤鮮楮蛟

雲林書畫卷 幽汀寒樹拔俗清言

黃鶴山樵軸 邃徑危巒望衡蘊嶺

淳化祖楊帖 嘯樹飛鴻冰紋銀印

古坑歛硯 犀質瑩瑩玉擎中裏

梅花癭瓢 箕許之遺降生黟麓

羊角竹杖 柳粟仙胎龍孫變相

擊子銅爐 博山異式宣廟名工

古瓷磬洗 渤如紺玉朴燦土花

定州蔗根餅 窰胎幾化歷數百年

陽羨匏壺 張洞青泥徐生妙技

凡此數者。品彙珍異。顯榮之族。且猶詫爲難遇。漸師家世儒素。遭遇邈迤。孑然一身。宜若可以擯

斥。乃弄藏愛賞。友人且爲文而張之。誠以宇宙可寶之物。常有鬼神呵護。若最珍重。以保存於高潔之地。苟非其人。誰百計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者未必皆爲可貴。如漸師所作畫然。有擇而予之者矣。是文物之可貴。什伯於顯榮。承學之子。不可不知也。世之評漸師畫者。都謂摩詰後。畫家北宗一派屬之。甚而引古尊宿六十餘家。見於王氏畫苑者。以爲唐之脩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之海雲玉潤。庶幾相倫。噫。是皆以畫論漸師。以古德論畫。非師旨也。青岩與漸師三十年交善。可謂知音。徒以畫論。漸師之苦心孤詣。浸淫唐宋。其視金陵樊圻葉欣。錢唐藍瑛劉度。維揚王雲李寅袁江顧符禎等。幾無以異。此就其真力言之。指爲北宗。猶是學者之言。尙未爲失。特是董玄宰所謂北宗。指斥庸工衆匠。亦名北宗。謂其徒有邱壑。而無筆墨也。似又不同。乃若漸師畫之邱壑。先由唐宋而得。非若自誇囿圖者。置古人邱壑之精到而盡之。而人謂漸師專師雲林者。全屬皮相之論。自真有識者稱之。而附和之者。又引古德以譽之。其相去愈遠矣。是不明畫有筆墨。而并不明畫有邱壑之言也。湯岩夫從漸師游最久。見師自壯至老。無間園居剝廬。無一日廢畫與書不觀。否則鬱鬱如負奇疾者。積數十年之蘊異含真。初不欲自名其長。以與世通。中更剷除積習。委其身於學。居黃山所圖。可千百計。戴鷹阿言黟海松石。古人多未見。況畫可摹耶。引而近玩。仙帝所嘖。余與友漸公不能譴也。釋石濤言漸公游黃山最久。故能得黃山之真性情也。卽一木一石。皆黃山本色。丰骨冷然生活。諸公評論漸師。以爲實得黃山邱壑之靈氣。非徒得倪迂筆墨之神妙。所以能高。若徒學雲林。則必如後人之學漸師。全是駸鈍。而不足觀矣。故謂黃山爲漸師胸中所弄藏可也。

程松圓。鄒衣白。程青溪。當日於漸師畫。多所稱許。楊自發題黃山圖言漸師畫。流傳幾徧海宇。江南好事家。尤爲珍異。至不惜多金購之。其品與沈石田文徵明相伯仲。漸師較之。實有兼長。非不推崇極

至。其後論者多擬漸師於古人。多有未盡。周櫟園藏漸師畫。言漸師畫可比雲林。江東之家。至以有無爲清俗。由是人言師詩文山水。全師倪雲林。張浦山謂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於結。卽失之疎。昔時副本。往往出自高手。加以圖記。應人之求。題者或知其非真虎。應人之請。不欲明言。泚筆誌跋。雖湯岩夫。猶或有之。苟欲披榛采蘭。剖璞知璧。譬諸善相馬者。在能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方不致爲黎邱所擲揄耳。或稱漸師專摹雲林。見其卷冊數種。不過筆墨秀逸。並無出奇制勝之處。此皆門徒贗作。必非真蹟。至如王孟津直謂雲林輕秀薄弱。奄奄無生氣。豈能真知雲林者哉。歛張文淦。字子淵。僑居嘉興。畫山水。言雲林子畫。潔淨精微。撫仿不易。惟黃山僧漸江。能髣髴之。寥寥數筆。若寫未竟者。余落墨後。不自收拾。適似漸江。此學畫者視漸師爲至易。不能知漸師之真也。近人葉煥彬德輝言甲申鼎革。勝國殷頑周黎。皆遁入空門。寓哀離黍。偶然作畫。無非寫其心史之悲。其畫不必求工。而自無不工者。僧漸江有始信峯一巨幅。筆意極似雲林。但得其荒寒清遠之致。誠不免如阮文達所譏殘山賸水者。論畫謂偶然作畫。不必求工。而自無不工。此正清代文人之畫。不講求筆墨功力。學術源流。往往任意揮灑。自爲遣興而已。此烏足以語畫。適足見其陋耳。李芝陔竹明言漸江畫多仿元人。每失之太簡。癸卯寓芝陽東湖寄伯炎居士所作卷。純用宋法。於劉松年爲近。布置極精密。跡復超雋。絕不板滯。信名手無所不可。以是卷而論。竟不在衡山以下也。楊藐翁峴言漸江設色大頓。款署仿倪迂。而筆繁墨焰。兼具大癡蒼厚。爲精絕之作。可見言漸師筆墨學雲林者。未嘗至黃山。不知其作黃山邱壑。以爲近劉松年黃大癡耳。

## 七 詩翰



漸師詩詞。琢字鍊句。組采齊梁。臨文構義。灑汗墳典。滄棹嚴氣。於題畫中。畧見涯淡。至其長篇巨帙。非無撰述。雅自矜慎。不輕示人。片楮零縑。已不多觀。槃礴之餘。間有吟弄小詩。極妍風味。師皆隨乞散佚。不經意聚。後有遍徵好事。治楨索題。旋輯手抄。得絕句七十五首。目曰畫偈。近年許君疑庵。又得鄭慕倩手錄師詩。絕句三十三首貽余。余名爲偈外詩。并余平日所見卷軸題詠之作。隨錄成帙。計二十餘首。爲漸師詩錄。共百三十首。益以同時友朋投贈。後賢題詠甄附於末。覘梗概焉。丙戌之秋。重游黃山。還至西干。會偕若嬰。一躋披雲峰頂。展漸師墓。時邑中許疑菴江形侯兩君。方事修葺墓門。工猶未竣。拾級而上。遠眺黃山雲門諸峰。若在天際。而烏聊紫陽二山。近接几案。澄江如練。環繞林麓。有舟筏二三浮沉於空明者。碎月灘也。前三百年。新安之盛。漸師作石淙秋泛圖。嘗與吳不炎。程非二。許青岩。江允凝諸公。觴詠其間。縱觀古人法書名畫之樂。殊堪懸想。今不可見矣。

坐憩移時。遂與循途而返。俄而夕陽沉閣。已入暝色。迨錫城闌。燈火萬家。隔江峰巒。隱隱雲表而已。歸理游稿。載稽古蹟。篋中有家次蘇太史舊藏古木竹石等軸。因感漸師寄懷黃海。極奇峭瑋麗之觀。本其幽淡天真。寂靜荒寒。以寫峻嶒邱壑。不爲平遠。而爲深遠高遠。於元人之外。特剏一格。筆墨腴潤。氣韻清超。舉吳門浙江畫家浮靡惡俗之習。一洗而空之。此正董巨法乳嫡宗。克傳精神。不效面貌者也。獨怪後來臨摹古畫。恆喜其貌似之易。畏其神似之難。以貌似者尙可求於章法之間。而神似者必當超於筆墨之外。貌黃山之實境。參元畫之虛靈。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千變萬化。神趣無窮。痼疾煙霞。雖倪迂猶有未足。融會貫通。今觀漸師之畫。必當求知漸師之詩。及其友朋投贈之詩。清風亮節。固有迥出於諸名人之上者。而漸師遠矣。

漸師詩錄(未刊行)

題畫贈吳不炎

舊邨一屋樹同存。流水裁令過後門。書卷不留琴不挂。秋齋危坐度黃昏。

題豐溪圖卷

幾年未遂居山策。餅笠還如水上萍。獨是豐溪可瞻戀。河水貌影巖零星。

題澆絳山水

涔涔雨色潤遙峯。墨澹翻來未易工。幻出雙松當石戶。雲霞采鶴猿同。

黃山雜詩

詭秘誰刊石一函。曾經采藥有遺籙。尋將結夏先消暑。踏盡松濤不汗衫。

黃海靈奇縱意探。歸來籬落菊蕊。溪亭日日對林壑。嘔茗濡豪一懶慙。

山口茶庵(次韵)

暑當秋尚熾。一窟即雲漿。磴上龕燈寂。霞標鸞袖翔。刈勞歌日晡。負重嘆途長。來往同前度。浮生香味茫。

白龍潭

龍門身未踐。積石此稱奇。磊折滌承遠。碎勺鐘在藪。一樓當舞臺。兩袖濺颺洩。何必求丹鼎。依栖可養頤。

阻雨獅子林

雨族群奇秘。潭如滯野荒。怡將茅屋穩。寒就地燼光。詎是游情切。番爲造化忙。悠悠無此沮。況味返尋常。

宿擊鉢禪院

肅袖入招提。峯頭日偃西。寒暄承簡約。茗餌正朝飢。鉢擲龍湫息。儀嚴梵奏齊。香林周竹柏。規度繼雲棲。

湯池

燔熾揆伊始。鴻濛已沸成。無需丹九轉。一浴即身輕。

書法

不學蘭亭貯屋梁。宓妃曼倩出裝潢。王家舊物存羲獻。絕勝遺金發窖藏。

文殊院

小心坡上境尤奇。仄複虛騰又得梯。寶若井闌身似綆。松全蝦蟇壁如寬。飯枕獅座證懸寂。定息雲寮若正宜。一闢巖峰爭萬億。都來杖底作兒嬉。

蓮花庵

黃山影裏是予栖。別後勞雲固短扉。客久恐招猿鶴怪。奚囊載得雪霜歸。

題畫

雨餘連雨鶻聲急。能不於斯感暮春。花事既零吟興倦。松風還可慰宵晨。

又

半爲探奇半訪仙。芒鞋緊縛踏峰巔。松生絕壁不知土。人住深巖只見煙。解渴秋林嘗露雪。破寒古澗浴湯泉。鼎湖天子朝元去。藥臼丹爐尙儼然。

澄觀軒題畫

一息林泉滯果清。出山便爾措紛紜。絲斯擊節昔人語。癘疾纏霞

妙見聞。

又

杜鵑聲叫暮春天。郵落家家事向田。惟是道人備愛戀。偶濡殘墨寫林泉。

天延閣

曾訪神仙五粒松。澗泉流響白雲封。林間蘿葛交青蔓。水畔菖蒲開紫茸。費石有方留秘訣。采芝何處覓行踪。與君又是經年別。晚戲滄洲得再逢。

題畫二首

不學蘇門嘯。長揮溪畔琴。在今亦停響。流水有清音。依稀楓葉亂。籬落散幽溪。亦有歸林客。乘舟賦采薇。

水香菴

松竹蔚然茂。多時偃敝廬。避人樂歲月。懷古賴詩書。好友東山至。新秋快雨初。一編須共讀。莫使往來疎。

訪文玉留飲書堂

微風飄素秋。疎雨浣庭卉。抗言揆古今。揮杯未能已。

題畫山水

一櫂倚雲根。虛舟了無物。但有藤蘿存。推蓬時放讀。

題畫二首

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肯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雲林逸興自高孤。古木虛堂面太湖。曠覽不容塵土隔。一痕山影淡如無。

偶外詩

石逕莓苔久不分。數椽溪屋一溪雲。婆婆百尺青松下。夜夜濤聲

枕上聞。

玲瓏片石碧梧間。几硯風生翠影斑。古屋藏書千萬卷。却疑人與蠹魚間。

山溪新漲欲浮村。艇子惟存古樹根。賤買魚蝦邀客飲。先留明月在柴門。

烟塢春深叫子規。遊人聽作畫中詩。酒旗風動垂楊外。試問當爐是阿誰。

漁舟泊處遍桃花。岸上茅堂是酒家。欲挽秦人來住此。請看雞犬與桑麻。

處處花飄已暮春。閒居疑是輞川人。含毫欲擬前山賦。幾樹殘紅間綠新。

深山灌木正扶疎。天氣如秋麥熟初。澗激蟬吟黃鳥語。先生閉戶著何書。

淋漓淡墨起氤氳。樹裏樓臺嶺上雲。不是青山來坐臥。夜深流水與誰聞。

畫禪詩癖足優游。遠樹孤亭正晚秋。吟到夕陽歸鳥盡。一溪寒月照漁舟。

偶將筆墨落人間。綺麗亭臺亂後刪。花柳吳宮皆不問。獨餘殘澗寫鍾山。

瓦缶雷鳴可倡酬。不如歸去任扁舟。驅毫吮墨披襟坐。夢裏名山筆下求。

清秋凝目澹蒼蒼。百里嶙峋一艸堂。世代頻更人不到。未婚書盡此中藏。

深山艸閣逼清流。樹影風聲雨後秋。臥對鐵崖銀瀑下。方知五月

足披裘。

疎樹寒山澹遠姿。明知自不合時宜。迂翁筆墨予家寶。歲歲焚香供作師。

淋漓濕墨米襄陽。光怪巫峯擁翠蒼。缺影江聲雲不定。都堪宋玉賦高唐。

魚笥初肥花事闌。杜陵多病滯江干。尋吟惟就南隣飲。楚水巫雲醉裏看。

餘生醉飽筆淋漓。夙世煙霞骨有之。斗笠瘦節橋上過。蕭疎梅影逼人詩。

無緣尋路上青城。散髮林間事筆耕。兀坐南岡松影下。時聞雲裏玉笙聲。

小閣停雲看雨絲。新篁弱柳綠披離。吟懷欲即齋頭事。斗酒瓶花供杜詩。

近年常憶鹿皮翁。載筆招來小飲同。一望青青楊柳岸。夕陽古寺亂流中。

道人愛讀所南詩。長夏閒消一局棋。桐影竹風山杖淺。時時倚杖照須眉。

一龕何異一舟屋。寂寂無人凍浦如。窻有老梅朝是伴。山留殘雪夜看書。

行藥經旬不火餐。相逢仙子在雲端。無言招手岩中入。千載歸來作畫觀。

落落寒松石澗間。撫琴無語聽潺湲。此翁不戀浮名久。日坐茅亭看遠山。

年來書卷已全拋。卜得山屋類鳥巢。詩畫不因原學懶。貽君尺幅

歲寒交。

客至看山懶送迎。漫將尺幅見予情。溶溶湖水平如掌。不作錢塘江上聲。

胸中萬卷亦何奇。寓世翻成不合時。未若加餐高臥穩。青山日日對茅茨。

我有閒居似綢川。殘書幾卷了餘年。王維當日詩中意。盡在前山竹樹邊。

西風乍過樹枝寒。呵此枯毫送日殘。忽念名山神欲往。孤舟繫向子陵灘。

筆鋒歷歷起嵯峨。欲謝塵寰瞬息過。常聽嘯聲天上落。不知誰在白雲窩。

黃鸝聲出綠陰新。山色湖光示暮春。嘯咏夷猶誰是主。野花秀艸漫留人。

浪外微峰迥不同。喬林沃澗倚秋風。兼葭影裏漁歌起。一片蒼茫明月中。

含毫常憶謫仙才。沽酒雲邊撥掉開。不但洞庭秋色好。君山眉似鏡中來。

右漸公題畫詩三十三首戊申秋錄鄭啟

以上鄭遺題手寫二冊按甲辰爲康熙三年戊申爲康熙七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許承堯錄寄

### 漸江畫偈

畫偈。漸江釋弘仁無智稿。四言計十首。(一)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再誦斯言。作漢洞精。(二)白水似膏。深松如漆。有人在

焉。呼之或出。(三)老幹有秋。平岡不斷。誦讀之餘。我思元  
 瓚。(四)連朝清恙。未近楞嚴。我愛伊人。枯毫忽拈。(五)維春  
 之暮。花光斷續。翠微中人。鬢眉皆綠。(六)雲山蒼蒼。煙水茫  
 茫。尙書克恭。先輩元章。(七)塵溢鴻溝。衣茹桃洞。若有人  
 兮。飛鴻目送。(八)赤松云遙。青崑尙在。是心隱人。可取而代。  
 (九)梁苑有人。雒陽無令。出戶翻然。梅花有信。(十)踏雪入  
 山。尋梅出屋。彷彿得之。鄭五孟六。五言計二十三首。(一)晚  
 毫成一朝。無復知起止。門外有棕橋。聞來看流水。(二)油暮  
 晨已暮。霜風吹素鬢。赤籐壑中聲。有客探梅信。(三)靜者谷  
 中虛。大半種松葉。憑闌將雨時。雲與雲相接。(四)林前落木  
 多。風過如人掃。偶携幾枝歸。堪用供茶甌。(五)白蓮社裏詩。  
 終歲無人和。尺許高峰苔。與君捫膝坐。(六)才出蘆花來。溪光  
 果如鏡。一絲未忍投。忽作滄浪泳。(七)水宿借鳧車。依然乾淨  
 土。桃花照一溪。著我疑漁父。(八)古人余頗見。有意逃名貴。  
 霜樹縱如花。此中具秋氣。(九)琅琅夜雨聲。雜樹身逾黑。譬彼  
 古人書。米顛多醉墨。(十)畏虎早閉門。衆山猶兀兀。聽去根鐘  
 餘。一輪寒似雪。(十一)林樹原有姿。山雲各爲族。烽火未即  
 消。自築袁閔屋。(十二)炎蒸有疊道。忽又置岩壑。不用北山  
 文。依然蒼猿鶴。(十三)傳說雲林子。恐不盡疏淺。於此悟文  
 心。簡繁求一善。(十四)側理時一開。年來費結撰。屋畔亂籐  
 高。怪奇似遺篆。(十五)石樹俄然成。淋淋雲水濕。開時尙自  
 宜。應自黑蛟泣。(十六)廿載自墨癡。無從追北苑。如前山水  
 間。可少胡麻飯。(十七)卜茲山水窟。著我冰雪卷。言念西臺  
 人。將無似君善。(十八)先世久栽松。今晨初剪韭。應門知有

人。不外烟霞友。(十九)由來水可盟。且覓雲堪贈。松菊即無  
 存。依希陶令逕。(二十)土芋真有口。寒梅未全碎。庭除正面  
 南。無事聊曝背。(二十一)序氣日淒肅。板屋居然安。山風時出  
 澗。冷韻聽柯竿。(二十二)雨荒山翠沈。幽澗激寒響。何處覓仙  
 廬。端在白雲上。(二十三)幽谷霜風勁。高樹葉漸凋。寒雲無世  
 態。相伴意閒閒。七言計四十首。(一)如說前峯雨更鮮。高  
 柯嶽嶽弄娟娟。兩人促膝茅堂上。可惜終朝話未傳。(二)石影  
 溪流落想初。明晨爲爾布庵廬。即云風景荒頽甚。須信家中有賜  
 書。(三)一瓢偶爾寄招提。樹影毵毵綠正齊。轉意故鄉山色  
 好。相關更在練溪西。(四)迷輪何處寄生餘。入谷堪留小結廬。  
 但得深叢慰蕭散。一簣分半著琴書。(五)爲愛山居碧玉圍。含  
 毫未識倦和飢。故人策杖時相遇。分得松陰染布衣。(六)風流失  
 盡是荆關。後學衣傳亦等閒。獨怪本師無付處。猶分鉢水作雲  
 山。(七)吾師劫後畫厨存。一日開來嬾出門。此際傳鏡真不易。  
 動將邱壑與君論。(八)深山研滴不曾窮。寒暄詩懷別有通。幾向  
 武夷埋爪髮。此中溪水偶然同。(九)處處霜紅不復加。白於雙鬢  
 是蘆花。孤舟昨夜聞新雁。遠樹中邊一帶沙。(十)退筆拈來已不  
 尖。止憑周易問龍潛。他年尙有傳松癖。更向岩頭種老髯。(十  
 一)城闕不大置吾身。與爾炊薇又幾春。未續先民高士傳。閒閒  
 桑者是何人。(十二)五嶽生平與不刪。心神尙寄一稗間。爲君  
 重述秋崖句。并不能禁方是閒。(十三)年求出處路俱迷。尙有魚  
 蠶作贈携。自是煙霞予宿疾。敢言名與古人齊。(十四)衣繡倏忽  
 十餘年。方外交遊子獨堅。爲愛門前五株柳。風神猶是義熙前。  
 (十五)先輩會譚正仄峯。峯中可有六朝松。何年借爾青籐杖。

再聽牛頭寺裏鐘。(十六)敗毫未塚果如了。高下松杉十里青。西子湖邊曾戀戀。坐來可是冷泉亭。(十七)研子珠微善作風。石梁橫處瀑聲雄。故人去歲天台約。夢想移來尺幅中。(十八)倪迂中歲具寄情。散產之餘畫始成。我已無家宜困學。悠悠難免負生平。(十九)唐宋遺留看筆效。自傷塗抹亦因循。道林愛馬無妨道。墨澹何曾更累人。(二十)秋氣先于孤者通。一心真切愛霜紅。林連處士曾遺句。群木方搖撼撼風。(二十一)梅未全開戀一枰。歸禽欲報雪晶晶。芳隣道侶如相過。儘有傳家折足鐙。(二十二)病中旅況峭如水。倦起還看一榻藤。瀑布樓邊時自賣。三更分得佛前燈。(二十三)關歇林寒不有隣。同雲起處白嶙峋。何曾乞賦梁園客。布置山中臥雪人。(二十四)年來采葯荷長鏡。閉門時披壯士衫。四望山光真似沐。茅簷不忍下窗帆。(二十五)一帶霜林照廣潭。高人宅裏有珠龕。朝來誦罷龕邊立。天色於今是蔚藍。(二十六)深更深來爲選峯。寒莎時有鹿癡蹤。山居塵尾無從覓。雪折岡頭一瓣松。(二十七)花事今朝半似忙。月來詩思已微荒。手中端石親携出。且向村前拾澗芳。(二十八)畫意無多觸處嘉。有人搔首望松枒。黃花別去梅將蕾。且對餅中玉茗花。(二十九)有時負甕汲潺湲。道是身如水鳥閑。樹蔭依希三月暮。焙茶香氣滿空山。(三十)日日燒松有賸煤。偶然和水送崔嵬。門前一石鏡難去。當作精藍施食臺。(三十一)南北東西一故吾。山中歸去結跏趺。欠伸忽見枯林動。又記倪迂舊日圖。(三十二)敢言天地是吾師。萬壑千崖獨杖藜。夢想富春居士好。并無一段入藩籬。(三十三)愧不方袍竟學禪。苦於煙水有因緣。長林怪石馮君比。黃鶴山樵定不然。(三十四)一椽斷水更依崖。展帖授琴寐亦佳。門

外小兒成虎落。護持野菽奉清齋。(三十五)渴筆拈來半似棕。頤成山影與溪風。老人坐起空商略。宜置何人艸閣中。(三十六)欲雪林戀畫積昏。澗流澀澀咽冰痕。呼風鳥雀亂飛下。竹塢人家早閉門。(三十七)小著軒楹亂石砌。風中疑是古檣巢。煮茶澆硯閒經濟。剝啄全無俗客嘲。(三十八)青天偏自憶冥濛。灑激清音度遠風。偶爾看雲雲落腕。被人猜作米南宮。(三十九)入夏鶯聲忽變腔。此身如在碧油幢。漫言今日柴桑少。尙有何人傲北窗。(四十)敢將墨氣說淋漓。亂石深松妙一時。野服窗中人坐久。高哦應是考槃詩。(四十一)意中難卜此山家。日日臺端影加。爲補離騷經裏闕。故從板屋著梅花。(四十二)坐破苔衣第幾層。夢中三十六芙蓉。傾來墨澹堪持贈。恍惚難名是某峯。

漸師諸友詩及名賢題詠之作附畧

過桃源寄訊漸江上人

汪徵遠(扶晨)

期我桃源水。更踏桃源陌。不見武陵人，潭聲挂飛白。鷗息狎浪樓。談玄憶曠昔。坐見峰頭僧。冉冉下空碧。開師霞際書。謂耽雲谷適。勸我雲谷遊。清宵話泉石。松風生晚涼。月明照瑤席。聊託孤雲飛。一訊安禪客。

題漸江上人探芝圖

朱彝尊(竹垞)

弘僧筆奪造化功。彷彿引我山樾中。紛紅駭碧目不給。信是此圖天趣工。仙巖却疑與陽隔。精舍定有樵溪通。風松如琴靜相答。流泉如佩鳴淙淙。是間蓋置一畝宮。數家雞犬常從容。茯苓芝草大如枕。青精黃獨年無凶。龍藏其鱗鳳戩羽。縱設網羅不能取。何時步出春明門。得荷長鏡真個去。

漸江上人畫和贈吳蒼二

吳嘉紀(野人)

展汝贈余畫。山碧江晴時。掛席嵐水間。幽人爾何思。長謔采白顏。獨往意遲遲。繪者今安在。孤雲難追。曠昔桑田改。車輪腸裏馳。揮毫聊換酒。易服遂披緇。自號曰山僧。人稱曰畫師。平生懷煩煩。海內幾曾知。

題漸江老人始信峰圖

王 燁(不菴)

紫雲千堵削秋容。不信人間有此峯。記與老人松畔立。至今眉鬢帶烟濃。

題漸江畫白龍潭圖

查士標(二瞻)

我家黃山未識面。聞說煎潭為色變。倒挂蒼崖百尺寒。界破青山一匹練。潭水淨涵清照人。潭中怪石白磷磷。桃花潤雨飛丹井。採藥溪邊春復春。紫霞仙人常曳杖。探奇巖巖或潭上。夷猶坐嘯不知還。濺沫奔流勞意象。時有巨然畫手奇。鉢內獐龍勢莫羈。披圖錯愕三歎息。安得鱗珠迸入詩。

黃山石刻漸江上人法書

湯燕生(岩夫)

擲鉢峰前一大碑。高僧載筆此留遺。回鸞舞鶴分行見。坐石看雲定爾思。

注云擲鉢禪院壁間有橫碑亡友漸江上人所書也

題漸江師畫松

槩几拭明光。楚紙出藏篋。千鈞屈腕力。百尺鼓龍靈。一爪高撐擊。塊石勢孤怯。蒼崖瞰烟霧。怪狀此凌躐。十日坐其下。當有清風挾。吁嗟漸江人。此事真妥貼。

漸江師寄梅竹小幀

話別自逢夜。喧喧逼歲殘。霜辰分袂苦。雪岸致書寒。隱助高齋

潔。新攜出世觀。幽人靜扶几。不在此中看。梅花會濯魄。修竹尚侵雲。一片鬱林石。數行水雪文。經年含冷艷。深夜散微芬。嵐氣虛檐入。高寒併在君。

哭漸江師

不堪者舊與時凋。憶爾溪行負酒瓢。生理幾人長自聚。山游無歲不相招。得知有恨身爲累。靜念無生感易消。詞客畫師真宿世。豈期滅跡自今朝。

先期一日弄寒烟。乞與貧家度臘錢。索取匡廬峰上屨。濯來寶相寺中泉。翛然待盡松門遠。及爾聞聲夜壑遷。人事紛紛徵應急。知師飛遞阿誰邊。

娛親少日比顏烏。萬事傷心婚宦無。幾處雲生松閣暗。一函經在梵堂孤。扶牀觀化僧流泣。繞塔栽梅鶴侶隨。名士百人齊負土。嗟余遠愧范張徒。

注云師未告逝前一日猶手作二畫以貽貧者因往寶相寺取浴券

畢向友人家取游廬山時草屨以去若將遠行者

憶漸江師

鄭 畋(暮債)

披雲峰下昨年前。看畫題詩意宛然。今日重過人不見。梅花栽向墓門邊。

早遺婚宦並名忘。贏得空庭一瓣香。筆底自饒山水趣。那知人世有滄桑。

蕭蕭逸氣絕無塵。共說雲林是後身。從此頓高書畫價。可憐翻濟別人貧。

蟲聲夜色悲齊已。閣影斜暉憶貫休。傷逝易深同一哭。松楸日日問交遊。

為僧辛苦亦無閒。畫像嚴將五字刪。誰奉金仙呼島佛。唐瓢骨浪出人間。

宗雷賦性癖難除。絕巖高峰一杖擎。三願已酬應不恨。武夷黃海及匡廬。

孤雲野鶴任天涯。古寺栖栖似故家。不去只因邱墓在。涅槃何處問袈裟。

忠孝還從大處分。沙門祝髮固云云。恐溼至性人難識。只把臨池重右軍。

右憶漸公詩八章甲辰春作偶發敵簡得公為書小冊遂錄其後公為畫蓮數持兵潰之日皆為將去不勝惋惜公大節世有未知者予近贈僅菴句云此日君猶前劫我未忘餘習寫蘭枝公亦猶僅菴云

僅菴姓吳名揭工書能文  
為王維右題漸公畫梅

許楚(青岩)  
野根歡抱石。幽節不經花。隴春無人處。春風第一家。

石淙舟集圖詩

山谷日當午。理棹就芳樹。既遠景物幽。暢與嘉客聚。習習來涼颼。重陰幕廣阜。適渚探懸泉。溜急響迴互。石變動潛鱗。金波

豔輕驚。清鑿別奇觀。賞論咸未恕。少文語可參。景元妙皆具。蘋末起陽阿。坐有周郎顧。探盃盡野飲。據硯各能賦。高霞蔚層

城。七寶棧仙路。為樂誠未央。浣紗亂煙渡。願得休公圃。千載炫毫素。

書漸江畫扇寄懷湯依巖處士

仙源有道叟。曠潔類孫登。土笮尊都講。孤弧避屢徵。報書煙液客。乞畫雪庵僧。昏曉江湄上。支簾望六陵。

雨後同諸子過漸江山院

竹外茶鐺響。籬花刺逕紅。玉山人偶聚。沙社句多同。書畫生涯冷。煙蘿結習空。此間容放誕。長嘯碧香中。

漸公化去涕不成聲率成絕句八首今存四首

長夏深秋共鹿牀。一庭松影下空香。如何不示西歸意。昨日支筇話夕陽。

團瓢雄擁辟支書。廬獄歸來興有餘。我輩誼同馮海粟。愧無精舍疑天如。

宗雷場散大江東。老眼何堪送雪鴻。乞畫乞書人未退。梅花龕裏一燈空。

一笑凌雲亦偶然。廿年僧臘義熙前。清齋自有緇流事。但不昏昏逐俗禪。

湯岩夫躡屨千里來禮漸公塔同諸子刺舟西干作高會三日而去用餽庵韻

秋林初變曉煙黃。到客驚看處士裝。一束生竊勞展塔。十年羈雁強成行。高蹤漸覺傳衣短。野聚聊尋漉酒香。此日吾儕懷遊俠。薄騎泉石亦無妨。

漸師枯樹竹石小景

黃崇惺(次蘇)

雲林妙筆清而腴。妙處欲突王黃吳。此境絕高知者少。學之不成如枯篠。蕭然一石一樹根。樹已無葉石無紋。數莖顛草風中翻。諦視無有筆墨痕。旨哉風味不可論。轉覺萬壑千巖繁。秋蟲唧唧月當軒。素琴彈罷吾無言。

漸師山水卷

碎月灘頭寒月明。松風十寺雜鐘聲。老僧出定無餘事。閒放筆端



烟雨橫。

石濤使氣作奔放。髡殘行筆恣醜贗。漸公更嗣元人法。今日縉流能不能。

家次蘇太史以同治辛未庶常官闕生平著述頗多有草心樓讀畫集未付梓

### 雄黃酒

冉

端午節有飲雄黃酒之俗。謂以辟毒。梁茵林（章鉅）「浪跡叢談」卷八云。「吾鄉每過端午節。家家必飲雄黃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錄云。雄黃能解蛇虺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內服。只可分釐之少。更不可衝燒酒飲之。有表親錢某。于端午大飲雄黃燒酒。少時腹痛。如服砒信。家衆誤認爲痧。百計治之。有知者云。雄黃性烈。得燒酒而愈烈。飲又太多。是亦爲患也。急覓解法。而已無及矣。」梁氏閩人。此俗頗普及。不僅閩中爲然。惟近年蓋已漸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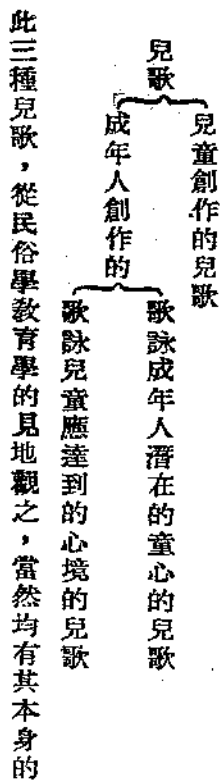
# 童謠篇

## 兒歌之特質

方紀生

此文寫於民國廿五年十月初旬，本爲「民風」而作，因事變刊物停止，乃未發表。「民風」爲筆者與顧頡剛先生及徐芳女士所合編，共出四十二期，蒐集民俗資料頗多，有編印「新國風叢書」計劃，七七事起，同人星散，此項整理工作無從着手，兩三年來，國人未暇注意及此，回想往事，頗有不勝惆悵之感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紀生記於爲佳齋

所謂兒歌，普通指兒童底歌而言，但嚴格地說來，這個定義是顯然有些含混的。因爲實際上兒歌有兩大類別：第一種是兒童自己創作的歌，即兒童底歌；第二種是成年人創作的兒歌。倘再略爲分析，則第二種又可分爲兩類：一爲成年人歌詠其心懷中潛在的童心的歌；一爲成年人歌詠兒童應達到的完美心境的歌。列爲圖表，可得下式：



價值，但從心理學的見地來加考察，則無論如何，成年人的作品，儘管西洋及日本有許多兒歌的作者，如英國的史蒂文生和日本的北原白秋等，決不能像兒童本身似的，如實地描畫出兒童自己的心理的。至於我國過去的兒歌，即那些見於史書上的所謂童諺，都是五行志派的迷信的預言式的成年人作品，與兒童心理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更根本不能算數了。這裡要試加討論的兒歌底特質，是以兒童自己底作品爲主。

兒歌是兒童心理的表現，要考察兒歌底性質，最好從探究兒童心理現象及其發展過程下手。兒童底身心是不絕地在成長的，他們自出生至長成期，其氣稟和趣味的傾向等心理狀態，也不斷地發生變化。這是心理學上的鐵則，人所盡知；然而分析最明瞭

的，當推嘉色氏 (K. D. Cather)。他在所著「故事教育論」(Educating by Story) 裡，曾說兒童自誕生至成熟期間，要通過幾個決定趣味傾向的心裡發展程序，據他的意見，兒童自三四歲至十四五歲，要順次地通過下面四個心理階段：

- 甲、韻律愛好時期 (Rhythmic Period)
- 乙、想像馳聘時期 (Imaginative Period)
- 丙、勇力讚仰時期 (Heroic Period)
- 丁、傳奇趣味時期 (Romantic Period)

他這種分析頗得學者的稱許，日本民俗學者松村武雄博士尤贊同其說，現在我們就以嘉氏所分的時期為準則，來試考察兒歌特質之究竟。

所謂韻律愛好期是指三歲至六歲的兒童心理的發達期而言。嘉氏說，此期的兒童心理，有兩個特徵，一是愛好韻律與反復；二是對於自己日常經驗或直觀的事物，以及富於親密性和熟知性的事象，均有了牽引和興味，父母、乳母、貓、狗、猪、牛、馬及玩具等，都成其「價值的中心」(Value centre)，所以此時期又稱為「現實愛好時期」(Realistic Period)。此期的兒童心理既然如此，所創作歌詠的歌謠，就充滿了下面三種特質：

(A) 韻律和反復性

此期的兒童，心理簡單，所記憶及能說的話很少，他們所唱的歌，大抵是順口好唱的，或是反復循環的，例如廣東普寧縣兒歌云：

挨啊挨，  
挨米來飼雞，

飼雞叫曬家，  
飼狗來吠夜，  
飼阿弟仔來僱人罵！  
「挨」與「雞」，「家」與「夜」及「罵」在方音上均是叶韻的。英國的兒歌云：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Tommy Piper wants to play.

雨呀，雨呀，去你的罷，  
改天請再來，

湯姆派甫想玩啦。

Rain and again, away, day and play, 也都是叶韻的。其次帶反復性的「趁韻歌」，也流行於各處，安徽宿縣兒歌云：

小板凳，坐——坐！  
上頭是個哥哥。  
哥哥起來買菜，  
上頭是個奶奶。  
奶奶起來燒香，  
上頭是個姑娘。  
姑娘起來磕頭，  
上頭是個皮猴。  
皮猴起來作揖，  
上頭是個白鷄。

白鷄起來孵蛋，  
上頭是個大雁。  
大雁起來札札，  
上頭是個螞蚱。  
螞蚱起來變聲，  
上頭是個豆蟲。  
豆蟲起來爬爬，  
上頭是個娃娃。  
娃娃起來哄孩子，  
一頭滾到下屋子。

英國兒歌趁詩的極多，例如：

On yonder hill there stands a tree,  
Tree on the hill, and the hill stood still,  
And on the tree there was a branch;  
Branch on the tree, tree on the hill, and the hill stood still.

And on the branch there was a nest;  
Nest on the branch, branch on the tree,  
Tree on the hill, and the hill stood still.

這是全歌的三分之二，因歌詞較長，且意義簡明，爲省篇幅起見，故不逐譯。此種隨詩接合和反復重疊的兒歌，實爲幼年兒童所最愛好。

(B) 親和性

此期間兒童既開始對於日常所接觸人物、家畜、蟲魚、玩具感到喜悅和牽引，所以亦在兒歌上反映出一種親和性來，例如對於父母之愛，浙江嘉興兒歌云：

一個圓果圓又圓，  
外頭黃來裡頭甜，  
有爺有娘甜似蜜；  
沒爺沒娘苦黃連。

表現姊妹骨肉之愛的，廣東普寧有一首如下：

鷄仔出世就有胃，  
桃葉柳葉來相隨，  
一群都是俺姊妹，  
一個唔來心唔開。

表示對於動物之憐愛的兒歌尤多，英國兒歌詠蝙蝠云：

Bat, bat, come under my hat,  
And I'll give you a slice bacon  
And when I bake I'll give you a cake,  
If I am not mistaken.

蝙蝠，蝙蝠，飛到我帽子下面來，  
我要給你一片好鹹肉，  
烤餅時也給你一塊，  
倘若我沒有弄錯。

東京兒歌云：

蝙蝠，蝙蝠，  
給你山椒吧，

柳樹底下給你水喝吧，

蝙蝠，蝙蝠，

山椒的兒，

柳樹底下給你醋喝吧。(借周作人先生譯文)

又朝鮮兒歌詠蝴蝶云：

蝴蝶，蝴蝶，

給你菜花吃，

飛到這裏來吧。(譯自金素雲編「朝鮮童謠選」)

以上所舉，僅是關於蝙蝠及蝴蝶的例子，其他關於蟲魚家畜的富於親和性的歌謠，真是不可勝數。

(C)生活感

兒童開始能言之後，對於其特有的生活經驗，起了微妙的感覺，此種心裡現象，在兒歌方面尤為顯明。如浙江紹興兒童詠春景的歌云：

正月燈，

二月鷓，

三月上墳船裡看蛟蛟。

這首兒歌，把兒童對於生活中最感興趣的印象表現的極為真切；北京兒童在新年時所唱的歌謠，也是同類的性質，其詞曰：

新年來到，

糖瓜祭竈。

姑娘要花，

小子要炮；

老頭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要喫大花糕。

兒童對於生活有深刻的印象，每每把各處的風俗詠入歌謠，這也是兒歌之所以有民俗學價值之一端。又英國兒歌云：

Mistress Mary, quite contrary,

How does your garden grow?

With cockle shells, and silver bells,

And columbines all in a row,

瑪利太太，十分腐敗，

你花園底花怎麼長的起來？

長滿野草，掛着銀鈴，

所有的東西都細在一塊。

這是小孩自生活經驗中，發見了反常的事物而用諷語唱出的兒歌。

△

△

△

兒童到七八歲，已經過了韻律愛好期，而入想像馳騁期；這時的兒童，因身心較前發達，對於空想世界與假象世界，生起了憧憬與注意，在童話故事方面，喜歡聽妖怪及神仙一類的故事，而表現於兒歌上的，則有下面三種性質：

(D)想像性

兒童的想像往往是不可思議的，美麗的，他們有時把所想像的對象人格化，例如英國兒歌詠星的一首即是其例：

I had a little sister,

Her name was pretty Peep,

She wades in the water

Deep, deep, deep!

She climbs up the mountains

High, high, high!

My poor little sister,

She has but one eye.

我有一個小妹妹，

她底名叫美碧布；

她渡過水

深，深，深！

她爬過山

高，高，高！

我底可憐的小妹妹，

她只有一隻眼睛。

又德國兒歌富於想像性者甚多，茲從茅野蕭蕭的日譯本重譯一首於次以爲例：

哦哦，如果到了那邊去，

天使在那兒唱歌，

鈴聲又是清澈澈地，

青色的草花盛開着，

是我們孩子玩的地方哩。

(E) 探求性

兒童對於自己周遭的事物與現象，既有好奇心，於是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探求其成立，原因，和結果欲求，而此種心理，亦就滲透在兒歌之中。表現此種現象最顯明的是所謂「盤歌」，如廣東東

莞的盤歌有云：

何七樹頭叮叮噠？

何七開花落滿塘？

何七紅皮心內白？

何七白皮心內黃？

烏櫛樹頭叮叮噠。

菱角開花落滿塘。

荔枝紅皮心內白。

鴨春白皮心內黃。(註：鴨春即鴨蛋)

此種盤歌也是各處皆有的，民風姊妹刊物「歌謠週刊」第一期徐芳女士所作「兒歌的唱法」一文曾引了不少例子，可以參閱。其他非盤歌的歌謠亦有充滿探求性的，如下面英國的這首兒歌即是：

The south wind brings wet weather,

The north wind wet and cold together;

The west wind always brings rain,

The east wind blows it back again.

南風吹來濕天氣，

北風又濕又寒冷，

西風常把雨帶來，

東風把它括回去。

(F) 誇張性

誇張性乃由於想像馳騁的結果，誇大或誇小，兩者都能使兒童感到興味。誇大的例子如北歐兒歌有云：

巨大的手套，

五隻指有五個窟窿；

小指底窟窿裡，

住着一個男人，

他想那是大客店。(據松村武雄氏譯文重譯)

誇小的如浙江杭州兒童詠矮姑娘云：

一位姑娘三寸長，

茄子柵裡乘風涼，

蒼蠅老虎拖了去，

哭煞親夫笑煞娘。

又英國兒童所唱「戈丹的三個賢人」一首，亦屬此類，周作人先生曾經譯過，今與原文俱錄出之：

Three wise men of Gotham,

Went to sea in a bowl;

If the bowl had been stronger,

My song would have been longer.

戈丹的三個賢人，

坐在碗裡去漂洋去，

他們的碗倘若牢些，

我的故事也要長些。

△

△

△

到了十歲至十二歲時，兒童已達到心裡發達第三期的「勇力讚仰期」。這時期的特徵是對於勇力、冒險、及激情的事象之讚美。同時，因智識漸開，又富於機智與滑稽的氣質，故其所唱的歌，每多關於這兩方面的：

(G) 活動性與冒險性

兒童至此時期，活氣橫溢，把心裡崇拜勇力，冒險的熱情，傾注入兒歌裡。此種例子，如英國兒童羨慕成人打漁，所唱之歌有云：

Robin and Richard were two pretty men,

They lay in bed till the clock struck ten;

Then up starts Robin and looks in the sky;

“Oh, brother Richard, the sun’s very high!

You go on with bottle and bag,

And I’ll come after with jolly Jack Nag.”

羅賓和利查是一對好人，

他們挨到十點才起身；

羅賓驚醒起來望天空，

「阿呀！利查兄弟，太陽已經這般高！

你快帶着瓶子和口袋跑，

我立刻帶着活潑的傑克納(大名)來到」。

英國古代的綠林豪客羅賓賀，他底英雄的義俠行徑從來即為該國兒童所讚仰，在兒童中多有讚詠他的：

Robin Hood, Robin Hood,

Is in the mickle Wood!

Little John, little John,

He to the town is gone,

Robin Hood, Robin Hood,

Is telling his beads,

All in the green wood,  
Among the green wood,  
Little John, little John,  
If he comes no more,  
Robin Hood, Robin Hood,  
He shall fret full sore!

羅賓賀，羅賓賀，  
住在一座大森林裡，  
小約翰，小約翰，  
他到村裡去。  
羅賓賀，羅賓賀，  
正數着他底珠寶，  
在綠林裡，  
在草地上。  
小約翰，小約翰，  
倘若他不再回來，  
羅賓賀，羅賓賀，  
他定要遇到災害！

又在此時期的兒童，每好集衆作共同遊戲，遊戲時每先唱「抉擇歌」(Counting-out Song) 例如貴州所流行的一首云：

斑斑點點，梅花繡臉。  
君子過街，小人蒙臉。  
指指奪奪，開門取藥，  
藥不在家，一把拉到主人家。

這是兒童捉迷藏時歌唱的，此種兒歌，各國均有；遊戲時也每每且唱且玩，如搖船進城門之類，均富有讚仰勇力及冒險的性質。  
(五)機智與滑稽性  
機智與滑稽性，本爲天真爛漫的童心底特徵，在十一二歲的兒童，此種心情尤多流露，在兒童中例子俯拾即是，北京兒歌嘲禿子云：

一個小禿兒上廟壇，  
撿了一個禿大錢，  
又買油，又買鹽，  
又娶媳婦又過年。

浙江新昌兒童譏笑泥水匠歌曰：

泥水匠，  
爛肚腸，  
前討老婆後討娘；  
還要燒湯洗爺爺！

英國兒童詠「月中人」有云：

The man in the moon,  
Come tumbling down,  
And asked the Way to Nowild;  
He went by the South,  
And burnt his mouth  
With eating cold pease porridge,  
月裡的人，  
跌下了地，



問人家諸戚契在那裡；  
他從南方來，  
吃了涼豆粥，  
却燙着了嘴。  
「先娶老婆後討娘」和「吃了涼豆粥却燙着了嘴」，這當然是矛盾的事，但却正是滑稽的流露，除了兒童，成年的人大抵是唱不出口的。

兒童到了十二三歲，心理上又生變化，進入了「傳奇趣味時期」。達到這種年齡的兒童，粗魯的性質已漸柔化，感情日漸豐富，對於衣服及容貌漸知注意，同時對於異性也有了好奇似的戀慕心，因此他們所愛唱的歌謠遂有了下面三種素質。

(I) 異性戀慕性

這裡第一要指出的是兒童底初戀的心，我們當可以在兒歌中看到。英國兒歌云：

Lilies are white  
Rosemary's green;  
When you are king,  
I will be queen,  
茉莉花白，  
迷迭香綠，  
你當了國王，  
我就做皇后。

北京兒歌云：

蒼蝙蝠，穿花鞋，  
你是奶奶我是爺。  
至於廣州兒童唱着下面的歌，其對異性的迷戀更是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白鶴仔，  
企田基，  
口合花樹彈胭脂，  
姊妹不來待幾時？  
又有枕席，  
又有檳榔擺田基！

(J) 擬人性

兒童大抵均相信一切萬物都有生命和感情的，他們喜歡把萬物——尤其是生物——認為與自己同樣的一個有人格的對象。英國兒歌云：

Fiddle—de—dee, fiddle—de—dee,  
The fly shall marry the humble—bee;  
They went to church married was she,  
Fiddle—de—dee, fiddle—de—dee!  
非得——地——底，非得——地——底，  
蒼蠅嫁給土蜂兒；  
他們到禮拜堂去行儀式，  
蒼蠅已嫁了土蜂兒，  
非得——地——底，非得——地——底！  
廣東大埔兒歌有一首更有趣，其詞曰：

月光光，  
樹頭背，

鷄公鑿穀狗踏碓，

狐狸燒火貓炒菜，

田鷄食飯腳懶懶，

老虎上山拗苦柴。

蒼蠅嫁給土蜂，鷄鑿穀，狗踏碓，狐狸燒火，貓炒菜，老虎拗苦柴，充滿了這類故事的歌謠，都是兒童理想國裡盛開着的花朵，非成年的人所能想像，兒歌之所以美而有趣，這也是一大原因。綜合以上所述共十種特質，筆者以為可包括兒歌性質底全部領域；這是說任何一首兒歌，分析起來，其性質大抵離不開這個範圍；反之，如果有其他性質的兒歌，那必是成年人所代作，不是

### 本刊徵文啟事

#### 徵求關於鴉片戰爭之文獻

道光二十年中英間以鴉片開釁。至今年正值百年矣。自此以後。西方勢力。逐漸侵入中國。文化經濟無一不受劇烈影響。此一時期實為中國歷史變動最大之時期。

由於在東方權益之競爭。釀成列強間之爭鬪。其間接影響。厥惟上次與今次之歐戰。故其影響可謂遍及於全世界。

居今迴溯百年前之中國實有不勝其感慨者。本刊擬盡量輯刊此一時期中之文獻。以促世人對於近世史因果

兒童底心聲。這裡有一點應略加說明，就是上面所提出的某時期底兒歌特質，乃指其比較上的程度而言，是相對的非絕對的，非所謂某特質為某時期所僅有，過此時期即完全消滅；例如愛好韵律為幼年期的特徵，此期間內的兒童所唱者多帶韵律，但同時十二三歲的兒童，亦同樣地可以有這個傾向，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兒歌特質應是個大題目，非淺學所能詳確的弄出結論來，上文乃筆者膚淺的觀察，隨筆而成，舛誤不週之處，自所難免，幸讀者賜予指正。又文中所舉例子，除本國部份外，以英國者為多，因以前曾經試譯，故順手引出，譯文殊不佳，願讀者一併指謬。其他各國兒歌，手頭雖有三數冊，其所以未加引用者，因須隨時逐譯，有非才力所能及，非敢偏廢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七日記於方壺齋

之猛省。

如有以此類文獻賜教者。一經登載。敬備薄酬以答雅意。

一 與鴉片戰爭有關之逸事

一 鴉片戰爭時代罕見之官私記載

一 與鴉片戰爭時代有關之風俗事蹟圖畫

一 對於鴉片戰爭之論述文字

中 和

徵 文

凡應徵之稿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 朱止泉白田學記

海波

朱止泉。名澤灑。字湘淘。揚州寶應人。生于康熙五年丙子（一六六六）。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止泉少嘗侍祖克簡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己。偶于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即尋其次弟。計年熟讀。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子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于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又嘗從海陵陳厚耀習天文之學。能識其大體。顧止泉學雖博該。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因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誓朱子之說陸象山倡于前。王陽明幟于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別戶。勢同水火。以是蕪疑于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涵養未發之旨。此止泉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潛味玩索。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于畎畝之中。杜門韜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劉艾堂總督直隸時。奉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止泉。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止泉即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卒于雍正十年壬子（一七三二）。享年六十有七。所著有朱子聖學考略十卷。宗朱子要法一卷。止泉先生文集八卷。後集五卷。朱子壽人編。三學辨。先儒闡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保釐集覽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

自宋以來。講學者分朱陸二派。明代宏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朱陸爭詬。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用四庫提要語。)清之初葉。陸學仍盛。當時大儒如李二曲。黃梨洲。孫夏峯輩。皆衍王學之緒。爲天下倡。洎乎康熙。正朝廷崇尚正學之時。君主倡之于上。臣工若李光地張伯行輩和之于下。于是朱伸而陸絀。講學之士。亦各因風氣以投時好。止泉雖以宗朱子名家。然考其淵源所自。仍與王學相近。何以言之。止泉交游中。常以學問相淬勵者曰顧昫滋。今文集卷三。所收寄顧昫滋書凡十二札。內多論學之語。且其於昫滋極相推挹。顧昫滋。名培。無錫人。問道學于湯世調。湯世調。名之錡。宜興人。布衣。安貧力學。篤信周子主靜之說。或議其近于禪。曰。程子見學者靜坐。卽歎其善學。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靜坐卽古人之齊戒。非禪也。得高忠憲復七規曰。此其入德之門乎。仿其說爲春秋兩會。由是言之。世調之學。雖宗周子。其得力處。仍自東林一脈得來也。

世調之學。傳之昫滋及金廓明。湯氏既歿。昫滋與廓明築共學山居于無錫。晨晡講習。既又遵高攀龍靜坐法。以爲合乎尼父之默識。且可以觀喜怒哀樂之未發。張伯行詣東林論學。頗以靜坐說爲疑。昫滋立義爲數千言。辨論甚苦。申高氏之大旨。伯行無以難之。由是言之。昫滋之主靜坐。猶沿東林高氏之緒餘也。

止泉雖專宗朱子。然嘗與昫滋相共學。又親至共學山居。蓋有得于東林遺風者。故其論學。亦偏重于主靜一面。今文集卷七有主靜說。謂周子所謂主靜者。全在無欲。所謂無欲者。全從定之以中正仁義來。稍有欲念。仍舊失了。故必主于無欲。而人極乃立。又云。主靜之脈。自周子開之。學者不從靜下手。斷無入理。然靜非空無所有也。惟朱子知太極是天德會歸。故收斂自己身心。盡掃雜慮。光明洞達。直從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實實體驗根源來歷模樣。是何。是時他念不生。只有中正仁義渾融氣象。卽性體也。到性體呈露。切不可毫髮外馳。放鬆一步。須時時刻刻足重手恭。視明聽聰。整齊嚴肅。專一顧此性體。不出不入。不二不三。無有昏昧。無有倚靠。無事時不起雜念。有事時不逐外物。則性體卓立在這裏。積格物稽古克己集義之功。久久充實。則性體如鏡明。如水止。終日應物。而神理凝一。精明毫不動搖。動如是。靜如是。晝如是。夜如是。不以久暫忙閒稍有間斷也。按是說作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止泉年五十七矣。其言學者不從靜下手。斷無入理。又云收斂自己身心。盡掃雜慮。光明洞達。直從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實實體驗根源來歷模樣是如何。以此直求性體。此與高攀龍之靜坐法。顧昫滋之以靜爲出乎尼父默識。相去幾何。識者不難辨之矣。

顧高顧之主靜也。不十分推挹朱子。而止泉則獨以朱子爲依歸。謂朱子涵養工夫。以靜爲歸。其大要見于朱子未發涵養辨二篇。辨一云。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也。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統性情貫動靜之奧。傳之久遠無弊者。實發龜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覽而知也。……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朱子從事延平十餘年。相見不過三次。後來追叙當年授受之旨。屢見于答何叔京。林擇之。及中和舊說序。（答林擇之中和舊說序在己丑後。提叙于此。）其中詞旨。井然可見。當見延平時。方用力于格物致知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之旨。而朱子不以爲然。十餘年而延平歿。未達其旨。故與叔京輩叙說。以爲孤負此翁。及與張南軒往還。以未發之旨。再三質證。所以有人自有生四書。皆是竊究此旨。而未達之時所諄諄問辨者也。是朱子不以體驗未發爲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諸書。無日不以此旨未達爲念。而其考程子書。及前輩名言。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無時不是已發。而未發在其中。因以察識端倪爲用功之要。……故于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于程子諸說。自覺其缺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流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于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于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日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于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者。則有答胡廣仲之書。

此尤章章可攷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十數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待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教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疎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于理者易。涵養而精于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盡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略于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以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子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裡。所謂涵養于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于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即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今按朱陸之異同。論者多謂朱子偏重于道問學。陸子偏重于尊德性。此說在當時即有之。而實爲有宋以後學者紛爭之中心點也。然朱子之學。以明吾心之全體大用爲極詣。而陸子亦以發明本心之說爲教。是則尊德性者。爲二家共守之宗旨也。故陸子譏朱子道問學爲支離。而朱子答項平父書云。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是朱子明明說象山爲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學者固當以尊德性爲主。是朱子亦不斥陸子爲非。然朱子所以規正陸子者。以其少却道問學一段工夫。蓋朱子之意。以爲尊德性以全其大。道問學以盡其小。二者當相並重。故謂象山不十分注重道問學則可。謂朱子不注重尊德性則不可。雖然。此猶二人修養方法之不同耳。至若二派根本相異之點。朱子則專主于性理。陸子則主于心。主于性理。必須窮天下事物之理。以窮吾性中之理。故以道問學爲初學入手工夫。主于心。只要主靜涵養。則此心自明。此心自靈。故不得不偏重于尊德性。此又二家之所以異也。

止泉論朱子。以涵養未發爲宗主。頗墮于尊德性一邊。而忘却窮理致知一段工夫。實則得其偏而忘其全。此不得不謂其受高麗之影響也。攷此文作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其會講于共學山居。乃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事。是止泉雖以主靜推朱子。其思想之淵源出于陸王。固無可諱言之事也。

然止泉之主靜。因恐其無別于陸王也。故于辨二云。……朱子自學教人。始之以涵養始。終之以涵養終。其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斂。皆貫通于涵養未發之中者。庶乎心得而默喻之……朱子四十以前。用力于格物之功。自貌言視聽。身之所

具。君親朋友。身之所接。庶物庶事。及于日用。無不究極其理。其于聖賢經傳之旨。尋其文義。顯然之各別。究其道。理。渾然之大同。皆天命所自來。賦予萬物。散見萬事之粹然者。具于斯人仁義禮智之心。人心之承天命者。無不與萬物萬事相通而管攝。故察識端倪之功多。而體認本原之功少。擴充力行之功實。而優游涵泳之功虛。十數年只在發處着意未發之旨。屢求之而未得。迨己丑辨論。反求程子遺書。識得本體。兢兢保任。迄今讀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如所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又云。莊敬持養之功。至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明鏡止水。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及其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此二篇者。沉潛玩味。亦可見其涵養于未發。而貫通已發之大概矣。……若朱子者。己丑之前。格物之功。的確充實心迹內外。一本于正大光明。直造升堂之域。特其靜密之功。有所不足。一旦有悟。自然之本體。昭昭具在。而平日講求天命人心之統乎事物者。皆融會于中。渾然無迹。是卽所謂性體焉。惟敬而無失以保守之。非他人學問無素。但守空虛之體者比。此又不可不細思而詳辨者也。……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于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于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荅胡季隨呂寺丞。講戒懼謹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靜用敬之不可不辨也。……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于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者也。此文亦作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反覆詳論。灑灑數千言。皆注眼于涵養未發。謂朱子一生得力處在此。所以別于無善無惡之說者亦在此。吾讀止泉之書至此。因憶及臨川李穆堂之朱子晚年全論。穆堂。名紱。字巨來。與止泉同時。其學由陸王入手。著有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大意謂朱子五十二歲。陸子相訪于南康軍。講義

利之章。始有悔心。親題講義之末。欲守陸子所講爲入德之方。五十四歲。答項平甫書。自謂持守不得力。當兼取子靜所長。漸有向裏切己之意。五十九歲。與陸子論極不合。因力詆陸子之學。然自六十歲以後。至于終身。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者。悉依陸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說。故雖詆陸子。而詆浙學之務末者爲尤切。其全論一書。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于陸氏。斯二人者。一宗陸子。一宗朱子。所宗主不同。而其所辨朱子爲專向尊德性一邊用力則同。然則止泉勿乃墮于陸王之障而不能自守耶。

止泉之論朱學。既專主于尊德性。故于朱子書。重語錄而不甚重文集。其于語類。別有選本。自序云。朱子之學。原是尊道齊頭用功。……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爲吾徒者。雖謹以朱子爲宗。而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揚其蘊。且以心學爲諱。是無異于藉寇兵而費盜糧也。……但切要精透語散見于各卷者甚多。……若不彙聚發明。拈出此義。力爲說破。以明當日指本體親切做工夫深意。則爲彼等妄說者。只以講解常語視之。而爲吾徒者。又不知從此等切要精透語。循其方。遵其旨。就自己身心實下奉持德性工夫。則朱子誨人收斂藏密之教。依舊埋沒于紙上。而不深入于人心。大可痛惜。其答喬星渚書云。語類一書。晚年精要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辭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警咳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後人讀之。反聚前後彼此之各聞者。彙萃參伍。這處那裏。表裡始終。真有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漸高漸遠之妙。是安可不細心審思。（是書作于雍正九年辛亥。在卒前之一年。）其宗旨亦專在闡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吾觀乎止泉所著諸書。辨證朱子尊德性之語爲多。而闡發性理精義之處甚少。要之止泉一生。祇爲朱子學術作考證。而其對於學術之見地。實未能有一成系統之思想也。至其論學之語。見于文集者凡三。一學課。二驥沙東川書院商語。三共學山居講義。學課爲告諭同學治學課之語。語皆切近而無所發揮。商語爲補顧昉滋共學山居會講之語。發明復艮二卦象義。惟共學山居講義。頗足以見其治學得力之所在。其言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實統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人心之本然。卽天理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天理也。只爲後來私念雜念。習心習氣。如富貴利達色食嬉遊之類。污染引誘。使此心馳奔逐放。事事



離本。念念交物。無須與停息澄清。遂致本來天理。埋沒銷鑠。竟不知本心爲何如。縱一時感動。亦僅石火電光。隨發隨消。眞如孟子所云。梏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與禽獸不遠矣。……必須整齊嚴肅。默坐澄心。使一切塵想客慮。消散無有。只有本來公平正大。渾渾融融氣象。隨時隨處。無有妄念。靜時敬靜惺然。動時亦敬靜惺然。飲食睡夢。行止坐立。亦敬靜惺然。歷得五十日。半月一月。不專靜坐。皆是如此。此所謂體認天理。此所謂涵養未發之中。到此地位。天理昭著。卽是仁體呈露。一片生機發見。有本領可依据。正好下工夫保守。……故我輩今日。須要識得天理。靜坐以養之。是下手入門要着。此則又直認性爲心。走入陸王之室而不自覺者矣。

與止泉同時治朱學。而議論適相反者。則爲王白田。

王白田。名懋竑。字予中。寶應人。與止泉有姻誼。生于康熙七年戊申（一六六八）。幼聰穎。九歲能點閱史鑑。年十八。縣試拔第一。四十一。領鄉薦。年五十。舉進士。康熙六十一年。授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奉特旨進見。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書房行走。旋以母憂歸。白田治學。專宗朱子。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于疎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旨。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絲毫無遺。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其於書也。謂伏羲書出于壁藏。朝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据史漢儒林傳所叙。以正書序衛宏序所言之僞。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于朱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發其例。疑當載今文于前。別載古文于後。如臨川吳氏叙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

不待別白而可知者。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多。大都刻者于叶韻略不點勘。其改竄刪削。率以意爲之。而或者乃誤其譏于集傳。蓋失之不考集傳序。至若禮與通鑑。一遵朱子之言爲斷。著有朱子年譜。朱子年譜攷異。朱子治學切要語。白田草堂存稿。讀書記疑。皆所以發明朱子之學也。尙有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等書。未刊行。卒于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享年七十四歲。

白田在當時。以精朱子之學受殊遇。而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亦稱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勦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真考亭功臣。然止泉與之論朱學。則格格不相入。止泉文集有與王子中書十通。皆商討朱學之語。書二云。老兄以不得靜坐爲慮。据弟愚見。當有日課。早起略靜坐。讀書。整理家務。力從節儉。立一成規。逐日如之。書六云。南軒先生自聞朱子未發持敬之說。深以周子主靜爲有味。用力於敬靜者數年。二十五卷答伯恭。曲爲寫出。極可玩味。老兄胸中道理。積累已多。主靜涵養。正不可緩。伏望留意。（此書作于雍正八年庚戌。止泉六十二歲。白田六十歲。）似白田於主靜一邊。未常精密。故止泉屢作書規之。至止泉未卒之前一歲。猶有書與白田論朱子涵養未發之旨。其書曰。因念去冬曾以涵養動靜一書請教。未蒙印可。茲略再言之。夫朱子聖學。主敬窮理力行三者。齊頭用功。未嘗缺一。而尤以主敬涵養爲先。以知行爲主。前朝數百年學者。多以朱子爲道問學。故於主敬涵養工夫。略知一二。未盡深造。凡其淺深曲折次第之故。皆無能領會其蘊奧。朱子教人主敬涵養之訓。詳矣。盡矣。……誠能從博聞強識。躬行力踐。統會于宥密深靜之中。積累涵蓄。存省工夫。無間動靜。而必以無欲之靜爲主。功深力到。萬理溥澈。則當未有感觸之時。此心澄然。天理具在。儘有意味。愈涵養。愈深沉。卽應事接物。此心此理。仍是靜時氣象。此朱子中年晚年。深有望于朋友及門。諄諄懇懇。見于文集語類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老兄深加玩味。熟讀精思。收斂涵養。不可時刻放寬。病痛之餘。一線之明。不敢自隱。惓惓以獻老兄。其深有意焉。今攷白田存稿卷十一卷十二。有答朱湘淘書四通。於止泉之說。未以爲是。覆書論難。以爲朱學主敬不主靜。王子答朱湘淘書云。累承手教。喻以主靜之指。……弟少小時。亦嘗讀洛閩之書。……略有窺于立教之指。似與長兄所論有不盡合者。……夫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靜則必動。動則必靜。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爲

靜。猶靜之不可以爲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矣。……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則未嘗一言主靜。大學章句言敬以直內而已。（廖子晦錄主敬夜氣一章可見。詳觀集註亦無此意。）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尤爲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已發未發說。作于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說。其與何叔京林擇之石子重胡廣仲諸書。多主此意。考其時皆在壬辰癸巳間。至答南軒書在三十二卷之末。與已發未發說同時。其中多未定之論。……甲午乙未以後。則不復主此說。……朱子亦言周子之意。大抵以靜爲主。而教學者必舉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則其不主周子亦可見矣。

其後止泉復有書論辨。白田逐條駁覆。疑其未當者十條。蓋在止泉既歿之後。今止泉答書。止泉集中不收。恐已散佚。其略見于白田重答朱湘淘書中。大意謂此湘淘兄之絕筆也。其生平學問具見于此。而其所差誤亦在于此。南軒先生有言。諸君子待因有所見。遂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意。皆不可入。故未免有病。湘淘蓋未免有此。此書作于壬子五月八日。其時湘淘病已劇。而余亦病。故不及作答。而湘淘已卒于六月十九日矣。歷今五載。湘淘墓木已拱。而余日益老病。荒蕪昏忘。於學問無分寸之進。何能復究此事。顧念其中有不可不答者。乃仿劉孝標重答劉沼書例。復爲申言之。力辨止泉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其後又與朱宗洛四書。反覆辨之。

朱宗洛者。止泉之子。名光進。少承家學。又從白田游。白田與之書。云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又云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卽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于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以主敬也。至於靜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

也。今按主敬主靜。所爭甚微。以時言之。則靜對動。以心言之。則敬貫動靜。朱陸當時實下體驗。皆有此一段工夫。是則止泉所謂涵養未發者。謂之偏墮于尊德性一邊則可。謂爲非朱子之教也則不可。然白田所以必與之爭者。其因有二。一事。宗朱學者。必尊朱子爲集聖學之大成。而自陸王爲異端。苟言主靜一邊。未免與陸相混。二事。白田治學。蓋偏重于道問學一面。而于主敬涵養工夫。尙未做澈。何以言之。白田答止泉書中。有云。書云。自己身心無所安厝。其言切中懸竑之病。不惟未嘗從事于敬。卽靜坐入門一段工夫。亦未有分毫得力處也。又云。愚于學問。全無知曉。鑽穴文義。略有所窺。豈特少涵養一段工夫。卽求放心工夫。自度當從此入手而苦未能。是白田明道其入手工夫爲道問學。而未嘗從事于尊德性。朱子自言有居敬窮理兩路。又言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而白田之言朱學。僅發揮窮理一面。於靜字一邊。深諱不著一語。是仍守門戶之見。彼二人者。一重問學。一重德性。各得朱子之一偏。此止泉譏白田。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明其蘊。且以心學爲諱。是無異於藉寇兵而資盜糧。而白田諷止泉。自以爲宗朱子之學。反墮入陸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爲陸王所笑者幾希也。

白田生平用力。則在朱子年譜一書。其子箴聽所爲行狀。稱其蓋積二十餘歲四易稿而定。其書大意。亦承陳建孫承澤之緒。而考訂精詳。特過之。其宗旨在發明朱子之學爲窮理致知。于涵養靜坐收斂等字。特加駁辨。摘錄朱子文集。依年編次而證明之。其結論恰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相反。其考朱子爲學次第云。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歲時。同往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于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時地節。於是改從程子。而于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卽有意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二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

不動心畧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爲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于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今考朱子文集語類中。並不諱言靜字。如荅吳伯豐書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當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于文字上作活計也。是朱子固不專于文字上作活計矣。特朱子之意。以靜不可以統動。故揭敬字以夾持之。其荅張元善書云。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将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二者之間。自無間斷。朱子之所以如此說者。特恐靜坐之流入禪也。

白田之不以主靜爲然。以其近于陸王也。是以尊朱子。不得不先斥陸王。陸王之所輕。而朱子之所重者。道問學也。朱陸之所同者。尊德性也。白田將有以推尊朱子。壓倒陸王。故不得不撇開尊德性方面。而專就道問學一邊說。既於玉山講義考。朱子荅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記朱子年譜正訛後。題四書或問小註前。偶讀私記。荅朱湘洵、喬星渚、朱宗洛諸書。以辨正其是非。復備考朱子文集。繫入年譜。今按年譜以體例所限。僅收朱子五十以後論學書五六十首。無以定朱子晚年思想也。又輯朱子論學切要語以副之。其書選書禮語錄。依年編寫。惜其稿未成。尙有缺失。然就年譜考之。亦多迴護之語。如朱子荅陸子靜云。所幸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此明明自謂向尊德性上用功。而白田云。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發。(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朱子年譜考異一。)豈朱子既與象山爭辯之于前。而復自謙于後乎。

又朱子荅劉子澄書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輟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丙子朱子年五十七歲。)此朱子自覺其有向外浮泛之弊。方別尋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並非爲子澄說也。白田考異曰。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

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功夫也。此以朱子自道謂專爲子澄言之。頗爲牽強。且前書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前日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豈得謂此處前日看得不切。亂道誤人。亦爲子澄乎。錢穆氏曰。白田謂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語氣特譏指象山。不知象山講學。正如朱子此書所謂聖門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語言文字外別有用心處。正是用心于日用倫常。並非以不言不語爲用心處也。然則白田此等處。仍踏穆堂所譏未讀陸子書。亦未細讀朱子書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九〇頁。）余謂此等處白田未始不知。特故爲此說。以使朱別于陸耳。

又丙子朱子有荅潘恭叔書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于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白田說之曰。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然朱子若向來並不先後緩急倒置。則可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何必云於緩急先後之間。不覺有倒置。以此自艾。又以誤人不少自悔。此明明朱子自悔以與人。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何關乎。

又辛亥荅吳伯豐書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時朱子年六十歲。）白田考異云。此云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之。末云欲賢者更于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不知朱子晚年固嘗教學者以尊德性爲主。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已過。悔艾刻責。情見乎辭。不獨此書爲然。卽若荅項平父諸書。皆以反身用力爲訓。而白田輒指爲伯豐言之。是豈朱子之意乎。

嘗攷朱子晚年。教人體認本原工夫。尤爲親切。紹熙五年甲寅。朱子年六十五矣。呂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朱子辭不

獲。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所謂玉山講義是也。文云……此章之言（滕文公）。雖甚簡約。然其反覆曲折。開曉學者最爲親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覆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細巨。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工。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監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于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于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李果齋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所謂指示本體者。蓋發明性之本體。而令學者于道問學尊德性合一用功耳。白田辨之曰。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荅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性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朱子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年譜考異卷四）而文集卷又有玉山講義考。以辨李說之謬。其于朱子性體之說。不著一解。僅云其歸宿處只在于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不悟指示本體。非獨陸學始然。自孟子已發之。朱子此文。不過推孟子之意。重爲學者發明之。若謂朱子僅爲說性善之地頭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此不可察識一邊。朱子何必教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著實功夫始得乎。且朱子謂涵養進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飛行者。信如白田之言。豈非廢其一乎。講義之言。固不主徒向心中識認。亦並不謂只須從外面求。是分明就道問學尊德性兩邊言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語不理。正如白田所謂明白無疑者。而白田必抹去尊德性不理。殆勿如朱子墮一邊之譏乎。

朱子文集。答學者之問而作。道問學之語居多。語錄爲訓門人之語。指示涵養之處居多。白田既走向道問學一邊。故信文集不信語錄。于語錄云。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卽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朱子語類。十倍于程

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此與止泉信語錄不信文集。恰成一相反之狀態。此又學人之所當知也。今考朱子年譜。以文集爲主。語類不錄。至朱子論學切要語。亦僅輯語錄數條。夫同爲朱子遺教。一錄一不錄。勿乃自相矛盾耶。

抑年譜一書。其疏略未備者。尙不止語錄一書。四庫提要謂其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故于學問特詳。于政事頗略。如淳熙元年劾唐仲友事。後人頗有異論。乃置之不言。又如類編小學既據文集定爲劉子澄。而編類綱目乃不注出趙師淵。楚辭集註本爲趙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至于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于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亦似有意諱之。陳蘭甫亦謂王白田朱子切要語。專爲排斥陸王而作。（嶺南學報四卷一期汪東衍陳蘭甫年譜。）夏心伯述朱質疑。於朱子年譜亦多所彈糾。云……王編修懋竑所輯年譜。世稱善本。……於大節目可商者尙多。……朱子幼孤。稟學于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雜禪。故朱子十五六歲時。卽出入于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歲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歲。始受業于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經傳泛濫于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爲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于是改癸酉爲初見。而移受學二字于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游十年。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與朱子之學問大有關係。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簣後始出。雖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乃王氏……斷非朱子之作。此與朱子著述大有關係。當攷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西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最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深知浙學之弊。故年譜于淳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辨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也。至于江西陸氏之學。自淳熙二年與朱子會于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屢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于淳熙十二年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于十二年。卽以爲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



起算。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卽浙學也。浙學之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意之所在。此于朱子之議論大有關係。當攷訂三也。遷章齋先生墓。……此于朱子之孝思大有關係。當攷訂四也。李文愍（名默）爲姚江之學。年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爲私家言。則于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刪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死于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立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于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爲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于年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于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僞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年譜。爲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僞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服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爲吾道之累。當攷訂者五也。由此五端。可知白田年譜之作。尙未盡善也。吾嘗見清李元祿朱子年譜綱目一書。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做編年記載體。提其大綱。詳其節目。系于各年之下。其或年歲無攷。或年歲不同而與事相例者。亦因類以見。雖考證之語甚少。然可以按年檢閱。而得見朱子終身議論行事之本末。全體大用之極致。其體例固甚善也。元祿。字涵萬。是書成于嘉慶丁丑。在白田年譜之後。其態度則較白田爲平正。惜其書不如白田之譜流傳之廣也。

由上所論。白田雖以治朱學名家。其於朱子。亦僅得其偏而未見其全也。以白田與止泉相較。止泉自偏重于主靜涵養。白田自偏重于讀書攷索。止泉由語錄入。白田由文集入。此其大略也。以二人之見解論之。止泉考索之綿密雖不如白田。然謂朱子爲守尊德性之說。實非無見。而白田徒以道問學立說。識解終未密達。門戶之習仍未捐除也。是以二人雖同治朱學。皆得其一偏以相紛拏。苟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衡之。則二人可謂無謂之辨論矣。蓋清代學術。至李黃孫顧之後。已趨入考證之途。義理之學不昌。止泉雖以涵養推朱子。其說仍自共學山居得來者爲多。白田終身篤守朱學。欲爲之闡揚發明。用力之勤。固可以超邁儕輩。然尙未能參透性理之精義。充其學之所至。不過爲朱學作考訂之功臣而已。而況考證尙有未盡確者乎。此所以以考證求義理。其學終難遠紹前賢也。

# 關於日記

日記是美文的一支，它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別的文學作品都是預備寫給別人看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別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寫別人的事情，日記則完全記自己的言行思想。寫述非常自由，用不着顧忌甚麼，日記是赤裸裸的自傳，是一種最個人的文學作品。

在新文學中，日記之開始被人重視，似乎不能不推源於周作人先生日記與尺牘那篇小文，作家之記日記固然未必是由於周先生的鼓吹，但是文藝雜誌上刊載作家的日記，卻不能不說是多少受周先生那篇文章的暗示。陶亢德先生也會在文藝雜誌上發表過勸友人記日記書一文，勸友人書在刊物上發表，大概是希望非友人也受一點影響。

郁達夫說：「日記文學是文學裏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日記的寫作是非常真樸而自然的，它的內容，完全是來源於實際生活的體驗。因此日記只要記敘真實，不虛飾，不雕琢，自然成爲眞美的文章。

寫日記的動機和寫其他文藝作品的動機不同，這種動機可以說完全是一種習慣。憑着這種習慣，每天晚上臨睡之前，隨意寫幾

句，把一天的行事思想作一個大略的記錄。因爲日記不是預備給別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飾，辭句不必連貫，思想也無須虛僞，日記這種東西，當作者正在繼續寫的時候，只是對於作者自己已有價值，在作者死後，被人發現，視爲作者的文學遺產，而印行，它才成立了文藝的價值。

寫日記的目的，第一是備檢查，如某日曾做某事，某日天氣怎樣，某物購自何處，價值若干，諸如此類，只要寫上日記，一查便知。第二是助修養。讀歷史可以得到鑑戒，日記是自己的歷史，赤裸裸的記着自己的行事，隨時檢閱，可發現自己缺點之所在。此外還可作練習寫作的基礎，在學習寫作的條件中，多作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日記是每天寫的，最合乎這個條件。日記除自己以外，不豫想有讀者，寫作非常自由；所寫的文都是自己本身的經驗，容易寫得正確明瞭；故一般人都認爲記日記是學習寫作的切實手段。英國文豪司梯芬孫自己說他成功的階梯是從日記練習開始的。

託爾斯泰完全把他的日記冊當作備忘錄用，他每天把他預備要寫的論文材料和小說結構都順序分段記錄下來，以爲應用時的參

止 岐

考。曼殊斐兒則純以一個女性藝術家的態度忠實的記錄她的文學的感想和她的肺病時期的心理。喬治桑的日記則完全是熱情而忠實的戀愛苦之自白。他們對於寫日記的目的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爲自己而記的。

我們每天的見聞，行事或感想，就是日記的材料，不過我們日常生活，普通平板單調者居多，如果一一照樣寫記，既不勝其煩，又毫無趣味。所以寫記和選材的方法，不得不力求簡潔，把認爲值得記入的幾件事扼要寫記，把平板的例定的事件一律捨去。這樣，既不致把該記的要事遺漏，且能保持着每天記日記的好習慣。

日記的體裁，約有兩種：一是排日記事的，一是隨筆式的，但是排日記事的當然是日記的正體。日記的種類甚多。商人之商用日記，醫生之診斷日記，主婦之家政日記，和普通所謂日記之目標大不相同；前者實用分子較重，近乎應用文，後者實用分子較輕，近乎普通文。普通之日記包括事務，感想，趣味等複雜的成分。因作者之種類，所輕重又有不同；學生的日記中事務分子較少，文人的日記中趣味分子較多。

日記文的寫作，已經在世界文壇上收獲了良好的結果，德國文豪歌德最能感動萬千青年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國近代文學之權威者魯迅的狂人日記，以及許多真樸自然的日記文體，在文壇裏開着無數美麗的奇葩。

日記文學之所以感人極滿，正因爲它是真情的流露，是渾樸無垢的白璧。日記的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要作好日記，非體會吟味實際生活不可。所以從日記去學小品文很適當。

日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爲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

### 附 記

日記就是未成熟的不成片段的文章。

好的文章不是拿起筆來立刻可以寫成的。必須在平常的日子蘊積許多意思。搜集許多材料。然後作文章的時候可以拿來運用。這就要靠平日的寫日記了。

日記不但是記每天所作的事。實在也是一種隨手簿錄，其體裁原沒有一定。在記的時候不妨就興之所至。而別人看的時候亦反而可以生出參差錯落的美感。愈是不經意之文乃愈有意味。前人的日記也有很鄭重而確是預備寫給別人看的。如越縵堂日記便是。然而在他也無非是著作的材料。因爲他沒有著作。所以即以日記爲著作。又當時沒有雜誌。他的日記也頗有個人辦雜誌的意味。他的注意當代史料以及褒貶人物發抒感慨即等於現在的辦雜誌。所以日記可以算個人的雜誌。而雜誌也可以算衆人的日記。

本刊很想提倡登些日記。例如上期所登的訪殷虛記即其一種。也想搜羅些前人未披露的日記。近來所登的粵輶日記亦其一種。不過希望種類要多些。無論記事實談學問寫感想都可以刊載。止岐君這篇短文。恰合我們的意思。青年讀者諸君如有好的自作的日記見示。極爲歡迎。

專載

沈文定粵報日記 下

十二月初一日。飯後解纜。宿花地。

初二日。七十里黃鼎宿。

初三日。晴。五更乘潮放舟。八十里三水縣宿。縣尊周菊軒(爲楨)接。見。袖吏部文(十月二十四日)面交。拆閱知十月十九日內閣抄出十六日奉旨。禮部左侍郎著沈桂芬補授。其未到任以前。著吳存義兼署。欽此。周送硯一方。星巖白石酒盅一枚。贈以聯扇。

初四日。雨。七十里蘆包汛宿。

初五日。晴。八十里過大燕村。十里宿。

初六日。晴。四十里宿清遠縣。縣尊俞印文元接。見。游擊常印秀來。見。二處遣人持柬回拜。

初七日。上午晴。飯後雨。八十里黃洞宿。

初八日。晴。西北風甚。五十里小樟宿。距英德城尚有七十里。

初九日。陰。五十里游書汛宿。

初十日。陰。二十里英德縣。縣尊陸小舟(景清)未來見。四十里宿皇甫港。

十一日。晴。連日西北風。六十里星望汛宿。

十二日。陰。五十里大巷口宿。

十三日。無風微雨。八十五里孟州驛宿。

十四日。晴。無風。五十里曲江縣。時方未鐘。撫台耆九峯兄(齡)率南韶道方子珍前輩(潯頤)先在馬頭。樓上寄請聖安。茶話片時回船。府史蘭溪(樸)縣施介臣(紹文)同年陸續見。又局委員沈(亨惠)南雄州判沈(廣揚)並府經司獄縣丞典史以次見。

十五日。雨。借福陔兄上岸。至撫道府縣鎮台各處。回船早飯。中丞遺羅姓家人來封摺。安摺用三分。先慈安皇太后。次慈禧皇太后。(俱寫懿安。)次皇上。封拜後。即託耆處摺弁。(林森鍾天佑。十六日月摺便。)借中丞印印花。旁寫借用廣東巡撫關防字樣。(摺中不必提及。)奏事處咨文上印亦然。另有該弁護牌一張。均填家人沈貴名。摺弁茶儀參拾元。到京後囑其將摺並另有家信一件併交。宅中再送其代茶四兩。撫署代辦奏事處咨並護牌賞書吏茶資四元。其家人先謝四洋不受。後贈衣料小刀亦卻。僅領一扇一聯而已。晚至子珍前輩處赴席。中丞來不值。

十六日。子珍前輩來。府縣暨沈印廣揚來。均見。餘則親到或遣人送行而已。飯後開船。三十里買場宿。

十七日。雨。四十里王家村宿。

十八日。陰。四十里常來宿。

十九日。陰。十五里樂昌縣。縣尊裴品三(金)接。見。送。換漁船二只。雙船三只半。開三四里宿。

廿日。陰雨。岐門嶺宿。(六十里。)

廿一日。陰雨。五十里宿。距韓溝尚有十里。

廿二日。陰。十里至昌黎廟(即韓龍)。上岸拈香報謝。六十里平石。上岸宿行館。行李及下人並轎換單船六只。由水路至宜邑。未至平石之十二里。山峯有似雞形者。俗名金雞嶺。

廿三日。晴。用兜子(一名九條龍)。三十里至湖南宜章縣宿。縣尊雷竹庵(壽南)見。

廿四日。晴。午後單船到岸。起行李。裝包槓。連鋪蓋馬鞍共二十四拾。

廿五日。雨。五十里良田宿。起身太遲。到館上鑿久矣。

廿六日。雨。四十里郴州宿。州尊馮印汝葵見。千總教官吏目均見。

廿七日。雨。上船。(小麻陽一只。小撥二只。)五十里西溝洞宿。距瓦窯坪三十里。

廿八日。雨。八十里宿。其地有釐金局。距永興城四十里。

廿九日。雨。四十里永興縣。縣尊唐平江(景濤)見。送。換二號麻陽船。前所坐係四號。改作轎船。共用大小兩船。十餘里觀音堂。又卅里宿。

三十日。大雪。五十里清水鋪。遇王漁莊同年。遂停橈度歲。

壬戌孟陬朔。晴。六十里耒陽縣。縣尊汪(時潤)見。典史雍(元昉)見。雍即陝西候補同知名載慶子也。

初二日。陰。飯後開船。七十里早博宿。

初三日。陰。午後大風。九十里宿。距小江口尚有十餘里。

初四日。陰。一百二十餘里泉溪市宿。

初五日。陰。六十里耒河口。十餘里至衡州府城。卸任衡陽縣林(廷軾)衡陽縣劉(鳳儀)清泉縣陳(寶善)先後見。府尊唐(逢辰)見。副將蘇(彰阿)遣人來。亦遣人持帖往。并至一府三縣謝步。道馮印崑無來往。五鐘放棹。仍至耒河口宿。

案耒河口內河道。係廣西至湖南路。至此歸併一河。過衡山後即爲湘水。

初六日。立春。陰。一百四十里雷卡宿。

初七日。晴。十里衡山縣。縣尊俞石年(鴻翰)見。浙江庚子解元。丁未前在京會相過從。元名承德。號少軒。筆下甚佳。屢困公車。於咸豐二年大挑至楚南。十年於茲。未補一缺。譚次述其兩充鄉闈分校。榜首皆出其門。似尙得意。足見文興之素豪也。典史卜世昌見。四十五里油麻田宿。

初八日。晴。度歲以來。惟元日卯辰巳刻旭光透露。餘俱陰。七八兩天。暄暖十分。俗云七人八穀。可爲民和年豐之兆。一百五十里銜食宿。

初九日。晴。七十五里湘潭縣。縣尊羅才衍未見。黃茅巡檢姚(家勤)見。六十里東岳港宿。順風。氣候頗暖。大有春

意。

初十日。晴。三十里長沙省城。登岸至行館。

十一日。晴。偕福陔兄拜當道並兩書院山長了伊輔前輩何子貞前輩。晚至菁夫人處談。(寓小東茅巷。)

十二日。晴。下午赴次山前輩蘭岩同年之招。

十三日。陰。五十里白若鋪尖。五十里菁鄉縣宿。縣尊張柏軒同年。進省未晤。典史吳印載熙見。撫毛寄雲前輩。藩

輝次山前輩。臬倉少坪前輩。糧鄭錫侯前輩。鹽李玉階同年(明輝)。學台白蘭岩同年。均在城外。船中寄請聖安。

十四日。晴。五十里滄水鋪尖。(益陽家人甫到。未及預備。)(四十三里益陽縣宿。縣尊周印汝珩。進省未晤。縣丞張印

銘見。

十五日。晴。三十里迎風橋茶尖。三十里龍潭宿。龍陽縣尊于印象謙。

十六日。晴。三十五里小塘茶尖。三十里龍陽縣。縣尊于印象謙典史劉接。見。

十七日。陰。二十里昌港茶尖。(龍陽。)(六十里武陵縣宿。縣尊孫印翹澤同知舒印齡接。見。協台祥印慶。提台周印寬

世。均差人來。亦遣价去。並至舒孫二處。寄菁士信交縣。府桂昌進省。

十八日。陰。城外提台周寄請聖安。協台以下武員四五人並同知縣均送。二十里茶尖。四十里大龍驛宿。路不大。(武

陵。)(此地換扛夫。轎夫不換。

十九日。晴。三十里鰲山略歇。三十里清化驛宿。(澧州。)

二十日。晴。三十里東山鋪茶尖。三十里澧州宿。岳常澧道萬印啓台州廷印桂史目劉印伯齡接。見。又陸星農來。隨偕

福陔兄至萬廷陸處。並拜同門張堯民印元熙。同年王印宏謨。見。送。

二十一日。陰。六十里順林驛宿。(澧州。)(巡檢曹(繼升)接。見。道州送。

二十二日。晴。四十里章江驛尖。(入湖北公安境。)(四十里過渡公安縣宿。縣尊雙印慶接。見。即在署中。送。

二十三日。晴。四十五里孱陵驛尖。(公安。)(四十里過河。對面太平口。到江陵城尙有三十里。轎夫滉舟子多放十餘

里。(本係順流而下。)地名燒酒窪。到城不過十里。縣尊徐有年接至太平口對岸。茶尖地方。尙有巡檢一位。府唐際盛道粟耀差接。徐本在太平口一帶查估隄工。將軍未來往。

二十四日。陰。大風。五十里十方舖(荊門州)自尖。四十里建陽驛宿。(荊門州。)

二十五日。大風。下午雪。五十里園林舖尖。(荊門州)四十里荊門州宿。州尊牟印嗣龍。

二十六日。晴。六十里石橋驛尖。(荊門州。)

二十七日。晴。四十五里新店自尖。(宜城。)

二十八日。陰。下午微雨。三十里小河口尖。(宜城)六十里樊城宿。襄陽縣沈印清鑑。

二十九日。陰。收拾行李。縣尊及府尊吳印嗣仲先後來。遣人持柬渡江回拜。

三十日。陰。僱定三套車二輛(每輛三十金)。傍晚裝車。

二月初一日。陰。三十里葉家店。三十里留遠驛宿。(襄陽。)

初二日。晴。三十里新店舖自尖。(新野。或云四十里。)

初三日。陰。六十里瓦店尖。(南陽。)

初四日。晴。六十里博望驛尖。六十里(或云七十)裕州宿。州尊覺羅榮泰見。

初五日。晴。六十里保安驛尖。(葉縣。)

初六日。晴。三十里葉縣尖。縣仍秦茂林。接。見。送。六十里襄城縣宿。縣尊仍錢(增鴻)。接。見。託寄其令姪庶常

(東商)信銀。聞捻匪出巢後。由杞縣至通許。並到尉氏城下。明日應住石固驛(長葛)。其地距尉城不過百廿里。人心甚

惶惶。擬明日暫住。靜聽風聲。

初七日。晴。晨起聞北去之車。未走十餘里。陸續折回。探問賊距石固不過四十里。是又往西竄矣。遂定見改道邲汝

。由洛陽孟津孟溫武陟。繞至獲嘉新鄉。歸大道走。亟催夫馬於午刻登程。三十里略歇。又三十里邲縣宿。縣尊陳印桂

芬見。賓至如歸。較大路上覺情意懇至。



初八日。晴。五十里自尖。四十里汝州考院宿。州尊舒印亭熙。州同陳(紹奎)吏目把總俱接。見。送。

初九日。晴。六十里臨汝鎮尖。(汝州。)三十里白沙鋪自宿。(洛陽界。)

初十日。陰。三十六里彭泊自尖。十四里過伊水登岸。卽伊闕山。又名龍門山。上有廟。石龕三。所謂龍門三龕是也。碑已剝蝕。地頗幽潔。僧亦不俗。茶憩片時。里許到龍門鎮茶尖。二十五里渡洛水到府城宿。府尊安(奎)縣尊張紹瑛通判張桂見。按伊闕山對面爲香山。中隔伊水。兩岸懸崖。鑿洞無數。中皆佛像。唐蹟也。香山亦有廟宇。可供游眺。

十一日。晴。五十里夏活鎮尖。(孟津)縣尊王印雲漢。不換夫馬。二十五里渡黃河。十五里孟縣宿。縣尊葉印世槐未見。典史朱印蘭馥見。

十二日。晴。五十里懷慶府城尖。府尊高(偃)縣尊周(仁壽)接。見。府經陳(必受)典史姜(澤周)鎮台牛(浩然)均未見。

前府尊張印景蕃見。送。

十三日。晴。三十里郭驛尖。(武陟。)縣尊李印德坊三兄(滋園先生令似)。離城尙七十里。五十里修武縣宿。縣尊孔印繼仲(癸卯)典史把總均接。縣見。送。

十四日。晴。五十里獲嘉縣尖。縣尊文印玉接。見。送。五十里新鄉縣宿。縣尊丁(世選)接。見。晤景劍泉兄。(渠由衛輝考懷慶。)暢談甚洽。

十五日。晴。五十里汲縣尖。縣尊仍尙(國鈞)接。見。府未來往。五十里淇縣宿。縣尊林(大木)見。送。

十六日。晴。風。六十里宜溝尖。(湯陰。)廿五里湯陰縣岳廟茶尖。縣尊何印鼎。四十五里安陽縣宿。府尊仍孫子珊前輩。縣尊金同年印寶符(癸卯)。均未見。遠帆已進省。悵悵。

十七日。晴。四十里豐樂鎮尖。三十里磁州宿。入直隸境。州尊仍玉簡。(午後遇謝恩摺弁。知摺於正月廿四遞上。廿七發下。渠等於二月初九出都。

十八日。陰。二十里杜村坡自尖。已刻狂風大作。輿夫幾不能舉步。五十里邯鄲縣宿。縣尊胡印承頤接。見。

十九日。晴。四十五里臨洺關尖。(永年。)縣尊謝(恕)。七十里邢台縣宿。縣尊榮誥(癸卯副榜)見。府尊宋印嵩慶遣

人來。

二十日。晴。六十里內邱縣尖。縣尊梅印宗望。六十里柏鄉縣宿。縣尊張印映樞。

二十一日。晴。五十五里趙州橋尖。州尊陳(鍾祥)。四十五里欒城縣宿。縣尊馬(河圖)。

二十二日。晴。六十里正定府尖。府尊徐(鏞)縣尊錢(萬青)見。四十五里伏城驛宿。(正定。)

二十三日。晴。四十五里新樂縣尖。縣尊仍蘇(汝謙)見。途次遇貴州考官(五月鄉試)王小山前輩(發桂)倪逸帆(杰)兄。略談數語。五十里定州宿。州尊仍汪少安表兄。見。隨至署拜晤。夜中雨。不大。

二十四日。陰。定州北雨頗深透。六十里望都尖。縣尊鄭(兆同)劉(福齡)。三十里方順橋宿。

二十五日。晴。六十里保定省城宿。制台文(煜)藩文(謙)道錫(祉)府徐(志導)縣姚(煦)城守尉官(恒)均差人來。亦差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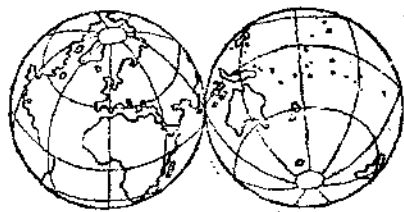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晴。五十里安肅縣尖。縣侯(國藩)。午後狂風似虎。肩輿幾不能行。三十里至故城鎮(定興)自宿焉。

二十七日。晴。上午仍風。四十里定興縣尖。縣尊錢(瑩)。午後風息。二十五里高碑店自宿。(新城境。)

### 海山仙館

冉

上期粵報日記言及廣東潘氏海山仙館。按海山仙館。夙有盛名。後籍沒入官。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五述其事云。「粵東墟商。潘氏最稱富盛。其花園名海山仙館。頗具邱壑。潘之裔名仕成者。者汰愈甚。後以欠國課不能繳。家被籍沒。園亦入官。此同治季年事也。園價昂。一時無人能購。乃用開彩法售之。共三萬條。每條銀錢三枚。數日即滿額。逮開彩時。為香山一蒙師所得。此人本寒士。以驟得巨產之故。恣意嫖賭。全園不能即售。則零碎拆售。先售陳設古玩器物。次售假山石。次拆門窗售之。次鐫樹售之。未一二年。余過其處。則全園已犁為田。惟頽垣敗瓦。猶約略可數。得彩之人。已潦倒死矣。又潘尙有佩文韻府板。則抵與山西某票號云。(或曰。海山仙館四字。離合觀之。適是每人出三官食六字。出三者。出銀錢三枚也。官食者。款歸官也。頗為巧合。)」亦一小滄桑也。



# 時 事 叢 記

美國一青年對參戰的意見 譯自美國論壇雜誌

A. F. MacLiesh  
復 光 譯作

現在學世都在注視美國的參戰問題。美國終算是今日最民主的國家，雖然許多「巨頭」和「大王」們在白宮幕後可以隨意的發蹤指揮，但民衆的言論却也佔着相當勢力。「美國要參戰」，「美國應該參戰」的呼聲我們已聽了許多，這裏是一篇與牠們相反的文字，痛快的是把「爲民主主義而戰」的口號攻擊得體無完膚。原作載美國論壇雜誌。作者自稱是一個有一妻一子的青年，當然是可以代表美國一部民衆的意見的。

我是一個正當軍事年齡的青年，如果美國國防或其利益遭遇危機，我是寧不待被徵而自願去抗戰的。但是我現在要盡力量所及去避免因少數人的感情而去參加任何戰爭。我愛英法式的生活而不喜德國或俄國式的。我不喜獨裁者的方法和道德。但是對外國政府的好惡，對於我，遠不及現代戰爭的恐怖來得真切。

如果我必須去戰爭，我的朋友，家庭，國家必須要受戰爭的慘禍的話，我們應該有一個好的作戰原因。然而最近我所見所聞的似並沒有好的原因在內。

顯然，許多人已經忘記過去的經驗而準備再為情感之故去跳一次火坑。我聽到一般人有系統的挑起國民的憤怒，但我懷疑他們到底爲了什麼。實在，在美國用不着再激發國民的同情心。美國國民對英法的同情心早已被激起了。我認爲現在一般作家和演說家應該集中心力領導民衆靜下來想一想。現在對我們最有利的是理智而不是感情。然而事實上美國到處充滿了煽惑性的演說，社論和漫畫。

很明顯的，現在期望最後參戰的「英雄式的」態度已經在國中逐漸得勢。英雄兩字在此也許用得不恰當，因爲我所知道的正當軍事年齡的人都不抱此態度，「美國參戰軍人」的立場也與此相反。易言之，上次曾經參加大戰的人

和本次將要走上戰場的人都是不懷這種態度的。

這種態度背後的情緒正如我們某大報紙所云：「希特勒曾經說過本次戰爭對他不是勝利便是死。其實本次戰爭也是國際正義和民主生活的勝利或死。」

自然，如果我們認爲英法若失敗，一切民主體制均將滅亡，那我們之距離參戰實已不過一間之隔。事實上，最近之測驗投票中，美國民衆已有百分之四十確切贊成此種意見。只要英法戰事再過幾次不利，我們就又將把人民和富源傾瀉於歐陸之上了。

我們這一輩青年很少記得上次大戰。當時有很多人售賣自由公債，吃褐色的糖。我們的長兄們有很多都因去保護民主主義而沒有回來。他們恨戰爭但却欣然隨着牠去毀滅。但我們這輩青年却從英國或德國的宣傳學得一點東西，關於秘約和外交手腕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威爾遜的十四條和民族自決原則及勞合喬治，克利孟梭等人對待那原則的方法。在大學中我們會把歐洲的歷史從一八一五年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和工業主義的開始追溯到現在。我們知道了魯爾的佔領，德國的通貨膨脹，和協約國對戰後德國共和國的行爲。最後我們更知道了所謂「了結一切戰爭的戰爭」所產生的和平結果仍僅能孕育新的戰爭。因此我們

認爲不應把同樣的錯再犯一次，尤其因爲本次戰爭的代價較上次要大得多。

我並不是說戰爭的代價和危險超過一切。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我並不主張以任何代價求和平。凡侵及我們主要權益的行爲都是爲我們作戰的充足理由——而且這種行爲不專限於侵犯領土，一切想要切斷我們的輸入，防止我們軍備的企圖都包括在內。換言之，假若我們必須爲民主主義而戰，我們必須先斷定是爲美國的民主而不是爲在一種口號的假面下的英法兩帝國主義。無論我們怎樣喜歡英法兩帝國的生活勝於希特勒的德國或斯塔林的俄國，若再費去重大犧牲而去捲入歐洲列強的政治糾紛終是極可怖的錯誤。

事實上古今的情勢都告訴我們：參戰只有捲入歐洲的政治糾紛，此外並無其他意義。最近英國飛機在德國散放傳單說英法與德國民衆並無仇隙，戰爭只爲國社黨。上次大戰後半期，英法也散放過同樣傳單表示如果德國民衆推翻軍閥，英法將歡迎德國回到國際的友情裏。其後，德國果然推翻了軍閥，成立共和國。法國對他們的熱烈歡迎竟是派一隻軍隊衝入德國，佔據了魯爾，盤踞了幾年。英國只在需要反抗法國時始幫助德國，而她之反對法國僅是因爲

戰勝後法國是大陸惟一強國。我所指明的都是事實，因爲戰爭是實際的把戲而現在有很多人正在用神聖犧牲的話來鼓動我們。

所以德國民衆站在街中讀到落下的傳單只有作幾聲冷笑。他們推翻了軍閥，但英法對共和並沒有較好的感情；他們又推翻了共和，然而英法對希特勒的感情更壞。

我很願意靜聽那些主戰者一述他們的理由。但我不要聽人們問我假若西印度羣島或伯木達島被德國拿去了，我將怎樣感想。若照那樣說法，英國每有戰爭，我們都勢不能不能參加，好幫助保全這些屬地。至若說假設德國戰勝，我們將不得不單獨與德國作戰，這更不成理由。我們不能只根據一些假設便參加一種可怕的現實動作。

我們知道上次我們自己所作之事。我們死了十萬多人。爲了什麼？爲戰債嗎？戰債已經作廢了。爲一種口號嗎？已經被出賣了。我們只看見了俄國的沙皇倒下而又生出了殘虐的斯塔林獨裁。只看見希特勒和國社黨的議會代替了德皇和一般急進黨，保守黨，進步黨，社會黨的議會。意大利有限的王權轉變成絕對的獨裁，同時英法一方面忙於包圍德意志共和國——就是那他們自稱爲並無嫌怨的德國民衆的政府——一方面又轉過身來向着我們，他們的民主

弟兄，好像把我們恨入骨髓。

我們變成了守財奴的歐洛克叔叔。他們百般責備我們之不加入國聯，但是當國聯的危機第一次到來時，只有我們提供了有效的支援，英法把一肩重任都交付了我們。

英法是不會僅爲他人的民主而戰的，但他們却不斷的來期望我們去援救他們的民主。他們眼看西班牙倒了下去，捷克倒了下去，最後爲波蘭而戰了，並不是爲波蘭之民主——波蘭並不是民主——而是因爲希特勒的權力危及了他們的帝國。其實他們並沒有錯，這至少是他們的自身利益，但並不是我們的自身利益啊！

英法兩帝國是不值得我們熱血與犧牲的，我們的經濟和奮鬥已久方得到的政體不值得爲他們而毀滅，不值得爲一種事不干己的口角而捲入無限的循環報復和仇嫉，他們的口角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而且與民主政體，獨裁政體等毫無關係，完全是爲了權利和欲望。

如果我們不顧一切堅執要爲人道和民主主義作一次神聖的十字軍，那麼請我們忠實的幹一下，我們將要在歷史中留下一個大國純粹爲理想而戰爭而光榮的滅亡的例子。要那樣，我們勢將與全世界作一決戰。我們在推倒希特勒和納粹政權，解放了捷克和其他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之後，我

們還須踢翻俄羅斯的斯塔林，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但這還並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仍要推翻壓迫異族的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土耳其。最後還有我們的朋友——英法兩大民主國。法國在非洲統制着幾百萬黑人，更不必提到安南，這些民族在法國政府內都沒有發言權，但服役却是有份兒的。我們也要打倒英國來解放印度，在印度約三千八百萬的英國僑民統制着三萬萬五千萬的印度人——等於全人類的五分之一，而這五分之一人類並不是甘心受統制的，他們也渴望着根據民主主義獲一點發言權。

將來上戰場的還是我們這一輩人。我們是不願意作戰的，除非確定是爲了本國的安全與幸福的緣故。難道只爲了一些僅會留在國內發表動人演說的人們的信仰與活動之故，便把這些青年送上戰場去受死嗎？將來也許有一天美國只有選擇戰爭，但至少我們爲什麼而戰這問題是要弄清楚楚的。

同時我們也不能閒居無事，我們要把國防充實到平時的最高限度，像荷蘭和瑞士，這纔是保持中立的方法。

同時我們可以毫不自誇的說，我們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但我們國中仍有很多缺點。如果把一半心力拿回來應

付國內的需要，我們是可以把她作成今日世界最快活的國家的。

同時請我們不要再談「使世界民主主義安全」的口號來互相挖苦了。

### 介於兩大之間的西班牙 譯自紐約時報

望 生

現在馬德里政府和報館中正在進行着一種不流血而與西班牙的三年內戰同樣激烈的戰爭。社會名人的客廳裏也隨着英法德三國的宣傳家分成兩條陣線。西班牙雖在西線千里之外，但她對雙方都是很重要的。她可供給協約國大批軍事原料——事實上她現在已經供給了一部分，同時，假若佛郎哥與德國接近，她可以利用法西接壤和海岸控制地中海及好望角兩航線的便利盡量與英法爲難。於是西班牙變成了英法德雙方絕好的宣傳戰場。就全體來說，西班牙人的思想傾向和作事動機是一種複雜的混合物。行舉臂

禮，抱全體主義的福爾吉派人與納粹政權極親近，而且很感謝內戰時德國給他們的援助。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情感又是純粹天主教的。無論何種政治學說都很難使他們和蘇俄携手。

西班牙與德國的商業已被切斷，爲了生活的貿易關係，她不得不與英法再接近。然而除了西班牙厭惡民主思想，怨恨英法對西班牙內戰的態度之外，西班牙是願意幫助勝家的。現在勝負固尚未分，但若德國得勝，西班牙至少可得法屬摩洛哥及直布羅陀爲保持善意中立的報酬。

如歐戰等到西班牙精力完全恢復之後方爆發，或者德國未與蘇俄結盟，西班牙對戰爭的立場將難於推測。但照現在的實況來說，西班牙政府已下令保持嚴格中立，不但嚴禁各報言論偏袒一方，而且公然強迫他們確用公正的態度來處理新聞。不過雖然如此，西班牙的報紙仍是親德的。德國大使館的宣傳部得戰前德國輸出貿易的補助，現用有館員二十名專門製造各種有利於德國的消息，如摩瑟史密特式飛機如何無敵等。德國的駐西記者居然向西班牙的同事們自由傳佈納粹的福音。

德意志新聞社現在實際等於免費供給消息。西班牙一時盛傳美國海軍部和紐約泰晤士報已經相信亞色尼亞號船

(the Athenia) 是英國自行炸沉的消息就是該社所傳出的。此外海通無線電則對一切外國大事逐一予以半社論式的解釋。至於希特勒送佛郎哥汽車一輛或德大使隨員聖誕節訪問馬德里醫院等事更是他們絕好的宣傳資料。

然而英法也正反攻，英法兩國大使館都有大批專門宣傳人員。西班牙報紙大都不刊載他們所發出的消息，但是英法方面却也設法使西班牙政府下令禁止各報把德國的消息拿來當作自己國外訪員的通訊發表。同時路透社，哈瓦斯兩社也義務的向各報供給新聞，不過很少被登載，僅最近有少數報紙派了幾名訪員到倫敦和巴黎去。此外英國正向西班牙名流之間散開傳單，法國則派遣一隊童子聖詩團，在福蘭吉始祖的安東尼墓前大唱聖詩。這些都是英法的積極活動，而且也不無效果。最近馬德里的著名報紙ABC報一天刊載了一張德國優等飛機的照像，第二天照像用公平的手段刊載一張英國的軍艦。不過報中對戰事的標題和解釋仍是接受德國的意見，而且西班牙報紙的選擇新聞也全是袒護德國一方。

在另一方面，芬蘭距西班牙很遠，而且很少往來，但俄國的侵略芬蘭却引起了民衆一致對芬蘭的同情。波蘭並沒有得到西班牙的支持，也許因爲有德國在內，不過馬德里

仍然承認波蘭大使。

假若英法對俄宣戰，斯塔林與希特勒的同盟真實出現，西班牙報紙是否將繼續責罵俄國，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雖然德國反對，西班牙是否至終將與英法成立商業協定，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其實，爲了避免商業交涉的決裂，西班牙並非不可以與一國同情而與另一國作貿易的。

奇怪的是福蘭吉派的青年份子平素對納粹極表同情，現在正率領一般實業家要求與英法商業合作，同時軍部方面也正要求西班牙應該利用她的寶貴輸出品償還德國在內戰時所給與的幫助以表謝意。

現在西班牙貴族和教會對戰爭的政策都沒有確定，大部還要看教皇和莫索里尼將來的態度來決定。佛郎哥曾主張各交戰國聯合起來，一致對俄。現在問題即懸於此。在她沒有解決之前，只好任雙方的宣傳家繼續在西班牙苦鬥去。



# 書林偶拾

## 希古樓金石萃編十卷目錄二卷

吳興劉承幹編  
嘉業堂刊本

是書劉氏跋云。王蘭泉金石萃編出。金石學始集其大成。其後吳荷屋瞿木夫陸紹文各有續補。蔚爲巨編。惟考古之事。後起者勝。豐岐芒錐之野。古道斷碑。時有發見。前人未見著錄之品。今皆手拓其文字。洵承學者之快事也。余先後搜獲拓本頗多。懼其久而散失。因收輯萃爲一編。凡已見前人甄輯者。悉屏勿錄云云。其書金文四卷。石文六卷。全做金石萃編鈎摹錄本。附以釋文。跋尾體製頗爲簡雅。自蘭泉萃編後。金石日出不窮。學者每思續補。若吳瞿及嚴可均三家宏編巨帙。未見傳刻。繆荃孫所藏碑拓。自周訖元。共一萬八千餘種。擬錄其全文爲藝風堂金石萃編。（藝風堂外集與鄭叔問書。）而以限於實力未得觀成。民國初年。會與烏程張鈞衡商定合撰。亦未就緒。近來金石著述總錄石刻全文者。惟陸增祥之金石萃編補正。旣爲劉氏刊以行世。又復自撰此書。彙輯新出金石。取蘭泉之書以爲名。規模自爲宏遠。惜其但以晉代爲限。僅附後燕劉宋石刻兩種。名實未能悉符。或係以漢晉石刻新出較多。所刊行陸增祥之書六朝唐宋石刻又已較備。因不再行輯錄歟。其跋又云。編中如漢魏石經及晉代諸刻前輩所欲見不可得者。此卽其書之精華所在也。他若石文中之漢袁安碑袁敞碑甘陵相碑延年石室戴氏畫像臨印父封記昌陽嚴石左表石柱宋伯望刻石子游殘碑上截晉辟雍碑成晃墓志荀岳墓志張朗墓志等皆近三十年出土貞珉之最著名者。雖時有傳拓。尙無人綜爲著錄。學者無拓本則不易得讀其全文。而拓本又非人人可得者。劉氏彙爲一編。雖無六朝以後者。其有益藝林已非淺鮮矣。未可循名以繩之也。若金文自阮吳以後。早已別爲專書。金石合編。本難賅備。且自奇觚憲齋以降。著錄金文已由鈎摹進爲影印。與傳錄碑文各

立封域。尤不必再踵蘭泉之迹。此書既襲用萃編體例。仍摹金文。然非全書之精蘊。金文四卷中以貞松堂集古遺文爲底本。選擇已自審慎。然亦間錄新器。加注藏家。對覈本書。異同自見。知其亦非純事逐錄者。若鼎類之靜叔鼎鬲之史頌鬲（顧子嘉舊藏）敦類之王□（馬旁著）二丙字）敦皆他書所無者。雖一經木刻。未能細辨。然足徵其左右采獲。石文則漢魏石經之較巨者。均已錄入。藉剗剔以廣流傳。具見表章古刻之盛心。而左表石柱引褚德彝跋石鈔墓志引吳士鑑跋皆爲學者所急欲先睹者。足以約省考索之力。惟不免小有違失。若延年石室出土四川巴縣。而以爲郫縣。左表石柱出土山西離石而以爲河南洛陽。鬱林太守趙君闕出土河南孟縣而以爲輝縣。至云先出之子游一石曾藏洛陽存古閣尤爲非實。以及諸石刻出土之地收藏之人。均未能備舉無遺。此關於著錄者。晉荀岳墓志誤以陰面爲陽面。（石四面刻。碑陽首行晉故中書侍郎穎川穎陰荀君之墓。第二行君以元康五年云云。碑陰岳字於伯云云。驟視之似應以記名字者爲正面。不知此志文例稍異。因標題有荀君之墓卽以君字爲起句。先記荀岳之卒葬。因詔書兩通詔有荀岳字。陰面篆其文卽云岳字於伯。下再回述其生平仕履也。）晉袁君殘碑當利里社兩碑釋文訛漏過多。此關於寫釋者。由劉氏久客滬上。新出之石多在北方。展轉拓致。時地傳聞未能悉審。而遂寫碑文視校讐尤爲難事。稍不留意卽可失真。蘭泉萃編已然。此書固亦不免耳。然其書究爲有裨於考古之學。刊行以來。流布尙未甚廣。介紹之餘。附著校語。用備讀者之稽覈。

（燕）

##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

清 蒲 松 齡 撰

民國二十三年影印本 一冊

蒲松齡先生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其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跡相。三借廬筆談謂其脫胎於諸子。不僅抗手於左史龍門。非諛詞也。案先生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淄川縣志謂先生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

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誌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

桐陰清話曰：「國朝談鬼說狐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爲第一。聞其書初成。就正於王漁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堅不與。因加評騭並書後一絕而還之。」考池北偶談卷二十六載小獵犬一則。末云：「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今所流行者。每附王漁洋曰如何。則其書確經漁洋目驗。蓋不誣也。

是本首載袁氏弁言。其略曰：「初時未有刊本。輾轉傳鈔不無譌奪。迨後刊本錯出。各有點竄。愈益紛歧。萊陽趙氏青柯亭本實開刊印之先。後出各本。雖弗能及。然亦互有短長。未可偏廢。歲辛未西豐縣長馮君子安。言先生志異原稿今在西豐。由其十世孫蒲文珊保存。因得借觀。擬釀金摘要影印。以存廬山真面。檢點所藏青柯亭初印本。暨廣順任氏新評初印本。又副以坊間通行之文登呂注本。同文書局石印鐵城廣百宋齋校正本。囑遵化史君叔仁詳加校訂。擇其改削較多。暨有漁洋山人評語。以及足證今本字句譌誤脫落者。得十四則。又選今本所無者十則。都凡四十四頁。付之影印。以餉士林。」然據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三期所載伯力塔斯社通訊。略謂蘇聯科學研究院遠東分院圖書館藏書。所收中國舊日稿本。具有特殊價值。而蒲留仙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最爲珍貴。另條又謂遼東西豐其裔孫蒲步瀛家亦藏有原稿本四函。遠東圖書館所藏者恐有疑問。按春在堂隨筆云：「此書世所傳本皆十六卷。王雲湖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略謂其書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喪失其舊。已亥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越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留仙真蹟。又刪異史氏曰四字。其評語亦不全。」據此知聊齋傳本。極爲複雜。此本既云借諸蒲氏之十世孫。似係原稿。遠東圖書館所藏。或其別本歟。是本末附史君全書校勘記。於刊本譌奪之處。多所糾正。可稱爲蒲氏之功臣也。

(鐘)

## 本刊徵文啓事

### 徵求關於庚子之役之文獻

鴉片戰爭起於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越六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有義和拳之亂與聯軍之入京。所謂庚子之役也。此役距今適四十年。推本溯源。與鴉片戰爭實一線相承。其結果則爲創源痛鉅之辛丑條約。而以後種種。復多與此役有因果之關係。撫今思昔。曷勝感喟。茲擬徵求關於庚子之役之文獻。如承賜教。登載後敬奉薄酬。略舉數端如下。

（一）北京一地。庚子前與庚子後。顯有變遷。如能就有形與無形兩方面。舉出翔實之比較。最爲有用。其有形者。如街道建築之興廢。服飾用

具之變更。其無形者。如職業風俗思想之變遷。任出一端。皆極有興味。如以原料見示。而不編成整齊之文字。亦同樣歡迎。一律致酬。

（二）關於此役未經著錄之一切遺聞軼事。及罕見之公私記載。並圖畫照片等。無論件數多少。均所企盼。當視其價值。酌定酬資。

（三）關於此役發生之遠近因。及其影響於中國政治、經濟、學術。暨國民心理、社會風俗之類。如能發揮宏論。自當按本刊投稿例。從優致酬。

中 和  
徵 文

凡應徵之稿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 義和拳

嘉慶實錄十三年七月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衆匪徒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善良。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云云。義和拳事始此。

## 唐代兌換業

唐會要。元和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卽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又十二年正月勅。泉貨之設。古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繪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按此官營兌換業之始也。中古以前。嗜欲未開。需要實少。故懋遷不盛而轉運無難。唐代鹽茶香藥之利漸興。錢貨之用乃廣。而兌換不可少矣。錢之用便於縑帛。而銀之用又便於錢。故始以用錢而繼以用銀。用銀本原於唐之交廣。蓋初亦專爲貿易香藥之用。孰意行之數百年。卒以國外貿易之故而仍歸廢棄。此中其亦有天意存耶。

## 物理

少日居里中。門之左塾。素置巨缸貯米。米將罄矣。一日黃昏臨視。缸中一巨鼠距躍欲出。屢躍屢墮。蓋缸滑不留足。又飽食身重不能騰踊也。亟覆以苫蓋。命取貓來。抱而投之缸中。乃貓甫入。負痛長號。遽竄去。更取夾炭之長剪。欲剪而斃之。則鼠緣剪以上。墮地瞬息逝矣。其後讀夷堅志有一條云。桐江民豢二貓。愛之甚。坐臥自隨。但日觀其食飢飽。暮夜必藉而寢。或持置懷抱間。摩手拊惜。出入戒婢謹視之。一日鼠竊瓮中粟。隨不能出。婢走告主人。主人喜。携一貓投於甕。鼠跳擲上下。呼聲甚厲。意伺其便也。久之乃躍而出。主人笑。又取其次。方投甕亦躍而出。庭有雛雞方戲。反遭搏而死。婢怒言吾待二貓甚力。今見鼠不捕。顧殘我雞。復何用。主人慙不答。而使借隣室貓至。窺甕爪婢衣不肯下。至破袖傷臂。鼠揚揚在中飽食粟。不避人。至於明日。婢不勝憤。將挺就擊。挺才入。鼠即緣之而上。婢驚棄挺遂脫。以三貓一婢而不能取一鼠。俾之得志而去。亦可謂黠矣。方歎天下事之無獨有偶而物理之不易窮也。夫貓非怯於捕鼠。彼亦知鼠之具必死之志而不可以力取也。鼠非不畏貓。彼亦知已處死地非舍身力鬥不可以生也。貓之智固通於人情合乎兵法。而深有契於爲政之道矣。人情不欲絕人之生。不欲犯險以圖不可必之事。兵法謹窮寇。戒合圍。爲政之道。亦要在勿使人鋌而走險而已。人稱萬物之靈。其實體物之精料事之明固有不如貓鼠者。

### 算籌

孔搆約經義卮言云。左傳杜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丁卍卍卍。或爲上上上。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卽其遺像。留侯發八難云。請借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丁之。七卍之。八卍之。故用四箸而足。此論極精。俗算碼字來歷甚古。卽阿拉伯數字。亦未嘗無相涉之處也。惟×應爲五而俗乃以爲四。不解緣何而誤。

## 乾隆中英商訟案

前清外交之失敗。論者多歸咎於不識外情。措置失當。此是固然。然在全盛之時。廟堂謨略。亦未嘗不深悉馭外之方。且預燭後來之患。所惜者奉行之人不能推廣其意。以致臨機張皇失其所守耳。即以通商一事而論。據東華錄載。乾隆四十一年。廣東有倪宏文賒欠英吉利商人貨銀萬餘兩無還一案。粵撫擬以杖責。刑部奏駁。改擬杖流勒追。並明發諭旨。如該犯限滿不完。卽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於養廉內照數攤出。交該夷商收領歸國。諭中並云。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覓利而至。自應與之公平交易。方得中華大體。若遇內地奸民設局除騙。致令貨本兩虧。尤當如法訊究。乃李質穎僅將該犯擬以薄懲。而欠項則聽其自行清結。所謂有斷無追。竟令外洋孤客負屈無申。豈封疆大臣懲惡綏遠之道。幸而刑部奏駁。朕始得知其詳。爲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樣葫蘆照覆。其錯謬尙可問乎。中國撫馭遠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經。若平日視之如草芥。任聽地棍欺凌。而有事鳴官。又復袒護人民。不爲清理。彼既不能控訴。徒令蓄怨於心。歸而傳語島夷。豈不輕視督撫。鄙而笑之。且朕此番處置。非止爲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爲殷鑒也。方今國家全盛。諸屬國震懾威稜。不敢稍生異志。然思患預防。不可不早杜其漸。英吉利夷商一事。該督撫皆以爲錢財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其所關甚大。觀乾隆帝此諭。意義極爲正大。於外人來華之初意。及華官覬視外商之習氣。洞鑿無遺。如果以此懸爲外交方針。上下實力奉行。則鴉片戰爭之禍可以不作。而國際殖民地之競爭可以減少。卽今日世界危機亦不至如此之險惡矣。諭中云。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數語不啻預燭後來之事。高宗亦可謂天縱矣。惜此諭空令各將軍督撫一體遵照。並入於交代。令各後任永遠遵行。並另錄一分交上書房。及道光中辦理鴉片案竟不將此諭查考一遍。嗣後亦竟未聞朝野上下再引此諭者。彼固不料不過六十年。而所謂大釁者已釀成而不可收拾至於此極

也。

## 大餐

考漢人有貊炙之法。大概卽外國飲食方式。據釋名云。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揣其情狀。極似今日西洋風俗。蓋中國之食用杯箸。西方之食用刀匕。其不同在此。至於現在之所謂大餐。其名由廣東之洋行而起。嘉慶中張問安亥白集中有詩云。飽啖大餐齊脫帽。煙波回首十三行。而昆明趙文恪光在其年譜中記道光四年游粵情形云。是時粵省殷富甲天下。洋鹽巨商及茶賈絲商。資本豐厚。外國通商者十餘處。洋行十三家。夷樓海船。雲集城外。由清波門至十八舖。街市繁華。十倍蘇杭。……終日宴集往來。加以吟詠贈答。古剎名園。游覽幾遍。商雲昆仲又借予登夷館樓閣設席大餐。酒地花天。洵南海一大都會也。據此則一百一十餘年前。廣州已有租界氣象。官場應酬已以大餐爲時尚矣。

又按郎潛紀聞初筆云。道光二年壬辰秋九月乙丑夜二鼓。粵東省垣西關大火。火作而風。始於第七鋪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夜愈甚。翼日辛卯食時風息火燄。凡燬街七十餘。巷十之。房舍萬餘間。廣一里。縱七之。死者數十人。蹂而死於達觀橋者二十七人。鬱攸之災百歲翁數爲未有。按粵東是時番船漸通。洋商初盛。珠貝瓊貨。族於西關。酒海肉林。楡衣珍食。起家屠儉。淫侈亡等。天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樓盡付於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謂不嚴。無如醉夢中人頑不知惕。以致逆氣妖教。漸染東南。閱數十年而未能瀚滌。可哀也已。陳氏此言至爲沈痛。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

## 急急如律令

海州武克順餘園墨藩云。勅勒家并道流所畫符咒。其後例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或云律令(讀如零)雷部鬼名。善走。



喻其捷也。余案漢世公府文行牘尾亦皆有此語。如古刻叢鈔有漢永初討羌檄。末云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意如律令者謂即依此律令以奉行也。（金石存載漢熹平四年間熹長韓仁銘碑末如律令三字。蓋漢人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載漢破羌檄皆有如律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少。余案此碑蓋以仁旣沒。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之。並刻石碑。亦公移之例也。一說非律令文書行下亦如律令。）宋時虎符亦尙有此文。凡緊要則用之。蓋古牙章之類。其文則漢之遺也。又案符咒術多出於張道陵。陵漢人。故習見。而後世道家遂襲之。又夢溪筆談。楚詞招魂句尾皆曰些。今夔峽湖湘凡禁咒句尾亦皆稱些。乃楚人舊俗。或謂即梵語薩縛訶三字合音。然屈原時焉得有佛語入詞句中耶。（本刊第三期九十六葉所引兩般秋雨會隨筆可參看。）

# 朔風半月刊

第十八至二十五期合刊已出版 各書店均代售

社址 北京西單迤北大街二四八號

# 宵勤瑣記

宵勤瑣記

## 儒爲術士之通稱

儒家以倫理爲基本。以禮樂爲工具。故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所謂司徒之官。見於堯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蓋古以司徒掌教化。實儒家所從出。然初未嘗以家言也。讀子扈言云。古者通天地人曰儒。周官大宰儒以道得民。與師對舉。又大司徒曰。聯師儒。是儒爲術士之稱。有道德有道德之通名。不特儒家得稱爲儒。卽諸子百家無一而非儒也。雖儒行見於禮記。君子儒見於論語。然孔門未嘗標儒之目。舉以自號。墨子雖有非儒教之篇。然亦泛指當時之儒者而言之。亦猶孔子勿爲小人儒之意。

## 問 耕

乃九流之首列儒家。一似非孔門之士不足獵斯號也者。何也。

### 小大

元無名氏著東園友聞云。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偃坐曰。小大（原注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遂巡拜謝。翁偃坐如故。昔日習俗之厚。與士夫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其所謂小大。殆乳名未必爲卑幼之稱。今河北山東諸境仍有呼爲小某某者。蓋由來久矣。

### 捨死忘生

俗諺有捨死忘生一語。意謂凡事努力。不顧及身之生死也。臆以爲不然。蓋此語由二相對之名詞組合而成。不應僅就自身而言者。案禮記經解篇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倍死忘生漢書禮樂志序作背死忘先。論衡薄葬篇同。而後漢書荀爽傳又作背死忘生。倍背同音同義。如晏子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是。先之與生。古文形似亦通用。如史記鼂錯傳錯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先所。漢書先作生。可知倍死忘生與背死忘先原無異。據孔穎達疏云。喪祭之禮。所以教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從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則捨死忘生猶斯意也。

### 法源寺牡丹

法源寺古刹也。在宣武門外。卽唐憫忠寺故址。貞觀十九年。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作。寺藝花甚多。而以海棠丁香著。桃花聖解菴日記云。法源寺丁香二十餘株。開花正繁。寺宇華整。規制甚嚴。山門之內。高松森列。二門以內。皆植丁香。東邊尤盛。卷施閣集法源寺訪黃二景仁病

因同看花詩有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之句。獨牡丹未見題詠。惟天咫偶聞始云僧院中牡丹殊盛。高三尺餘。初疑其樹植較晚。故言之者鮮。偶讀消寒詩話云。法源寺有牡丹數株。頗繁艷。余在京師與緹橋常往看。主僧戒律甚嚴。游人不得携酒。緹橋常以爲恨。余笑曰。遠公置酒佛印燒猪。真正名士。佛亦當少恕。我輩薄劣。不得發此妄想。今見緹橋詩自注十年來京都法源寺牡丹開時。必携尊游賞。案消閑詩話清秦朝鈞撰。朝鈞字大樽。金匱人。乾隆進士。則法源寺牡丹之植。不始於清末矣。

### 八股文

明清兩朝制科取士用八股文。亦曰經義文。毛奇齡述其源流曰。世亦知試文之八比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並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複其句。重以其語。兩疊其語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有頭比。有腹比。有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之首尾。卽起結也。其中四韻卽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顧炎武曰。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

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後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宏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後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曰。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衛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案援用實事之文章。可窺作者經綸之才幹。其法良善。自明中葉以來。禁引實事。遂覺空洞而無用。爲世人所護。良有由矣。

## 行幸局

宋人小說宣和遺事。言徽宗微行。至李師師家作狎邪遊。張端義貴耳集亦載之甚詳。案畢沅續資治通鑑云。宣和元年詔貶秘書省正字曹輔編管郴州。以上疏諫帝微行也。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乘小轎。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

中稱出日爲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又宣和五年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復道小門以過。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蓋帝實有微行之事。並有行幸局爲之排當。顧幸李師師事。載籍有闕。未能詳考耳。

## 梁山樂田園

山東壽縣梁山下有澤。古曰鉅野。卽大野澤之下流而俗所謂梁山樂也。汝水與濟水會於梁山之東北。迴而成樂。宋時決河入其中。其水益大。邵博聞見後錄卷三十云。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詔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此事雖近於謔。然樂之面積之廣與水勢之大。固可想見。後河徙而南。漸填淤成平陸。頓爲良田。金史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八月尙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帝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樂水退。地甚廣。民苦嘗恣意種之。今官籍其地而民懼徵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田不首罪之固宜。然

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別以官地給之。至二十二年乃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之命。時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濼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帝謂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仍當刷。問有公據者付本人。蓋天地之利。皆出於自然。要在順而受之變而通之。利自富焉。非人力所能強制者也。

### 木偶出號

蒲留仙聊齋志異載小獵犬一則。略謂某公未第時嘗晝寢。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犬。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蠅。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盃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掘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去。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傍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王漁洋據以撮記於所著池北偶談中。並附及宋鞏筠廊偶筆所載小鹿一則。謂曾於柏鄉相國座間見之。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蓋以實蒲氏獵犬之說也。近閱鈕琇觚觚集載一則云。王司理

繩河公寄籍樵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爲授徒地。仲辭以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州府官出號。卽俗所謂之出巡。與昔日帝王之狩獵。久矣不見其制。讀此亦可領略其情景矣。

### 日本羅木

文昌雜錄云。元豐三年。高麗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蓋其時日本工藝已爲中國所重。與南宋之日本建築亦有關也。續資治通鑑云。淳熙六年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眞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武林舊事亦云。翠寒堂以日本羅木爲之。不施丹糝。白如象齒。又杭州府志引古史攷云。江濱古羅木營羅木橋。考之前史羅木日本國所獻。錢王臥巨石爲塘。中貫以鐵。大木爲椿。後人修理失時。漸次剝蝕。潮水衝激。

合抱大椿參天拔起。土人或盜木截爲器皿。文理奇緻。乃知卽所謂樞木也。齊東野語云。雪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樞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傾欹。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中。建築用日本木材。群書記載如此。

### 鄉葬

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者各從其親。卽五服以內者共爲一所而葬。服外者別塋而葬。然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則生之聚也愈堅。行之自近而所及則甚遠。後世推古人族葬之法。爲義阡爲鄉葬。莫非以聯鄉里之情也。顧此所謂義阡鄉葬者。人各異穴。享始同堂。若夫撥拾遺骸。合作一墳。則唐之憫忠寺舍利塔。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是其例矣。第憫忠寺掌故。昭然耳目。無勞瑣記。若北齊石柱。則知之者蓋寡。柱在今易縣城西石柱村。爲八角形。豎於蓮座上。柱巔置水平蓋版一枚。版上建石屋。覆以四注頂。蓋版下石柱正面復有平版。題曰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文約三千四百餘言。其述鄉葬曰。值魏孝昌之季。塵鷲塞表。杜葛猖狂。乘風

間發。蟻集蜂聚。毒掠中原。桑乾爲虜馬之池。燕趙成亂兵之地。士不芸耨。女無機杼。行路阻絕。音信虛懸。殘害村簿。鄰伍哀不相及。屠戮城社。所在皆如麻亂。形骸曝露。相看聚作丘山。流血如何。遠近翻爲丹地。仍有韓婁匏勃。鳥集驚危。趣走薊城。鷄視藏戶。遂復王道重艱。原野再絕。由茲圯圻。皇化未均。矚我大齊神武皇帝。應期受命。威靈自天。掃除凶醜。廓清宇宙。雄劍壹麾。塵消萬里。飄迸之徒。於斯獲賴。時有王興國七人等。住帶□城。皆宿乘美業。……共發哀憐之念。乃磬心相率。□車歷境。緣涉東西。拾諸離骨。旣不能辨其男女。誰復究其姓名。乃合作壹墳。稱爲鄉葬。設供集僧。情同親里。於是乎人倫哀酸。禽鳴悲咽。言念其酷。誰不痛歎。墳墓於斯。遂有處焉。此言其始也。後有田市貴等。又於墓左設義食。賑饑虛。其後荏苒。遂構義堂。創清館。邀沙門住持。於義坊之外兼爲伽藍。大寧二年。符下州郡。判許旌建。乃立木柱。後幽州刺史斛律羨入覲。道經義所。爲造像施食。并慮木柱易朽。乃於天統三年敎下郡縣。以石代之。迄今巋然。凡千三百餘年矣。向未爲金石家箸錄。光緒間始爲碑工李雲從發現。沈曾植得其拓本。並爲文考訂其歷史。詳載光緒定興縣志金石志。

# 藝文選錄

跋楞嚴會歸

寒坡

錦州蔡氏吾鄉舊家若璞尙書爲襄勤公孫仁菴將軍從子由館職躋九列在世宗朝以清剛著聲績臨川閣學嘗亟稱之乙龠先生近得其所著楞嚴會歸十卷珍玩特至鍾義於佛海素未問津莫能窺其涯涘嘗記雙峰年氏籍沒時世宗以其在京房屋一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金銀綾綺衣物器皿賜之若璞奏言房屋乃國家舊賜羹堯者奴婢則內府所隸之人既蒙恩賚臣不敢辭若金銀綾綺等皆不可問之物釋氏有言審己功德量彼來處臣不敢受卽此一事於儒者取與之義亦庶乎其近之矣此本爲高文良捐刊文良爲仁菴女夫所署瓣香菴主校刊未詳後學譎陋鄉邦文獻什昧其九書此以志吾愧

浙江儒林傳總論

金蓉鏡

論曰聖人學不厭而教不倦學如五味各有通蔽執於一端未有久而不厭者也正學則五味具足無所不通故不可厭浙學自金華三台傳貽以來皆衍朱學而台又朱子過化之地躬行君子不乏於時

矣明自正嘉以後其傳中絕至楊園清獻奮起國初行嚴節苦聲實彌彪一時文治為之大昌厥後陳

梓蔣元在阮元時不入其學派皆割棄聲利以徇自得之學實為張陸中興暨乎晚季方壘顧廣譽不已於蕭辰陶

朱一新危言於禍始朱參李連英陶請汰宦官篤守師承異足一迹陳寬中黃方慶輩光緒中台州人金撞玉應不謀同聲惟

其反身可樂故歷久彌新若夫良知之徒高議不關於身故多捷獲而少滋味隨牒嚮聲動有千計至

無行如潘用徵別為心宗見唐鑑學案歸元恭序過一篇詆之甚力亦厠談經儼居聖徒其轍不可復循故黃宗羲親接證人變為

講經邵廷采摧涕頹瀾易為事功文章知其本根已撥欲求勝於口舌不能也乾隆後一變為攷據再

變為校讎輯佚由東原偽古文之說遂為公羊大義戴望撰劉逢祿行狀中自序如此非我曲斷彼也公羊家有文與而實不與一說開後世無數曲說邵公引識多非常可怪西漢

董生無其說豈非祿利之途驅之東原學出黎洲其流可知申受又務言聖人所不言龔自珍治此學有名其餘攷

一字之奇爭片牘之善其流尤夥而章學誠戴望譚獻意承邵氏皆欲以其學移世至輕詆老儒戴望校書

金陵日與友書即鄙大僚之談性理以為天主教先聲意指會侯動塵汗簡皆號漢學似與良知稍殊而悍然自聖無得於身心則同國隙由

是而開禮俗於茲大壞馴至學官弟子競逐亡羊一卷之師敢扞清議湯盤先即傳戴學者事功爾爾可歎測其遷化之迹

大期歸於物誘而已然則不變之道真吾儒之絕業也

學問下手處最須辯清苟務名聲矜博洽助談資即非聖學下手便差無論十三經十二部語語

依著皆錯以其口聖而義違也然則讀書何為以古人之經驗治我之疏略處處省察字字藥石

兢兢業業是為真讀書否則愈博愈雜愈病增六識業種無明熾然宇宙無寧日矣經學攷

據校讎輯佚皆我所不廢但須拔去三毒無若彼之誇大皆我受用處



黎洲之偏駁以博成其妄語至今甬上無學者謝山等亦不過一文士耳大語如發酵饅頭一捻便破蓉鏡近輯其紀傳文字皆浮泛無實是以知之從前何嘗不崇拜今求其實蓋罕譬如一傳有一傳之實謝山必泛引甬上講經之盛及至本人事實轉略某科舉人某官某事則迷不得其緒一篇一例如是則尙不如隋唐墓志官必臬夔隱必巢許其序事處尙可識耳此篇可與楊聖遺李審言共彈射之

致楊聖遺同年書

金蓉鏡

別數日得讀九日詩當次韻奉和由乙老處轉交想邀霽覽詩道之大沈思久學始知有格律聲色意味又當知時代界限所以窮變求新而未已也今之時代必宏大精微包三唐八代而爲言始可爲大家若摩一家一時之作只可爲名家梅村以初唐新雋爲長慶體乘七子瀾倒之後故可鑿人耳目溺而不改則敗矣推之前古皆然李杜之後不得不爲元白韓孟亦猶漢魏之後不得不爲齊梁使古人復起亦當改絃所謂隨時之義也今爲此先須識唐宋界限亦猶齊梁之與漢魏漢魏詩蠶者從細密出齊梁務趨細密惟子山晚年能於細密中見蠶疏杜老所以有老始成語也李杜從初唐細密中得蠶疏其原開於陳子昂韓孟又從博大中求險仄其原開於徐彥伯元白從恬俗中求博雅皮陸從險仄中求平正其他大歷十子姚合韓偓僅得一體耳宋詩大致蘇黃兩派能蠶而不能細又僅從三唐學之不窺八代故其蠶疏不能到漢魏則聲色意味皆薄用筆不能古勁也所以學唐而不至唐元詩

較精雅而小原本温李明詩食古不化惟宋潜溪劉青田兩家實能籠罩羣言本朝大家斷推竹垞其  
 他皆一節之士雖漁洋亦僅在韋柳門庭其古風往往對遜於出書卷未博故也近之作者益削益薄  
 一在材料不博不雅一在立心不精不深病根坐此遂於大道有隔第嘗精思之欲徧歷諸家而裁以  
 己意能雋永則違於雄直能險澀又反平正能交融互轉非求風骨之峻不可約言之則理氣二字養  
 氣明理又其根也必衷經訓不失敦厚乃可謂詩道之成韓學漢賦長吉東野騷賦則韓盡其美騷則李孟兩家未  
 至嘗思其故賦則材料已足騷則色澤難工以無多古事古言爲之驅使費盡心力總在半途故學騷  
 尤難近人石笥則學孟未至笥河則學韓未至窺其意匠終憐陶鑄尙少言工耳妄論冗雜希裁正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 中國文藝

「歡 迎 訂 閱」

社 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二 卷 五 期  
即 日 出 版

均 各 國
代 書 內
售 店 外

## 紅樓真夢

龍顧山人

## 第七回 陷情魔荒山壞丹鼎 感幽怨幻境泣冰弦

話說寶玉湘蓮到了渺渺真人的石室。那時茫茫大士雲游去了。只真人在室中木榻靜坐。湘寶二人不敢驚動。站著靜候了一會。渺渺真人緩緩睜開兩目。見湘寶便道。你二人坐功已滿。目下便要進求爐鼎之功。須知道進道非易。守道更難。道德經所云。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是就道功上說的。不是就世路上說的。你們進道尚速。只恐守道未堅。切要注意。湘寶二人敬謹拜受。渺渺真人便取出秘篋道書。就中說鍊丹的如何采藥。如何安鼎。如何調合坎離。如何降龍伏虎。又如何抽鉛添汞。逐層的指說了一番。湘寶二人領會了。真人又道。你二人從今日起。將此中功夫從頭調鍊。俟百日屆滿。內丹煉成。方可安置爐鼎。續煉外丹。你等聰明是有的。卻不可自恃。要鍊得心凝神釋。骨肉都融。潛行不空。蹈火不熱。纔算得是成熟呢。又指示他們外丹應用之藥。無非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等類。二人俱記下了。自此按日做起工夫。有時出外采藥。仗得二人俱知劍法。渺渺真人又與了寶玉一把芙蓉劍。以為防身之用。所以蛇虎毒蟲都不相犯。好容易熬到滿了百日。內丹成了。便告知真人。駕起爐鼎。將各藥投入。外面封以六一泥。煉以真火。寶玉湘蓮各守一爐。晝夜堅坐不離。要守到三十六日方可成丹。看看過了半月。鉛汞合法。爐火漸純。寶玉正自歡喜。那夜在爐旁打坐。守定元關。到了夜半。忽似天傾地震。那間石室便要坍倒下來。寶玉連忙凝神靜守。條已復舊。一會子又聽見狼虎嘯嘯。都向石室探進頭來。獐目磨牙。形狀可怖。寶玉知是幻象。也不為所動。忽見焙茗慌忙走了進來。向寶玉請安道。二爺在這裏呢。我那裏不會找到。剛纔北靜王爺派了一個長史來。說皇上見了二爺場裏

的文章·非常賞識·王爺又奏保了一番·皇上立時就下了旨意·賞二爺翰林學士之職·命卽入朝召見·老爺叫二爺卽刻回府·等著一同上朝去呢·寶玉久將名心看破·依舊坐定不理·焙茗便出去了·又見張道士立在面前·手裏捧著漆盤·用鵝黃綾袱墊著·內中全是金玉珍品·說道·這些全是同道們孝敬哥兒的·有的金璜·有的玉玦·還有一個金鎖·林姑娘正短這麼一個·二爺收下送給他穿著戴上罷·寶玉目不一顧·也去了·又見秦鍾被人打得頭破血流·訴說金榮如何欺負他·他告訴了賈瑞·賈瑞如何又罵他·他哭著要回去·他們就關起門來·把他飽打了一頓·要寶玉替他出氣·又見春燕芳官前面跑著·他媽拿著拐棍追著·那芳官哭著喊著一直奔至寶玉面前說·二爺救我·我乾媽要打死我呢·又見探春寶琴一般姊妹說道·雲兒要結詩社·在四丫頭那裏等咱們呢·二哥哥快去罷·寶玉只拿定主意·絲毫不動·隨即隱去·歇了一會·又見金釧兒含淚訴說·爲他跳井·晴雯訴說抱屈被攆·又說那年換上的松花小袄·我還穿著呢·寶玉心中一動·連忙按住·晴雯繼去·緊趕著襲人來了道·二爺你真很心·跟著和尚就走了·我服侍你這麼多年·又沒過明路·可叫我怎麼辦呢·要拚著一死·又怕人笑話·你許我將來坐八人轎子·如今你做了和尚·可叫我那裏坐去·寶玉聽了·越發不理·襲人道·你不理我·我另外打我的主意·你可別怪我·說著就去了·耳邊又聽得鶯兒的聲音道·二爺不是要問我們姑娘那特別的好處嗎·我告訴你·真是任什麼人都不能有的·我先說第一件罷·他若服了冷香丸·那種香氣從皮膚上發出比什麼蘭麝都好·二爺是知道的·我不是胡說罷·寶玉心中又一動·重復按下·歛容靜守·鶯兒又道·那兩件二爺跟我來到僻靜地方再說罷·不要讓和尚道士聽見·一時又見寶釵走來道·寶兄弟你修什麼道·參什麼禪呢·連我舉出來的語錄你都不了了·就要成仙成佛麼·宛然寶釵未嫁時的口吻·見寶玉不理·便又說道·二爺你我既爲夫婦·我終身靠著你的·你是個聰明人·可知道成聖成佛·總要從根本做起·古來可有丟下倫常能成仙佛的呢·我固然不算一會事·你也要替老爺太太想想·再說太太一輩子疼你·你還沒有報答一點兒·難道就忍心丟下走了嗎·寶玉聽了·越發守定元關不動·霎時沈寂·忽又聽得耳邊隱隱啞啞之聲·愈聽愈近·見黛玉哭得眼睛紅腫·指著寶玉道·你這很心·說了半句·又咽住·只把絹巾掩面而泣·寶玉心中慘然·又想這是幻象·急忙按住·黛玉走近說道·你不理我也罷·我只還問你一句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說著便走·寶玉不覺失聲喊了一句林妹妹·登時似天崩地塌的一般·丹爐坍倒·真火全

滅，寶玉也昏在地下。那柳湘蓮守着丹爐，起先也有種種幻象，只是堅守不動，最後見尤三姐提鴛鴦劍走來說道：「我爲郎君辛苦趕來，不爲別的，須知道士中沒有好人，你上了他們的圈套，從此便墜落深淵，永無相見之日。」郎君還要三思，湘蓮心中惶惑，又聽見這邊丹爐坍塌，猛一回顧，那丹爐也跟着塌了，見寶玉昏倒，忙極叫喊，方纔醒轉，彼此神定，相顧慙惶，卽同至渺渺真人處請罪。一進石室，忙卽跪下，真人只在榻上靜坐，似未看見他們是的，跪了一時許，真人纔睜目冷笑道：「二君旣塵心未淨，何苦屈跡荒山，徒然受苦，及今山下還俗，未爲晚也。」寶玉湘蓮再三引罪，任憑師父從重處責，只求留在門下，容弟子立心改悔，再圖補報。渺渺真人又對湘蓮道：「他還可恕，只你未能信師，焉能信道，更出我意料之外。」湘蓮又叩頭服罪，真人道：「當時我苦口訓戒，只怕持守不堅，果有此失，今且容你一次，切要自己警飭，努力堅持，能否成就，看你們的福氣罷。」湘蓮一人叩謝下來，便又將工夫從頭做起，經此警戒，真個斬釘截鐵，立定防閑，連彼此頑笑話都不敢說了。按下不表，卻說黛玉見了迎春，聽他說起賈府近事，將從前怨恨寶玉的心事解了許多，卻別添了一種傷感，他自從焚稿之後，久斷詩情，一日在絳珠宮獨坐無聊，想起自己與迎春的身世，遭遇不同，飄零則一，就率意作成了一首古風，取一張雲錦花箋寫將出來，題目是落花行，那詩是

東園花暗驚癡蝶，西園花冷鶻啼血。蝶怨鶻愁各自悲，昨日天紅今日雪。東西飄恨隨流水，當時同在春風裏。春風流水一相逢，夢斷當時鬪紅紫。花底春泥葬暗香，花前粉鏡對殘妝。瓊枝拗折腸俱斷，那似無枝更斷腸。愁紅零亂人空惜，愁人粧淚紅俱滴。絮老鶯疏又一春，送盡人間幾春色。

寫完，吟了幾遍想道：「久不作他到底生了，又想起從前做的葬花詩，還有鸚鵡念著，如今連鸚鵡都沒了，自己悄悄的彈淚，晴雯進來道：「姑娘又做詩嗎？還是不做的養心好，這幾時住在這裏，臉上倒豐滿些，操那些心做什麼？」黛玉道：「金釧兒呢？」晴雯道：「他到二姑娘那裏去了。」正說著，就見金釧兒同迎春一路說笑進來，卻又同著一個人，隔著竹子看不清楚，及至打簾進來，纔見那個便是鴛鴦。黛玉迎著道：「鴛鴦姐姐你怎麼也來了？」鴛鴦便向黛玉請安，向晴雯問好，黛玉又請老太太的安，鴛鴦道：「老太太歸西去了，衆人莫不驚愕，鴛鴦又道：「咳，凡事真是不由人的，我一輩子伺候老太太，他老人家走了，我跟別人也合不來，所以老太太辭靈那一天，就想尋個自盡跟了去，那知道被蓉大奶奶接引上這

裏來了。仍舊見不著老太太。晴雯道：「真個我不懂。我們這些人都上這裏來。老太太可往那裏去了呢？」迎春道：「上有九天，下有九地。誰也說不定的。我想老太太那麼信佛行善，總有個好去處的。」黛玉道：「老太太的大事，一切是現成的。想必沒抄了去。」鴛鴦又歎道：「咳，抄是沒抄的。可是大太太一直把著不放。二老爺又順著他，弄得外面七零八落。連我也看不過去。那位鳳奶奶素來那麼精明強幹，這回也要不來了。剛招呼了這邊，那邊又出岔子。我倒可憐他，迎春又問家事。」鴛鴦道：「大老爺在台上，珍大爺在海疆上都好。現在二老爺襲了職了。迎春又道：「寶玉呢？我聽說他近來好些。可是真的？」鴛鴦道：「表面上看著還好。內裏只是瘋瘋傻傻的。虧得二奶奶有涵養，好一陣子歹一陣子總不改他的樣子。」金釧道：「紫鵲姐姐還在府裏嗎？」鴛鴦道：「紫鵲給了寶二爺房裏。他總不和寶玉說話。也算是有心眼的。那雪雁倒配了人了。黛玉聽了，想起前情，不免傷感。爲在人前，勉強忍著。便問瀟湘館誰住著呢？」鴛鴦道：「現在園子裏都空著。那些老婆子們見神見鬼的。大老爺倒信他們那些鬼話。還演了一齣王道士捉妖呢。你說可笑不可笑。說得衆人都笑了。正笑著人回有客。原來是可卿昇入情天。前來辭別。衆人都忙著見禮。可卿對黛玉道：「妃子在此。我因職掌煩瑣，未能時常親近。如今又要遠離。好在都隸在情天之下，將來總可相見。」黛玉道：「可卿姐姐這一去，真是超脫塵網了。令人可羨。可卿又對鴛鴦道：「司裏的冊子我叫他們都點齊了。等你回去接收。如有缺漏，全仗描補。」鴛鴦道：「太客氣了。我見了警幻仙姑還想辭這個事呢。我是個絕情的人。怎麼倒管著癡情司的風情月債。不是錯用了人麼？」黛玉道：「你這見解錯了。情之一字，不專在男女上說的。就像你跟老太太這一番結果，也就算癡情了。」迎春道：「司棋談起你來非常感激。說幾時見了你，他還多磕幾個響頭。就說這件事也做癡情司的首領了。」鴛鴦笑道：「你們不是合起來擠對我麼？我管這個於你們有什麼好處。迎春並不理會。黛玉聽得臉先紅了，指著鴛鴦道：「你這個嘴還是那麼利害。可卿起立與辭。黛玉再三留住。就在絳珠宮開了一回小宴。侍女們忙著預備。直到掌燈方纔入席。大家讓可卿上坐。迎春鴛鴦緊依左右。黛玉命晴雯金釧也坐了。因爲人多，也不會猜枚行令。黛玉素不善飲，只舉杯相陪。鴛鴦道：「往常上頭宴客，老太太高興，提倡著有多麼熱鬧。今兒倒覺得冷清清的。」晴雯笑道：「我看老太太若離了你，就像唐僧丟了孫悟空是的，也不方便。迎春道：「到這時候各人有各人的因果，那能都在一塊呢？」黛玉道：「那年你嫁了，我們走到紫菱洲，那荻花荷葉都分

外的蕭瑟似的。不想如今倒可以常聚了。什麼事料得到呢。迎春道。那年寶玉還做了一首詩寄給我。可憐我那裏有看詩的分兒。連忙披起來了。若讓他們看見。不知又有什麼閒話呢。一時席罷。可卿先告辭去。黛玉又留迎春鴛鴦小坐。迎春坐近窗前檀几。見几上一部杜工部集。隨手繙看。中間夾著一紙花箋。便猜是詩稿。黛玉連忙來搶。已被迎春握在手裏。黛玉道。其實你看了也不要緊。我只怕你傳出去。這首詩原爲你做的。迎春道。我往那裏傳去。你也慮得太過了。就在燈下展開細看。看到瓊枝拗折腸俱斷。那似無枝更斷腸。迎春眼圈兒早紅了。說道。林妹妹你還是這般口吻。我雖不會作詩。也知道是好。只是到了這裏。換了一番世界。從前的事。總要看空了纔好。黛玉道。我何嘗不如此想。說到空字。真不容易。就是二姐姐你自己呢。又何曾放得下。只怕海枯石爛。還留著影兒呢。迎春道。這話也是。古來就是巢父許由也是一肚皮的牢騷。不然何必菲薄堯舜呢。又指著杜工部集道。說起老杜。他是不在朝。只是依人做客。還那麼愛君憂國。自託稷契。那不是多餘的麼。鴛鴦時劍插不下嘴。歇了一會。鴛鴦纔道。我聽可卿說香菱也要來呢。又多了。一個做詩的了。黛玉忙道。罷了。他不來也罷。這個詩魔被他磨得發了。還是雲兒禁磨。任怎麼盤問。總也不煩。什麼王右丞咧。岑嘉州咧。說了一大套。我就沒那種精神。迎春道。我看雲丫頭倒是一個長壽的。鴛鴦道。我來的時候聽說他的姑爺也得了不治之症。不知後來怎麼樣了。黛玉道。反正那冊子有的。你接了事就明白了。再不然就在薄命的冊子上。我只怪我們這般人。怎麼都是薄命的呢。說著一歎。一時迎春鴛鴦走了。黛玉送至庭下。見月色如銀。對著那幾棵古松盤桓了一會。晴雯道。這幾棵松樹一棵有一棵的樣子。可惜四姑娘不在這裏。若畫在畫兒上倒好看呢。金釧兒道。我就喜歡松樹。那一陣風過。發出濤聲。真像是江船上聽著是的。古人真是會捉摸。纔想出松濤這兩個字來。黛玉正在心中付想。也不理會。回到屋裏。點起那群芳髓的金香。譜出琴曲四章。就取名曰松竹操。那琴曲是

臨清字之窈窕兮素月如流。感年芳之易逝兮觸我離憂。堂下有松兮風舞蒼虬。懷彼君子兮匪春匪秋。一解

雲龍躡兮清夜寒。步瑤階兮霜蕙殘。雖有瓊瑤兮豈若故執。瞻望徘徊兮心自歎。二解

攀桂爲旗兮綉荷爲纓。孤性不改兮閱茲衆芳。濤倏下兮蒼茫。長風颯颯兮狀余懷之永傷。三解

遙空浩浩兮涼籟沈。寒碧濛濛兮珠館深。中腸耿耿兮寄我清琴。山復山兮念我知音。

譜罷。便取下那鳳尾古琴。細細的試弦按調。又想起寶玉知音不知音那些閒話。一時萬感交集。不覺淚沾玉軀。晴雯看見這樣光景。想著必是迎春鶯鶯纔說起賈府的話來。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便道天也不早了。姑娘也累了一天了。何必勞神弄那撈什子呢。還是早些歇著罷。金釧端了一碗茶進來道。姑娘嚼嚼這是警幻仙姑白天裏叫人送來的。說這茶出在什麼仙山。那裏用仙花靈葉上的甘露烹製過的。他的名字很新鮮。我念著嫌他繞嘴。等我取那紫瓊瓶子來給姑娘看看。說著連忙去了。欲知此茶何名。且看下回分解。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 中國公論

第三卷第三期六月號已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 本社啓事
- 一、本刊第二卷合訂本已出版定價三元第一卷合訂本甲種三元乙種二元五角
  - 二、本刊週年之期特優待徵求基本訂戶詳則請閱上期
  - 三、本刊姊妹版再建旬刊已出版十一期內容極為豐富每冊仍售壹角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 再建

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聚窟名香劉鶴家也應兼賣好烏紗何當宣德年中品點著金鑪寶篆斜

考槃餘事云都中香有數種總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鶴所製月麟香聚仙香沈速香三種百花香卽下矣  
甜香惟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余按杜子皇變雅堂集中京師竹枝詞十八首其一云老店馳名劉鶴  
家三錢買得好烏紗豈兼賣紗帽耶

羅紈妝裹屏帷福井白羹湯百不知六百年來陵谷改何嘗閨闈俗能移

紫桃軒雜綴云天下有九福京都屏帷福舊京遺事云京都婦人不治女紅中饋家家御夫嚴整夫出婦  
人作火炕上煤爐邊手足盤盤便可竟日爐邊置牛肉饜饜等諸食饌助以果物興闌稍弄脂粉鍼綫或  
料理行纏以此成俗燕京雜記云京中婦人不知織紵日事調脂裹足多買肉麪生果等物隨意饕餮家  
徒四壁一出門珠翠滿頭時裝衣服長短合宜居然大家風範許周生之配梁德繩著春軒詩草中有北  
地佳人行云北地佳人少小時養成性格含嬌癡閨中行樂隨年換世上閒愁百不知自明以來風俗未  
甚改也

杏簾颯處小槽紅猶似樊樓北宋風若道沖和宜小戶還推蕙酒出京東

天咫偶聞云京師酒肆有三種酒品亦最繁一種爲南酒店所售者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青之屬肴品則火腿糟魚蟹松花蛋蛋饊之屬一種爲京酒店則山左人所設所售則雪酒冬酒涼酒木瓜乾榨之屬又有良鄉酒出良鄉縣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其肴品則煮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棗山查鴨蛋酥魚兔脯之屬夏則鮮蓮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謂之冰盃別有一種藥酒店則爲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凡京酒店以半盃爲程而實四兩若一盃則半斤矣疑宋人所謂三角者卽此又宋酒庫四月造酒九月出賣謂之開清今猶沿此稱蓋此等酒店其初必是由汴遷至者明人五雜俎云京師有蕙酒用蕙苳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蘄州蕙苳仁酒周氏第一成氏次之三屯營所造更勝清冽秀美有出色香味之表者

### 歲晚藏冰入伏頒年年給券徧朝班官家餘利民家拾銅蓋輕敲市井間

天咫偶聞云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爲諸冰窖之冠御用取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成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皆有之掌以工部司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爲小票名冰票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

### 桑皮素紙勝波黎鏤草栽花冷更宜花戶油窗通曉旭元人風俗楚人詞

日下舊聞引蕪漁詞話云京師冬月旣以紙糊牕格間用琉璃片畫作花草人物嵌之室中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而觀則無所見此歐陽楚公十二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油窗也蓋元時習俗已尙之

霜蕊安肅味清嚴旨蓄經冬滿缶甌豆腐鬆柔蘆蕪脆雪窗齏粥侑宵談

翁覃溪復初齋集有凍豆腐詩末句云來自青龍橋外店先春一夜送泉香注云苑西青龍橋店家賣凍豆腐著名李蕓客越縵堂戊寅日記云十一月朔日仲華饋鸚哥張醬蘆蕪五斤此都中最有名者其肆在西直門大街主肆者以喜畜鸚鵡得名每年惟以是日買此物一日而畢

月光如霧霧如蒸五色晶圓夾道升光緒年中歲華記就中尤數水曹燈

天咫偶聞云余髫年尙見燈市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有燈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燈如珠琲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燈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鑼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澆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亦不亞明代燈市也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約略相同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填之假其廊以燈幻之且鑿其門鑿其室鑿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爲燈也

素蓋金花夾道迎帝師親導入皇城教坊雜戲諸番樂士女傾都頌太平

元史云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衆祓除不祥中書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昇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宮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掌執擡昇二十六人鉞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七色凡四百人

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尙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又云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游皇城按此蓋元代之春社藉以與民同樂不徒爲佛事也

### 毛錢徐季富琳琅展轉都歸明善堂玉几金床終不免角花猶辨剡藤香

儀顧堂題跋云怡親王府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中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如施注蘇詩全本有二此外可知至載垣以狂悖誅其書始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尙書吳縣潘文勤錢唐朱修伯宗丞得之爲多又怡府角花箋爲光緒中朝士所重怡邸在東四牌樓頭條胡同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云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名弘曉余聞之盛伯羲祭酒存齋所言考之未詳也又其藏書印曰明善堂樂善恐亦誤

### 爭題蠟扁舊公卿書庫文房重百城李繆而還風雅變海王村畔海桑生

乾隆三十四年益都李南澗文藻來京謁選居五月餘遍觀廠肆諸書爰於出京後追憶各書肆而爲之記越百四十年而江陰繆藝風荃孫復爲後記一篇如李氏之體再越五年爲民國三年又加附錄據李氏之言三里長街中有廠橋與琉璃窯相對橋以東街多狹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雜物者橋西街闊書

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畫雕印章包寫書稟刻板鐫碑耳近橋則補牙補唇補眼及售房中藥者今琉璃窯廢橋亦無存關橋址爲新華街街口有海王村公園雜猥之狀與李氏之言無以大異諸書籍古玩文具店肆多同光以來名士所書榜然近年賣新書者益多如往時士大夫之閱市者日少矣

社集中間百貨屯日中爲市古風敦青紅兒女簪梳外蠹簡香塵一卷溫

燕都游覽志云城隍廟市西至廟東至刑部街亘二里許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開市又明人小說拍案驚奇中權學士權認遠鄉姑一段云京師有個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賣來濟不開的人山人海做生意帝京景物略云列市三里圖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匝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玉珍錯綾錦之曰滇粵閩楚吳越者集野獲編云城隍廟市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室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古董真僞錯陳剔紅雕漆舊物自內廷闕出者尤精好少室山房筆叢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廠前每歲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朔望並下院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月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此皆明人所記今書肆絕無矣

籬豆花疎促織鳴野田塍畔犯宵行澄泥鉢子青蒿葉年少長安送一生

帝京景物略云永定門外五里禾黍巖巖然被野者胡家村所產促織矜鳴善鬥殊勝他產秋七八月間游人提竹筒過籠銅綠罩詣叢草處缺牆頽屋處輒斃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止跡聲所縷發而

穴斯得乃搯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辨色辨行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門都中門促織之俗不直閭巷小兒也貴游至曠厥事豪右以銷其資土荒其業又澄泥罐以養之青蒿葉以飼之至今猶然

晴秋八月絕纖埃風露淒然社飯哀摘得葫蘆新樣好外甥都自舅家回

日下舊聞引自得語云京師八月秋社各以社饌社酒饋送貴戚宮院切肉和蔬果鋪於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皆歸外家輒以新葫蘆貽之云宜外甥

重陽無雨一冬晴菊酒迎霜煙樹清插滿花饌旗五色又堆五色滿花城

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載酒具登高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饌饌肆標紙綵旗曰花饌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饌日下舊聞考引陳琮詩注云重陽前後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列菊花數十層於屋下前者輕後者軒望之若山坡五色燦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帝京歲時紀勝云鄉民於重陽日十三日望雨則不致冬旱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人間菜把有眞香旨蓄無如此味長教領清涼蘇火宅寒蠶一段嚼冰霜

帝京歲時紀勝補云九月半家家醃菜其法每白菜百斤用鹽六斤花椒四兩若是蔓荊或芥子頭每百斤用鹽七斤花椒三四兩因作雷震略達須將芥子晾乾其中再加入炒熟之花椒鹽末復入瓷罐封固俟至明年三月中聞雷聲開罐取食其味甘而不酸脆而不疲按醃白菜汁可救煤毒

侍臣先覺一陽回圖寫消寒進御來珍重亭前垂柳意管城春滿不須猜

王錫甫龍壁山房詩集有壽陽師相示九九消寒圖命賦詩序云圖爲道光初年宣宗御製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各九畫適符九九之數飭懋勤殿雙鉤成幅懸諸屏風題曰管城春滿南齋翰林按日填廓於每一畫中悉注陰晴風雨歲爲故事按宮中此制民間亦爭效焉

悒悒如水綠陰成小巷人家午夢輕杏酪錫簫多古意又聽銅盞賣冰聲

王漁洋都門竹枝詞云曾向西山見蹙凌于闐白玉色峻嶒櫻桃已過茶香滅銅盞聲喚賣冰舒鐵雲京師寄內詩丁香芍藥都開過杏子櫻桃價漸平金剪乍收銅盞響賣花聲換賣冰聲皆極善狀燕都景物者街頭肩賣食物者以二銅盞相疊作聲實不限於賣冰也曾見宋人蘇翰臣所繪懋遷圖已作此狀蓋遼宋舊俗

水澤堅凝太液池仗飛身手進冰嬉輕舟安穩如行陸誰信輕舟陸上馳

燕京歲時記云冬至以後水澤腹堅則十刹海護城河二閘等處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長約五尺寬約三尺以木圍之脚有鐵條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如行玉壺中亦快事也近日王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於西苑門內坐拖牀牀甚華美上有小如連篷可避風雪按倚晴閣雜鈔明時積水灘常有好事者聯十餘床携都籃酒具鋪氍毹其上轟飲冰凌中以爲樂又云冰鞋以鐵爲之中有單條縛於鞋上身起則行不能暫止技之巧者如蜻蜓點水紫燕穿波殊可觀也余按東華門內武備庫中尙存有冰鞋與今泰西所製若出一轍乾隆御製詩集中有詠冰嬉十二韻

大宅潭潭莽斷魂赤墀當日屬王根鵲奔亭下搜神記匹婦含冤有覆盆

野獲編云京師最多兇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傲居亦傲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一日坼炕則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轍京中往往有之

### 崖蜜還將法乳參堆盤糗糒合芳甘吹簫擔子流傳徧阿監西山老一庵

陳其年有摸魚兒詞詠窩絲糖注云糖出大內遺製今西山一老中監尙能爲之後恐遂失傳矣詞云梟春燈赤瑛盤內絲絲縷難理平生說餅題饅興慣與羣兒爭嗜銅駝市會趁徧賣錫小擔簫聲底何曾見此總輸與筵前輕鬆纖軟弱雪不勝齒摩挲罷仿佛夢華小記依稀南內遺製當初赭帕低籠處分賜龍孫鳳子今何似似宋嫂魚羹又似楊妃荔天家往事也不信宮娥曉寒呵手搓得恁般細又西河詩話云梁尙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其形如扁蛋光面有二指若指指者嚙之粉碎散落皆成細絲坐客無識者尙書云此崇禎末宮人所製今久無此矣惟西山淨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尙能製此糖每歲上元必以銀花盃合子相餉按燕史云甜食房造絲窩虎眼糖卽此物也又天咫偶聞云蜜供專以祀神以油麪作莢砌作浮圖式中空玲瓏高二三尺五具爲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實蔬菜等亦作浮圖式以五爲列此人家所同也



# 霞飛自叙 卷二

金惠生譯

## 第三章 國境之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星期一——八月十七日。十七日這天從前線得來的消息還好。第一二軍在前進中，似乎很順利，據報，在上阿爾薩斯有很多敵軍向後撤退。從比利時仍得不到關於敵軍的確切消息；但好似祇有一步兵旅已在利愛支(Liege)之北渡過穆斯(Meuse)河左岸，據報這旅在唐格萊(Tongres)附近；向參伯(Sambre)河移動之兩騎兵師爲比軍所擊退；他們向善布魯(Gembloux)退却。所以情勢似乎良好，我在下午聽說比政府決定遷往安特窩普(Antwerp)的消息，就非常驚奇。不論如何應該阻止比軍隨着移動，要辦到這個，必須阿爾培(Albert)王清晰明瞭我們的援助。我對蘭瑞薩(Lametzac)再下命令，教他命令騎兵集團向那摩爾(Namur)之北推進，並與比軍取得聯絡。

星期二——八月十八日。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我們的左翼。十八日，我聽說第二軍已到沙圖·薩林(Chateau-Salins)，笛茲(Dieuze)和馬撒(Marsal)，第一軍已入薩爾堡(Sarrebourg)。德軍第十四和第十五軍團似乎不見於阿爾·薩斯了。他們主力在那裏呢？

我集中的調動，目前就要完竣，所以策動的方式必須決定。我最大的目標，從戰爭初起時就永在我的思想裏，是祇在確切明瞭敵軍的隊伍和地點時才決定我對於他們的策動。也須將行動仔細隱瞞起來，好獲得出其不意的利益。但所得的消息仍不足使我們斷定敵人將來的策動和用意的限度。在八月十八日我們將一切想像除去，祇根據所有的消息，作個

詳盡的客觀的研究，要想知道敵人準備何種策動，還是不可能的。送進來的報告教我們相信敵軍作戰計劃如下：

在穆斯河左岸，我們所準知道的僅有兩騎兵師，在休多恩 (Jodoigne) 和安努 (Hannut) 之間行動。右岸在烏義 (Huy) 與利愛支之間，有畢羅 (Billow) 指揮下的四軍團(第七，九，十與後衛軍)，第二線有三後備軍團跟隨。這些軍隊像是第二軍的全部。大概第一軍是由利愛支附近與衛塞 (Vise) 區內的軍隊所組成。

還有四軍團所組的一集團，似乎是攻打第南 (Dinant) 而派隊攻擊伊烏阿 (Yvoir) 與布靈 (Beaurains) 的。此外尚有一集團聚在紐沙圖 (Neufchâteau) · 瑞克恩 (Recogne) 一帶，前進部隊尚未超過紐沙圖 · 聖烏培 (Saint-Hubert) 之線。阿倫 (Arlon) 左近一區守衛得頗堅實。

關於敵軍右翼的大略形式，消息所供給的是如此；但敵軍右翼向北進展之重要性，仍在未知之數。在利愛支左近，顯然有多數軍隊在集結。敵方是計劃在基衛 (Givet) 和布塞魯 (Brussels) 之間沿穆斯河兩岸一同前進嗎？或是他們仍然同我們直到現在所猜想的，在穆斯河北祇用小枝兵力，而用主力在河之南岸設法攻擊與德軍中路軍力接戰的我們第四軍的左翼呢？

在第一個假定下，我們第五軍與英，比軍合作，就可繞攻敵軍左翼之北，中路軍隊(第三，四軍)可攻敵軍的中軍，從南至北，大約在紐沙圖的方面。第五軍既加入了後備師第四集團和第十八軍團(由第二軍抽調)，再加上那摩爾要塞的協助，我相信他們可以勝任。我的意思是第三，四軍進攻時，可由四十八現役師中指定十九師。

在第二假定下，看起來英，比軍可以抵住參伯河與穆斯河以北的德軍。第五軍就可靠近基衛和那摩爾向馬希 (Marche) 移動，攻擊穆斯河南敵軍的側面。

我將這些計劃通知蘭瑞薩，也通知了比王和費蘭巨 (French)。因此我派布雷加 (Brécard) 到比王和英軍總司令部去，他正預備帶着我對左翼法軍所下的命令出發。〔註一〕

〔註一〕 布雷加在十八日晚間到魯文的比王總部，他在那裡聽說比軍退却。他到英軍總部時英總司令不在那裡。但第二天作以下的回答，沒有提出反對：

「你想見兩種假定。第一是有四至六軍團的大部隊渡過穆斯河北；你以第五軍在參伯河與穆斯河北抵禦之，以騎兵集團，英軍與比軍為支撐；這些軍隊要盡力向北包圍進攻之德軍。如祇有一，二德國軍團到穆斯河北，則第五軍在那摩爾與基衛間渡穆斯河側攻德軍，英軍，比軍與騎兵集團將保護法國第五軍之側面，而以河北的一切德軍為目的。」

費蘭巨給我以上的回答時，他向我保證他要誠意與我合作。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左右珍尼 (Genie) 來電話報告，德軍步兵向北移動，比軍總部非常驚恐。晚間駐比軍總部代表阿德培 (Aidebert) 報告說德國第十軍團的軍隊已從烏義的橋上渡過穆斯河的左岸，在蘭敦 (Landen) 也有第九軍團的八千人，派隊向愛倫 (Haelen)、蒂里蒙 (Tirlemont) 與白衛盧 (Beverloo) 的萊特 (Lette) 河推進。他又說在下午三時比軍決定將前進部隊撤至戴爾 (Dyle) 河，總部移至馬林 (Malines)。

由此看來，穆斯河南岸的德軍有些已經渡過左岸。我們已經說烏義，安普參 (Ampsin)，翁伯瑞 (Ombret)，露撒 (Rosa) 和塞壤 (Serain) 也全修了橋。而且在巴斯多奈 (Bastogne) 和紐沙圖一區內也有些現象表示軍隊正在向西北移動中。

所以在早晨對左翼各軍所發命令中所猜測的初步事實好似就要實現了。第五軍所以必須增加實力，此因我決定將第九軍團派往西丹 (Sedan)、普阿 (Poix)、泰讓 (Téron) 區去，為的是將第五軍防地再向北延長。

為使拉飛 (Ruffey) 全副精神注中在進攻的作戰上，我就決定成立洛林軍，以毛瑞利 (Mannoury) 為軍長。定規這軍包括後備師第三集團（原定歸第三軍管轄），仍可調用的第六十七師，和從阿爾卑斯調來的第六十五，七十五後備師。這新軍的任務就在漸漸由西包圍麥茲 (Metz)，為的是掩護第三軍的右側方，恐怕敵人從麥茲派隊來攻。我請陸軍部長允我派毛瑞利為軍長，因我特別喜歡他，也常遺憾因年齡的限制而在開戰時將他的軍權取消了。

毛瑞利當時的職務是巡視西方的各軍團，陸軍部長第二天就答應我，可以調用他。（註二）

〔註二〕論到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裡與部長往來的書信，頗可抄錄以下的一封信。這是回答我在十七日送往巴黎的報告，宣佈攻取薩爾堡，和我的兩個抗議，一個是抗議向比國送礮彈與設備，一個抗議陸長直接命令笛榮 (Dion) 築壘。我信的結尾時說，我的責任已經夠大，我不能承認我所不知道的決定的結果。所以我抄錄這個復信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表明其同情與信賴之論調。

「一，我準知道。我沒對我左近的人說過什麼，但我對我軍的成功有最熱烈與充分之信賴。我在我們完全勝利之前，不樂代表政府向軍隊致賀。但你必須替我們向他們說我們的喜樂與驕矜！告訴他們，我們對他們的勇敢，對軍官的聰智，對民族的頑抗有如何熱烈的信念，我樂意能夠擁抱你。」

「二，你抱怨我們供給比軍軍實與槍械。我明瞭你的理由。理由是很對的。但這利愛支的事情在戰略上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絕對應當承認的。其實，當我們想到阻止德人進入比利時的功勞，我們在兩日內就可容易的獲得十萬發野礮礮彈的價值。」

「三，你送給我們第一個旗是對的；巴黎全城都喜樂而驕矜。現在這旗在傷兵療養院——希望還有其他的進來。之外：在軍區之內，我不容我自己下任何的命令。」

「四，至於笛榮，不在軍區以內，我已取消我的命令，因為我們的運氣好一些。但我仍要堅持這點：笛榮在軍區之外：在軍區之內，我不容我自己下任何的命令。」

星期三——八月十九日。八月十八日至十九的夜裏，我們又接到些關於德軍由穆斯河右岸渡往左岸的確實消息。判明的各團，屬於第四，七，十軍團；騎兵已到了第斯特 (Diest)。我們的騎兵，連同比軍一混合旅，已將報告的善布羅軍隊驅逐回去；但在達到拉米麗 (Ramillies) 時就遇到組織的抵抗。

在下午又有連續的報告進來。最先珍尼在下午四時前用電話通知我們，說蒂里蒙前線在前一天有戰事，德軍用各種軍隊攻擊，比軍有命令向安特窩普撤退，左翼甚至於進入了要塞。比軍撤退，布魯塞就失去了掩護。最嚴重的事實就是我們與比軍失去了一切的聯絡，我也必須放棄對於他們能積極協同包圍德軍右翼的希望。

我們的騎兵集團與那摩爾要塞現在與比軍主力全隔絕了。那摩爾司令米希耳 (Michel) 報告說他祇有三旅人；他

將軍隊集中在城的東北和東南，他請求英，法軍渡過參伯河保西北和西南區的安全。此人又說利愛支，烏義之間又有重要的部隊渡過穆斯河；據我們空軍偵察的報告，在安諾與米夫 (Meette) 有德國縱隊向西北方面移動。

我承認這些消息使我最感惶惑。我們所遇到的如不是弱小部隊，目的僅在削減比軍的實力——這可解釋德軍縱隊向西北前進的事實——就是重要的縱隊，意思是對付我們的北方軍隊。如果後者是事實，軍隊向北推進，必須削減德軍在盧森堡的中心，我派第三、四軍進攻，就可容易實行。再者，我想穆斯河北的敵軍不像是所說的那樣重要，從輸送上就可看出來。從地圖上一看，可知在利愛支的抵抗和比軍的毀壞可以阻止德人將給養送到凡爾維 (Verriers) 愛巴斯多奈·阿倫之線以西；在烏義的附近，當比軍仍然守住要塞時，更不容易輸送糧食。

這時並無要塞陷落的消息到來，而且德人如攻取利愛支時，我們想鐵路橋樑也不能仍然完好。

由此看來，比軍仍然使人特別擔憂。但是十七日最後的消息是好的。烏蓋 (Huguet) 通知我當日上午英軍總司令部有會議，宣佈英軍在集中區下火車順利進行，費蘭巨因要儘早與我們同時作戰，已經覺得可以將軍隊行動的日期提前，也規定在星期五 (二十一日) 爲向前移動的第一天。

我得着這件信息是如何之滿意，不待言而可知，因爲我可希望在戰端初起時，我們的英國聯軍就可與我們並肩作戰。

星期四——八月二十日。二十日上午的一般情況還好。英，法軍的結合在良好情形下完成了，而且是在與敵軍接觸之前。仍然沒有利愛支的消息，所以我們相信那裏還能抵抗。那摩爾將有我們一個後備師去援助。第五軍慢慢在參伯與穆斯間集中，規定策動時即可執行。在中路，第二軍已佔領了笛茲，前進部隊到莫昂 (Morhange) 與戴爾姆 (Delme)；但我們不能從湖的一帶派出軍隊。我們的第一軍在撒爾堡之外與敵軍相近，正準備向其攻擊。阿爾薩斯軍在一戰之後，又佔了莫盧斯 (Mulhouse)。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我向陸軍部長作報告時，覺得可以有自信的口吻。但在一個長時期以前，他就在不能從我得着好的信息。在這電報發出不久，壞消息就不斷的傳到我的總部。這日期在我的記憶裏特別清晰；因爲直到那時，我還想

我們是佔有優勢，從這天起，情形就大變了。

四時以前，加斯泰諾 (Castelneau) 報告他的全線被敵人反攻，他必須準備退到多奈雷 (Donnelay)，馬撒與大陣 浪奈 (Couronné) ；他的總部已經移到南錫 (Nancy)。夜半以前又有電來，報告第二軍要在夜裏撤退，在指定的線上準備防禦。

杜白 (Dubail) 也報告我，他的右翼為敵軍所猛攻，他必須放棄原有的進攻計劃。下午時駐第一軍總部代表穆林 (Maurin) 報告第一軍已後退；但希望能保住新的戰線，給第二軍時間改編。最右翼的阿爾薩斯軍已停止前進。這一切嚴重的消息，在二十日下午傳來，夜間證實的，全使我很驚奇。因為派到右翼的軍力好似很足抵住敵軍的左翼；按我們所知道的，敵軍現役軍祇有三個巴維利亞 (Bavaria) 軍團，第十一，十五，十四軍團，和第十三軍團一部。而且在這一天的上午，第二軍還報告，說覺得面前除去強的後衛軍外沒其他軍隊。

為審慎起見，我想不該再從第二軍抽調軍隊，所以在下午六時半左右，我下令暫時停止再運第九軍團最末的一師，又命令將這師歸加斯泰諾指揮。我又警告杜白，教他採取一切保持他的右翼的必要步驟。

右翼情勢漸形開展時，我們左翼的情形突然的清楚了。

第一，那摩爾的總部證實了有大軍隊在烏義與利愛支間已渡過穆斯的左岸。十九日下午空軍偵察隊在蒂里蒙，休多恩，穆斯間看見縱隊與黑夜警備隊。二十日他們報告那摩爾下流的橋上在上午除去有軍團列車彷彿為攻擊比軍而來的以外，沒見有軍隊渡河。比軍仍繼續在向安特窩普撤退中，二十日就可撤畢；但比政府為避免賠償起見，決定首都駐軍也不抵禦，一同退到安特窩普。晚間英，比軍全有報告，更有詳盡的消息：穆斯北岸有許多縱隊；他們向西前進；先頭部隊已達愛射 (Aerschot) · 魯文 (Louvain) · 休多恩之線。軍力估計至少有四軍團之多。

這消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為穆斯北岸的情勢，現在方明顯了。

第一，所揭曉的軍力之強，是我們直到現在所未想到的；顯然不祇是為擊破比軍而來的，再者，前進的前鋒與縱隊的方向全證明這軍力是對我們左翼而來的。策動的形式也比我們所猜想的寬廣，因為他們的策動展到布魯塞以北許

所以在英，法軍集中正完竣時，我們以前的疑慮完全消散了。很明顯的，德人以騎兵隱藏他們的行動，便在他們的極右翼完成了策動的軍力集結。一切消息的趨勢使我們明瞭敵方正在實行何種計劃：德國各軍前進時使右翼在前面〔註三〕。在二十至二十一的夜間，更有消息到來，報告在穆斯以北有五軍團，三師，還有兩旅騎兵。

〔註三〕德騎兵在一九一四年開戰時的掩蔽戰略策動的任務，直至現在仍未有人特別注意。其任務是極端重要的，而且我認為這可修改騎兵在戰時的用途。以騎兵為煙幕，晝伏夜行，就可集中而不為人察覺，這種集中很可決定勝負的。

所以在我十八日信內所預料的兩件事的第一件，就是敵人要在基衛與布魯塞間跨過穆斯河，正在實現中。這事在順利的情形下完成。敵軍既以右翼在前面進行，我們就能實行原定的策動；就是以英軍和我們的第五軍抵禦北方的敵軍，以三，四兩軍以南北方向攻盧森堡之德軍，以後，再攻北方敵軍之側面。

在二十日的晚間，我已明瞭德人的策動時，就命令第三軍在第二天向阿倫起始進攻行動。對第四軍我下命令，教他們開始向紐沙圖前進，以盧森堡之敵軍為目標，據說這處敵軍並不重要。第五軍的任務就是牽制住北方的敵軍，並請英軍合作擔負此項任務，將主力向撒格尼 (Soignes) 方面推進。

星期五——八月二十一日。執行上項策動的命令全在二十一日清早以前發出去。

我會希望以圓形陣勢包圍德軍右翼，現在比軍既撤到安特窩普，圓周就斷了；雖然如此，情形仍不甚壞。而且敵軍在穆斯之北既已集中如此多量的軍隊，可知前線一定有減少軍隊的部份。現在我們右翼（第一，二兩軍）對面的敵軍採取了攻勢。我們得的結論是德軍最少之處就在盧森堡。看起來情勢很好，第三，四軍容易執行他們的策動。

從現在以後的戰事雖然多半注重在北方，但是我們右翼各軍的形勢很使我感覺不安。最緊要的是右翼不要為敵軍所覆沒。二十一日上午我從兩個代表，穆林與加爾伯 (Gaubert)，得着報告，他們說我對於右翼的恐懼不為無因。杜伯因第二軍撤退，不得已將前線退到衛楚斯 (Verouze)，但他不退也還可以。加斯泰諾希望在庫浪奈的掩護下重編他的隊伍，但他仍不曉得可否有時間容他改編完竣，而在此處接戰。如不能時，他規定繼續向穆斯河高地撤退，左翼停於土耳其，

(Toul)，右翼停於沙敦那 (Chatenois) 之山。

我焦急的等候右翼的消息，下午三時左右費蒂倉 (Fézinon) 來了。他會到過南錫，八月二十至二十一整個的夜裏，他在第二軍的總部，參謀團正佈置各軍團撤退的辦法。他在上午一時左右要離開南錫時，加斯泰諾通知他，他對於當時情形的意見和他最近的意嚮；以後加斯泰諾就命他立刻到總司令部將他所說的話報告給我。費蒂倉認爲第二軍長的話非常嚴重，所以他立刻寫下來，並請軍長簽字。所給我的報告如下：

「敵人正追趕我軍後撤的各縱隊，明日大約可到南錫前線。庫浪奈有第九軍團軍隊與第三師昨日未作戰之部隊駐守。在這線之後，我正盡力重新組合非常疲憊的第十五，十六與二十軍團，但這些軍隊在明日或後日還恐不能作戰。第二騎兵師在第一軍防線內爲敵軍所牽掣。第十騎兵師也甚疲倦，方才到了蒙諾維勒爾 (Manonviller) 周圍之處。雖然規定有幾後備師到來，但直至現在下火車的僅有一部。

「所以我要用我所能用的隊伍抵禦敵軍。如能獲得二十四小時，我要試着反攻，因爲後日各軍可有結合而能再戰。我看情形很嚴重，我認爲必須如此報告。

「如再退却時，我規定在土耳其大礮的掩護下向穆斯河高地方面退却。

「另一個將這軍由危急情勢中解救出來的辦法就是命現時在南錫·沙圖·撒林大路以北各部隊偷向土耳其方面去，路南各部隊(二十，十六，十五軍團)向愛賓納 (Epinail) 方向去，在莫塞爾 (Moselle) 河左岸移動。如此可使我們保存這些實力，並在以後重新組織他們。我想第一軍不用其左翼，如此本軍就可與其取得聯絡。」

這種局勢非常嚴重，不待言而可知。但我不能明瞭第二軍爲何退得如此快，而撤退的情形又如潰敗一般。第二軍軍長的計劃好似準備不久放棄南錫附近陣地，分隊向後撤退，如此敵軍在我軍右翼即可得着一個空隙。這種可能事件使我特別關心，我就立刻用電話通知加斯泰諾，說我認爲無論如何至少要將南錫附近陣地保守二十四小時，不然這種退却對於全國精神上的影響就非常惡劣，而且對於北方已經實行的策動的成功也有關係。

晚間我得到五時的電話報告，據說這天平靖無事的過去。加斯泰諾並說：「所以我預料明日，二十二日，直至深夜



時不至有何變動；但空軍當有較詳盡之報告。」如此，第二軍軍長雖曾表示過恐懼，我就希望第二軍能在庫浪奈和南錫與盧奈維爾 (Lunéville) 間沿莫爾特 (Meurthe) 河築新陣地，抵住來追的敵軍。

午後十時之前，消息更形良好，加爾伯由南錫用電話報告說：「第二軍的情況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全有進益，該軍今晚扼守庫浪奈河並在南錫，盧奈維爾間扼守莫爾特河；敵軍甚少進展；晚間敵軍離莫爾特尚有十二哩之遠。昨日敵軍損失頗重。第二軍一切輜重退却，秩序井然。第二十軍團改編最快，十六軍團次之，十五軍團較難。現在已無向莫塞爾河後撤退之說。」

加斯泰諾的報告會使我恐懼要有不幸的結局，現在已經不成問題了。前一天的晚上，我接到他的報告，他請我准他在必要時炸毀鐵路橋樑；我沒有允他，說這種毀壞為不必需。

所以我一時不必再懸念洛林軍隊的命運，而且也決定了不在阿爾薩斯採取重要行動，我就將注意力全放在比利時的演進中的事實上，因為策動的一切關係全集中在這裏。

白天的時候，阿爾培王的參謀長莫瑞昂維爾 (Morionville) 來見我。他述說比軍的現狀，頗有悲觀辭句，他說直到現在比軍孤軍奮鬪，毫無援救，他又解釋為什麼要撤退到安特窩普，因為在那裏還能威脅向西前進的敵軍的右側面。他所說的德軍的實力也是空泛得很。我將我們的意嚮告訴了他，並說在短時期內聯軍要共同向敵方猛烈攻擊。

這個證實了比軍總司令部法國代表團團長阿德培的報告。他接比軍參謀部長塞利愛 (Selliers) 的一封信，敘述法軍因比軍協助所得的利益，又說比軍情勢困難，既需在改組未完時作戰，又無法軍或英軍援助。至於向安特窩普撤退的理由，據他說是因為假使再有戰事時，各軍即無抵禦辦法。

二十一日上午我聽說在前一天的下午就有騎兵經過布魯塞，向尼諾夫 (Virove) 與阿爾 (Hail) 方面移動，後面有從魯文來的兩步兵師。再往南一些，敵軍又重新向西進展。穆斯河左岸已起始包圍那摩爾。在下午列勒 (Lille) 的報告說德軍騎兵似已逼近露貝 (Roubaix) 土爾冠 (Tourcoing) 與列勒，這些地方全非常恐慌。〔註四〕

〔註四〕 同日達瑪德請派愛爾滿 (Hermann) 負責守列勒，愛爾滿在都義 (Douai) 指揮砲兵。我在二時批准這項請求。

敵軍右翼的行動範圍的廣闊，雖然出於吾人料想之外，但當時情形據我看來，一時尚不吃緊，因為敵方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他們的縱隊繼續西進，如此參伯河後和那摩爾的第五軍就可威脅敵軍的左側面；第二是他們沿參伯河前進，第五軍無疑可與其接戰；如此就可容許時間給第四軍，使其移到西摩阿(Senoy)河之北。我的意思是蘭瑞薩能比我早得消息，因為他正駐在當地，而且與英軍相接連；我想他能抓住最好的時機而圓滿完成他的任務。

二十一日下午蘭瑞薩向我陳述他的意見，他說他的軍隊若在二十二日就在參伯河左岸前進，即須單獨作戰；若欲與英軍聯合行動，必須將前進日期移到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我回復他的時候，給他全權相機規定進攻行動的時期，我又應許每天將第四軍所達到的地點通知他。

下午八時之前我們得着比軍總司令部的消息，說布魯塞區內的德軍軍團似乎當天在過了城之後就向南轉動；從尼諾夫大道出的第四軍團向阿爾移動。右方有第二軍團，從衛佛爾德(Vilvorde)向阿洛斯特(Alost)進行。下午八時尚未達到。

由此看來，德軍行動在二十二或二十三日就要與我們向北的軍隊發生激戰；如此第五軍在右，英軍在左，在人數上可佔優勢。敵軍右翼的兵力，連守那摩爾和攻擊比軍的在內，估計有六軍團，三騎兵師與二、三後備師，我方第五軍有步兵十師半，騎兵三師，後備師三師〔註五〕，英軍有步兵四師半與騎兵一師〔註六〕。

〔註五〕 第十八，三，十與一軍團；第三十七與三十八步兵師；第八步兵旅；後備師第四集團(第五十一，五十二與六十九)；第一騎兵集團(第一，三，五騎兵師)。

〔註六〕 第一，二，三與五步兵師，一混成旅，一騎兵師。

這天第五軍平靖無事，祇有前哨在塔敏(Tamines)橋有衝突。那摩爾在下午開始被轟炸。第二，四兩軍開始移動，沒遇見抵抗。二十一日的晚間我下令給第四軍，令其繼續向北前進，任務在將第南，那摩爾與歐爾特(Orthe)河間所有的敵軍全驅逐到穆斯河去。第三軍繼續掩護第四軍的右側方，防禦盧森堡的敵軍，我命令這軍準備着向東行動。

八月二十一日過去了，我滿有成功的希望，比利時之戰在戰略的方向上似已好轉，第二軍最後的消息使我相信在北

方事件解決之前，南方不致有重大的變動。

星期六——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日是我等候的一個日子；我過問比利時的嚴重鬭爭，爲時還嫌過早。問題的關鍵操在我部下的各司令手下。在北部的陣線上，我注意到蘇戴 (Sordet) 的騎兵集團，因這集團對於蒙斯 (Mons) 以北的德國騎兵幾乎沒有舉動，我就自問蘇戴尙於他的工作是否勝任。我在剛到下午和約在晚十時，前後兩次向蘇戴的直接長官蘭瑞薩表示驚異，並徵求他對於換人指揮騎兵集團的意見。德騎兵屢次攻擊列勒·土耳其冠區，我爲防禦起見，就派伯賚 (Pelle) 去見陸軍部長，請再派第四個地方師師長達瑪德 (d'Amade) 指揮〔註七〕。

〔註七〕 我在瑪達加斯加就認識伯賚，我很贊賞他的性格。戰事初起時，他在摩洛哥，我請陸長將他派給我。這請求被批准，他來到時正是國界戰事初起之時。

第一，二軍戰線上的情勢似已漸漸平靖，二十二日上午我發出命令，指示這兩軍的新任務。就是教他們採取防禦態度，固守陣地，使北方業已開始的策動得有時間進展，然後再準備進攻。到晚間更有新的消息到來。第一，關於德軍極左翼的行動，從那摩爾廣大轉向運動似在繼續進行中，與比軍參謀部在一天所報告的相同。敵軍右翼共有五、六軍團，後面似有後備軍隊；西方有騎兵三師掩護。下午敵軍就渡過參伯河攻沙勒拉 (Charleroi) 之我軍。我軍第十與第三軍團損失甚重，被迫退却；因此右方的第一軍團也撤退，他們已放棄了穆斯河橋。第十九軍團沒有作戰。

第三，四軍晨間就與敵接觸。第三軍犧牲很重，才得達到約倍庫 (Joppecourt)。衛敦 (Virton) 之線；第四軍在紐沙圖與麥森 (Maisin) 作戰會很順利；但在坦蒂尼 (Tintigny)，尤其是在歐善 (Ochants) 附近，遭遇挫敗，結果退到了麥 (Meix)。第凡 (Devant)。衛敦。雅摩 (Jamoigne)。伯特利 (Bertix)。E里蘇 (Paliseul)。歐德利蒙 (Haudremont) 之線。這兩軍在第二天，就是八月二十三日再重新進攻。

洛林前線在大庫浪奈區內，除去騎兵接觸以外沒有戰事。第十六，十五，二十軍團下午爲敵軍所攻擊，敵軍正想渡過撒南 (Sanon) 河，他們也入了盧奈維爾。第五軍左翼上午被壓迫，向門敦 (Mondon) 森林與莫爾特河退却。

從這些消息的一般趨勢找出結論來還嫌太早；必須再多等些時才能規定意見而有所決定。

下午已晚時，俄國的新聞來了。我會催促過俄國，請他們加緊向柏林和維也納的方向前進，現在巴勒歐洛哥 (Pallouge) 將他的請求的結果拍電通知我。他說俄軍現共分爲十軍；有七軍對德，奧作戰——總計二十八軍團，約有一百一十二萬人。尼古拉斯 (Nicholas) 大公爵宣稱已經決心儘早向柏林和維也納前進，尤其是從多恩 (Thorn)，波森 (Posen) 與布萊斯勞 (Breslau) 的要塞間向柏林前進。他一切的軍隊全已取了攻勢。俄軍現已越過東普魯士 的邊界約有二十哩；維斯杜拉 (Vistula) 河左岸的軍隊，等西北各軍將德軍牽掣不能轉動時，就立刻直趨柏林。

這些電報使我相信德人在東線不久就要感到威脅，所以我也希望他們能將與我軍作戰部隊的密度減少一些。但從一個似乎可靠的消息來源，我們聽說有兩個初與俄軍接戰的軍團，現在正在向法軍前線輸送中，東線上以後備軍替補。我請政府再度向俄國參謀本部說明猛烈的柏林進攻之必要。

我軍在莫昂受挫的消息，在巴黎產生了很大的恐慌。二十二日麥西美 (Messimy) 給我寫信說：

「前天，勝利；昨天，挫敗。這就是戰爭，我完全相信明天的勝利。但不論何事發生，我對你的友誼是不可變更的。」

直到現在，我每天將前一天的事件用電話報告給陸軍部長。二十二日的晚間，達笛 (Pardieu) 帶着閣揆維維亞尼 (Viviani) 的信到我的總部，信上很委婉的說他從我得到的消息不足。他申明政府有及時準備輿論的責任；他又說有反駁德國外交的必要，因爲德人利用報紙想要蒙蔽全世界的輿論。他提議派兩個官員在總部與政府間工作。他們的任務就是將作戰的消息和軍隊的紀律報告給巴黎，不過不分析比師還小的部隊的動作。維維亞尼在結束這信的時候，還表示他的「信任與政府及民衆之愛戴；政府與人民對於軍隊，各司令與閣下均有充分之信賴。」

這些提議是十分有道理的，我自然接受了，如此總部與政府間才有了聯絡軍官。以後我要常提到這事。在我指揮軍隊的整個期間，擔任這種微妙的工作的兩個軍官是班尼蘭 (Penelon) 與愛爾畢蘭 (Herbillon)；他們對於職務全是敏捷而忠心。

星期日——八月二十三日。我對於第四軍業已在前一天開始而應在二十三日繼續的進攻的希望，不久就消滅了。二

十三日的晨間，第四軍長郎格勒 (Tangle) 報告說西摩河左岸第十七軍團的「紊亂」的退却，與殖民地軍團內三旅的「解體」，使第二和第七軍團不得不退。第四軍長就想必須撤到一個可以重新收編零落隊伍的地帶。他想在這天之內，可以守住陣地。

這個報告使我驚奇，因為根據我們的消息，第四對面祇有敵軍三，四軍團。郎格勒描述他部下的動作時所用的辭句，使我想這些司令一定有些嚴重的缺點。緊急的行動是必需的，我就教郎格勒立刻向我報告應該撤換的軍官或應該懲罰的軍官的名字。

在晚間我聽說第四軍在戰線的好幾處又遭遇了嚴重的挫敗，特別是在右方。退却也不是沒有困難，尤其是第七軍團與殖民地軍團是如此。

我主要的策動就倚仗第四軍的成功，現在這軍的攻勢就如此的暫時停止了，其部隊不得不退到穆斯河與西愛 (Chiers) 河。第三軍右翼雖然撤到克魯斯奈 (Crusne) 河與西愛河之後，但預料第二天可再採取攻勢，所以第四軍的挫敗，更令人可惜。

我們現在看看這時第五軍和英軍方面的情况。晝間沒有消息進來，晚間烏蓋給我一封電報，報告英軍上午的狀況。縱隊的先頭隊在奧爾深 (Hautchain)，善瑪普 (Jennapes) 與聖基斯蘭 (Saint-Christain) 騎兵在左，接近魁愛蘭 (Quiévrain)。烏蓋告訴我，蘭瑞薩會請英軍總司令，如英軍不被攻擊時，就攻渡參伯河的敵軍的側面。但費蘭巨決定再守住二十三日上午的陣地二十四小時；倘使空軍報告蒙斯之北與西北德軍不過多時，他就要前進，假如左側面不被威脅，前鋒向東北方前進。

不久之後，蘭瑞薩給我一個報告，因我會問他的計劃如何。他說第五軍在上午十一時被攻擊，有三軍團退到瓦爾庫 (Valcourt)，敵軍威脅穆斯河的右翼；德軍別動隊佔據了歐姆愛 (Omhaye)。基衛感威脅，那摩爾已失陷。蘭瑞薩見第五軍情勢如此，又聽了第四軍的挫敗，就決定在第二天將第五軍撤至博蒙 (Beaumont)。基衛之線。

普遍的戰事開始時，就遭遇了如此多的挫敗，我所預備的計劃，實行就有困難。我自問，挫敗是不可挽救的呢，或

是重整旗鼓，我們的各軍仍可前進呢？

我初步的工作就是找出失敗的原因，然後再籌補救的辦法。

是敵軍的人數佔優勢嗎？我們在八月二十三日所估計的德人作戰秩序，由北至南是如此的：

在穆斯河有二軍——第二軍：五個半軍團，三騎兵師；第三軍（似在河之右岸）：三軍團，一騎兵師。

在比利時盧森堡省——第四軍：三軍團，一騎兵師。

在盧森堡——第五軍：二軍團，二或三騎兵師。

在洛林——第六軍：四軍團，二騎兵師。

在阿爾薩斯——第七軍：北方集團為三軍團之部隊，一騎兵師；北方集團為後備軍隊。

我們對於德國後備軍隊，祇知道有派往安特窩普築壕營地的。有一部份二十二日在愛射之西判明了，但在我們已知所在地的各軍之後並沒有找到後備軍隊。〔註八〕

〔註八〕上項作戰次序為總部情報局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所擬，下午六時拍送各軍，為當日情報之附件。

與敵軍對峙的，我們有：

在比利時——英軍：四個半步兵師，一騎兵師；第五軍：十個半步兵師，三騎兵師；以外有後備軍三步兵師。

在比利時盧森堡省——第四軍：十二步兵師，二騎兵師，二後備師；第三軍：六步兵師，一騎兵師。

在洛林——第二軍：七步兵師，二騎兵師，五後備師。

在阿爾薩斯——第一軍：九步兵師，一騎兵師；第七軍：二個半步兵師，一騎兵師，三後備師。

所以論到人數，我方還比敵方多一些。

缺陷是軍隊的戰略上的佈置嗎？我們須知道聯軍的極左翼是駐在蒙斯以西的英軍。按二十三日晚間最後的消息，摩爾北德軍轉動的結果，他們達到了下列之線：

第二軍團，逼近阿特 (Ath)

第四軍團，恩見 (Enghien) 之南

第九軍團，薩格尼·森奈夫 (Senette) 區之南

第七軍團，賽賴 (Celles) 橋之南

第十與後衛軍團，第五軍右翼之前。

德軍右翼的這種移動，在露茲 (Leuze) 區內有第九騎兵師與各種軍隊為掩護。所以我們的左翼不似有被包圍的危險，因為所有的陣線，似乎全是對峙的。因此我細想了一番的結論，是蘭瑞薩軍所有必須撤退的原因，就在那摩爾的陷落與穆斯河沿岸第五軍右翼所受的威脅，也許還有當地各司令的不稱職與不努力。我所恐懼的是這個退却也使英軍採取同樣的行動。

星期一——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日上午我得着兩封電報。上午三時四十五分拍發的是從英軍來的，宣布他們將要退往毛布支 (Maubeuge)·發蘭新奈 (Valenciennes) 之線。第二封電報是第五軍拍來的，報告說二十三日戰事又趨激烈，特別在第十八，三與一軍團之處。蘭瑞薩又說：「英方通知我，他們要退到郎閨維爾 (Longueville)·發蘭新奈 之線；如側面受威脅時，將退往阿米昂 (Amiens)。請指示以後退却的方向。」

不久之後，我又接到布雷加的報告，我曾派他去見蘭瑞薩。他看蘭瑞薩在二十三日晚間很焦急，但未失望。他說明他對於軍隊挫敗的原因的意見，也請布雷加轉達給我。

我在上午所接到的這類消息，也不僅是一個。八時半以前郎格勒報告說，他向北的進攻「暫時」不能前進，他想這一軍有向穆斯河與西愛河後撤退之必要；他希望能在那裡抵住敵軍，補充隊伍，重新收編，再準備採取攻勢。我認識郎格勒，也相信他的性格之堅定。他所說的局勢既是如此，我相信事實也必是這樣。但第四軍如此退却，賴斯 (Lesse) 與新奈 (Ciney) 的德軍就能自由渡過穆斯河。

這些事實是不容否認的，我在二十四日上午寫信給陸軍部長，說：我軍在比利時的總攻確實失敗了。我們必須採

取守勢，以要塞與地形之障礙爲倚託。我們必須長期保守這線，同時設法削減敵方力量；俟有良好時機，再立刻進攻。（註九）

〔註九〕 我在二十四日給陸長寫信，告訴他我定意堅持，等候良好時機進攻，他在同日下午十二時半簡短的回答說，「同意堅守。」

假如計劃的第一個策動失敗，除去再另預備策動之外，別無辦法。放棄一部國土，雖然是痛心的事，但爲再造成一個可以重新進攻的軍隊起見，必須先放棄土地，好有時間與空間來整頓。

在上午八時半至九時半間，我發出命令，準備這項步驟：

第五軍，與第四軍和英軍保持聯絡，向後撤退，以毛布支要塞與阿丹奈（Ardennes）森林高地爲支撐點。

第四軍停在穆斯河左岸穆邦（Moupon）之下，與穆倉（mouzon）及斯丹奈（Stenay）間河之左岸的高地。

第三軍在蒙麥底（Montmédy）、丹維勒爾（Danvillers）、阿贊奈（Azannes）之線上築陣地，與洛林軍取得聯絡；洛林軍將繼續扼守穆斯河，取防禦態度。

第二軍的現狀還不使人焦急；二十三日整天沒有激烈的戰事，規定的移動已經辦到了，上午加斯泰諾報告我，如德軍想要包圍大庫浪奈之南部，他在下午就要攻擊他們。

第一軍情勢也似良好。第二十一軍團在前一天被攻擊，但不難守住了陣地；第八與第十三軍團修築陣地，使這軍的前鋒得有支撐。

阿爾卑斯軍的對面只有後備軍隊，左翼情勢既然惡劣，我就想可以將這軍的第七軍團的大部抽調出來（註十）。

〔註十〕 這軍團的一師與軍團參謀處。

我所最懸系的就是德人在我們左翼的包圍運動。只有英軍能阻止這種禍害，同時這個軍隊又正是我所不能命令的。我所能作的就是向費蘭巨說明，如他能在毛布支與發蘭新奈間阻止敵軍的前進，就有莫大的利益，因我希望第五軍能停在基衛·博蒙的線上。我又對費蘭巨說，如遇優勢軍隊迫其退却時，他可向甘布雷（Cambrai）的大致方向退却。如此



他可加入達瑪德指揮下的三地方師所築的障礙〔註十一〕。

〔註十一〕 這障礙在二十二日即築妥。前方在布毛支與丁克爾間有一線，蘭萊西 (Landreies) 與阿 (Aa) 河間有一主要抵抗線。我想非辦不可的事，就是將我所能命令的法國軍隊派到英軍之左；當時正有兩後備師從巴黎來，夜裡就要加入達瑪德的軍隊，我於是派他們掩護英軍的左翼，防備敵軍包圍。

我也將蘇戴的騎兵集團放在我個人的指揮之下，這師沒有進到聯軍的側面，而停在毛布支之南。我令蘇戴繞到英軍之左，幫助保護英軍側面。但我已知道這集團辦不了什麼事，因為人馬全十分疲倦了。

我下了這些關於戰略的命令以後，就開始研究，我雖然使各軍在人數上比敵軍佔優勢，為什麼從郎威至參伯河的有力的攻勢還在戰術觀點上如此的完全失敗了呢？

揭發弱點雖然有時很是痛心，但我必須將我當時的心境寫出來。試驗來到的時候，一大部份的將領都不勝任。他們之中有在平時作名教授的；也有在演習時對於策動有良好的領悟的；但在現在與敵對峙時，這些人的能力就不足擔負他們的責任。在較大的部隊裡，有時完全無所謂指揮。沙拉勒之戰的一個期間，第三軍團的一切命令全是由軍團砲兵司令羅開羅 (Rouquerol) 發出，因為在這一最緊急的時候，找不到軍團長，所以他必須代行職權。第十四軍團與第五軍團裡也有同樣的大缺陷。在第五軍團裡還有個特別的不幸事件。有一個師長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放棄他對於部下的責任而自殺。郎格勒認為第四軍挫敗的大部責任，在第十七軍團在戰事裡運用的不得法。

我若不想不使我們第一個策動變為不可補救的慘敗，無疑必須立刻甄別高級將領；即使沒有戰事，我也規定在一九一四年內如此辦。我於是命令將一切不勝任的將官的名字立刻送進來；報告進來之後，經我證實，在必要時，也將一些軍官送交陸軍部處理，他們的遺缺用有希望的人來替補。

麥西美初次接到我這種報告，給我回信說：

「你將B與G兩將官送回來。把他們交我處理還不够，尤其是G，他還犯了畏縮的罪。

「以後你該將撤差的軍官用汽車送回總部，在那裡審問他們。我想應該援用一七九三年的辦法，只有兩種刑罰，就

是撤差和死刑。

「你求的是勝利；如此，就用最快，最殘暴，最有力，最堅決的手段。不論如何，不要將那些要毀謗你和我的人送回內地；在他們候審的時候，把他們監禁起來。」

「如必要時，我要派加烈尼 (Gallien) 爲永久軍事法庭的主席，開庭不在巴黎而在前線。」

從這信的措辭看起來，陸軍部長的態度比我還堅決。在我想，他所說的軍事法庭，沒有設立的必要。我認爲我可用的軍事審判的普通手續，對於與陸軍法規有關的案件就很足用；至於其餘的，我還依照我原有的規定，將不勝任的將官送回內地。

但我們失敗的原因，也不僅在一些部隊將領的無能。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在戰前要使軍隊明瞭的進攻原則，軍隊並沒有領會，也沒有按着實行。前線各處全有軍隊運用不當的報告，這些錯誤常有時將軍士進攻與守衛的力量取消了。我知道前進的部隊，誤解了進攻的精神，前進時幾乎永遠沒有礮隊的掩護，常有時密集隊伍就爲敵軍礮火所轟擊。也有時較大的部隊向前進行，側面沒有掩護，就遇到不意的礮火。步兵幾乎永遠在距目的物過遠時就開始攻擊。攻佔的土地在再進攻新陣地前永遠沒有組織；如此，進攻如失敗時，第一次的收穫也保持不住。最緊要的是步兵和礮兵的合作，永遠沒有人注意。

我注意到這些事時，立刻發下命令，每次攻擊必須審慎處理，而且最緊要的是各種部隊的合作必須辦到。這幾點我全想在教練營裡研究完成，現在必須在戰爭裡領略了。不幸一紙命令不能立刻改變軍隊的心理；要想將新思想輸入如此大的羣衆裡，必須等個長久的時間，但是戰爭的實際經驗，能使領會的時間減短。

維維亞尼既會請我向政府報告軍情，我就將我們在比利時的總攻的失敗報告他，我想我也有述明原因的義務。我說，「戰事初起時，我們各軍團的成功多半在山地，他們在平原上沒有表現出來對於進攻的才能。」陸軍部長對這話又很快的起了反應。他復我的電報是這樣：

「關於犯畏縮罪者的報告我已收見了。這種行爲祇有一個刑罰：立處死刑。如有軍官犯這罪，就應先辦軍官。今日

法國的法律就是非勝即死。我再正式說，我要你祇將年輕，精幹而決心犧牲一切以求勝利的人派在高位上；將頑固的老者，全要斷然的撤換。」

人在現在也許要批評陸軍部長爲什麼要實行如此嚴酷的刑罰，但我必須感激他的同情，他永遠教我相信，我若因環境的需要而設法使軍隊振作時，不論採取何種步驟，他必要盡力的贊助我。

八月二十四日的白晝比較還平靜，我焦急等候左翼的消息進來。晚間和夜裡不斷有消息來，並且也壞得很。土爾奈 (Tournai) 與康戴 (Conde) 爲敵軍所佔，以後達瑪德又通知我說德人已到蘇門 (Somain) 與發蘭新奈。德軍右翼顯然包圍了英軍之左，他們也許得機會威脅我們的交通線。我們第三，四兩軍既已後退，德軍就可增加右翼的實力，所以上項的恐懼更有實現的可能。

這危險很嚴重。我軍的左翼大約必須完全撤退，尤以英軍爲甚。因此我想必須設置一個退却區，以求在必須撤退時，命令能快發出去。英軍應向西南退却，以求掩護巴黎方面，而使敵軍將側面更向西展，以盡量免除包圍的危險。英軍區對第五軍方面的界限爲毛布支，勒加圖 (LeCateau)，伯安 (Bohain) 之線。

英軍被包圍不但威脅了我們的交通線，而且威脅了北方的全部，因北方祇有達瑪德的地方師駐守。現在已到必須泐水而將兵站由前線撤回的時候。下午三時半前，陸軍部長與我在電話裡商妥了這事。

關於列勒，我會想那裡可以有些抵抗，因爲我會教這處作防禦工程。我的希望爲時很短；五時以前達瑪德向總部用電話報告，說從陸軍部長直接得着命令，不教他守列勒。這種決定使我驚異，因爲與我們在二十三日所商妥的完全不符。十一時前西美向我證實了這消息，說政府因當地居民的請求而如此決定了。

前線他部的消息沒有如此壞。第五軍容易的佔了馬林堡 (Mariembourg)——蘇瑞·勒沙圖 (Sole-le-Château)——毛布支之線，敵方沒有壓迫我軍的前進。第三與第四軍的報告，使我恢復我的希望。第二軍察出至少有敵軍兩軍團向克雷有 (Clayettes) 與支爾貝維勒 (Gerbeviller) 移動；第二十軍團與第七十後備師會向其反攻，戰事先期的消息是良好的 (下午七時四十分電話報告)。

所以這次越時在空襲危險好似集中在英軍的方面，而且我們第一次得了關於德國第二軍的報告，各軍團之後全有同號數的後備軍隊，所以英軍的危險就更形嚴重。德國後備軍擔任正式戰事，這還是第一次的揭示。這消息解釋融軍爲什麼將前線展開如蛇之橫欄。

在這些危險的時期裡，我常常想到我們的俄國聯軍身並我，我仍然相信他們的行動能快使敵軍減少對於我軍的壓迫。因此我對於前線的消息，是愈動的等候着。這消息終於到了。俄國大使應俄軍總司令的參謀長之請，通知我說，「俄軍前大部軍隊向德國進攻，在能保持安全的情形下，急速的進行。在東普魯士正在規定嚴重的戰略問題，等到有辦法時，就可立刻再比較大速率進攻。這電報結尾時又說，「總言之，俄軍正在果斷的進攻中。」

這一切話全是很空泛的。

第四章 瑪恩之戰——戰事之準備：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五日（上）

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晨間，可以明瞭從十八日起就在籌劃中的戰略策動，已經完全的失敗了。

夜裡傳來的消息使人再不能存任何希望。德國各軍在比利時仍在繼續進行中。英軍在二十四日爲大隊所攻，已退到發蘭新奈（Valenciennes）、毛布支（Mauberge）之線；敵軍對於英軍一定要實行包圍運動，他們也很有可以成功的樣子。在德軍右翼之前，他們已佔了蘇門（Somain），直到現在，德軍後備軍團據報告是向安特窩普前進，現在似跟隨前進中的側面軍隊前進，所以更加增了敵軍在這一方的策動的實力。（註一）

〔註一〕第五十九號報告；總部情報局，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六時。

我當時還想德人在進攻時祇用現役軍團，所以我自問：我們的失敗是否僅由於戰術上的錯誤，或是由於敵軍右翼在人數上的優勢呢？據我們以前的估計，他們在人數上不能獲得優勢，現在我認爲我們在主要的進攻起始時所遇到的挫敗，就是由於敵軍人數的優勢。我們的第四軍有六個強大的軍團，突然的不能轉動了，這軍並宣稱雖能守住穆斯（Meuse）河與西愛（Chiers）河間之處，但因損失過重，必須經過長久時期才能重新進攻。我認爲第四軍在比利時盧森堡省的挫敗使德人能從那裡抽出一部軍隊，在基衛（Givet）之下送過穆斯河，使其攻擊我方第五軍之右。

我必須承認這時我最大的焦慮就在士卒的態度。我們開始就打了一些敗仗，而且法國士卒是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的，容易高興，也容易失望。我問我自己：士卒在八月最熱的天氣裡，能否不爲惡劣環境所動？我看出幾倦與興奮的現象就很不安。有許多處在路旁戰壕旁邊，可以看見一些軍士拋出來的背囊，各營的軍官們仍未能明瞭他們的職務，乘機厲聲持鞭督責。

看過了士氣的問題以後，再說戰略方面的問題；我想必須立刻準備一種策動，阻止敵人威脅我軍左翼的運動，這運動是經瓦斯（Og）流域直趨巴黎的。

第一，我們的左翼能否守住現時的陣地，給我時間來另籌策動嗎？回答是，否；英，法軍士的抵抗力量削減了許多，我對這點不能再作什麼夢想；棄地雖然是痛心的事，但爲使聯軍有機會恢復實力起見，還必須如此作。

這一點解決了，第二步的問題就是應該採取什麼策動？在八月二十五日的陰沈天氣裡，我用一整天的工夫與我的同事們研究各種可能的事實。伯特羅（Bethelot）認爲已在比利時盧森堡省起始的行動可以另在他處進行。他想英軍恐怕爲德軍右翼所包圍，不免要急遽後撤，如此第五軍左翼就有被包圍的危險。他相信可以利用這種情勢，攻擊與英軍對敵的德軍右翼的內方。爲加增他的意見的力量，他又指出他的辦法可以很快的實行，而如將敵軍右翼由其戰地之主力分隔，也或可產生極大效果。

伯特羅的意見使我不能完全信服。在考慮他的計劃以前，我們必須準知道第五軍可以守住戰線，給我時間在這軍之後集結可以突破敵軍戰線的軍力；而且這種策動如因缺少時間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敗時，我們的軍隊就要爲敵軍包圍，而到不可補救的地位，更必迫向着背後作戰。

我雖然提出些反對的理由，伯特羅仍然維持他原來的意見。我心裡要採取一個完全不同的辦法，就是在敵軍側面以外集結一些部隊，可以包圍前進中之敵軍側面。

我以良心權衡兩種意見的利益與成功之機會，就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晚間採取第二種辦法。我命加穆林（Camelin）作出命令（就是後來的普遍命令第二號），我簽過字以後，送給伯特羅，教他使這命令實行出來。我在此處必須說，在我決定辦法以後，伯特羅將自己的意見放在一旁，用全副精神設法使這新計劃成功。

我們左翼各軍必須再向後退，才能獲得時間在阿米昂（Amiens）區內集結，可以對敵軍前進的側面而可生效的大部軍隊。但我們如能利用各種情勢阻止敵軍前進，而時常向其反攻，則可希望這些軍隊可以不必退到愛恩（Aisne）河之線，與由克勞奈（Chaonne）至拉昂（Laon）以及拉費利（La Fere）之山地之延長線上。第三軍要停於凡爾登（Verdun）

之要塞，以此爲撤退行動之樞紐。法國第四，五軍，英軍與右翼調來軍隊所成之阿米昂集團的實力足可在敵軍由阿丹奈 (Ardennes) 派出軍隊時向其進攻，敵軍後路地勢就感困難。

我的意見是戰事由阿米昂延長到郎斯 (Rhems)，新組之軍置於戰線的極左，在英軍之外，處於可以包圍德軍右翼的地位。

這種策動要想成功，必須有兩項先決的條件：

第一，我們的第四，五兩軍，在後退時常以局部之進攻與反攻阻止敵軍之前進，並多以砲兵協助（對付前進中之軍隊最有效力），他們必須容我時間來將我所決定組織的軍隊集結在左翼。

第二，英軍必須頑強的抵抗，慢慢的退却，我們的左翼才不致退得太快而使敵軍容易實行其包圍計劃。協助英軍的有達瑪德 (d'Amade) 集團，這集團現正加入第六十一與六十二後備師，全在阿拉 (Arras) 下火車。我想我對於英軍總司令必須緊急申明這種行動的重要性，所以我與費蘭巨 (French) 約定第二天在聖·坤丹 (Saint-Quentin) 他的總部見面。我也命令蘭瑞薩 (Lanrezac) 來聚會，因爲應該當着英軍總司令的面和他擬定各種計劃。

要在極左翼成立阿米昂集團，必須從前線各部調用師與軍團。我決定停止阿爾薩斯軍的行動，因爲這裡已經不甚重要，所以能從這軍第七軍團抽調大部部隊；阿新那 (Archinart) 的第一後備集團既已解散，就可將第六十三師送往皮加底 (Picardy)。至於一，二兩軍，現正聯合行動，二十五日晚間最後的報告證明他們在順利成功中，所以暫時還談不到減少他們實力的問題。

此外還有第八軍，就是洛林軍，軍長是毛瑞利 (Mannoury)。我在前一天通知他，在現在情形下，他的工作祇限於防守凡爾登以北之穆斯河高地和南至土耳其 (Toul) 之處。毛瑞利回答說，如調他幾個後備師的一部，協助第三軍攻擊從康弗蘭 (Conflans) 與辛第利支 (Jeandelize) 直趨凡爾登的德軍，他仍可完成他的職務。截得一件德國命令，供給了關於德軍要攻凡爾登的規定。〔註二〕

〔註二〕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半，毛瑞利與貝林之電話談話。

晚間我所得到的消息祇是說在日暮時第三軍的進攻有些成功，下午二時洛林軍同第六軍團共同反攻。（註三）這裡的接戰不論如何順利，也是次要的一件事；這裡得不出大的效果來。實際上按着截獲的德國命令，我們所應付的祇有一個敵軍軍團，側面有一步兵師與一騎兵師。我們北方軍隊既然急需增加實力，所以必須有個選擇；不能各處全進攻。所以在穆斯河採取防禦態度就很足用，我因此決定命洛林軍準備用鐵路調出兩師。二十五日上午我派駐第三軍聯絡員貝爾（Bel）到第三軍和洛林軍去，帶着命令教他們停止戰事，退往穆斯河準備防守。貝爾在午間通知我，說兩師已派往都格尼（Dugny）與聖·米伊爾（Saint-Mihiel）。同日晚間毛瑞利報告已經停止戰事，與奉令退却之第三軍聯合退却。

〔註三〕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時半，第三軍之報告。

所以我這時籌劃的極左翼的策動軍隊包括阿爾薩斯第七軍團與一師，巴黎駐防軍之兩師，與由洛林軍抽調的兩師。八月二十三日已向陸軍部長請求將最後的兩部隊運來，二十四日阿爾薩斯軍得着命令，於二十五日在貝爾福特（Belfort）與蒙貝利亞（Montbéliard）令第七軍團之參謀處與這軍團的一師上火車；二十五日發出命令裝運第六十三後備師。二十五日上午洛林軍知道必須供給我兩後備師，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五分他們接到命令，必須在二十七日起始將這兩師運往康配奈（Compiègne）。

八月二十五日約在下午九時，我從陸軍部長得到以下的命令；「我們的努力如不能獲得勝利，我們的各軍如被迫撤退，必預至少以三現役軍團組成一軍，送至巴黎築壕營地，以便保證首都之安全。應證明收到該項命令。」

讀過這封電報，感覺非常驚異，因為我覺得政府漸漸要干涉我的作戰計劃了——這種干涉在成爲事實時，就要妨害我的行動的自由，而且那時乃是最需要完全自由的時候。

再者，在我們需要一切實力來作戰時，而將三個現役軍團送到巴黎，我認爲這種思想是最危險的。我也必須申明我要在阿米昂區組成一個策動軍的思想，與陸軍部長要將三個現役軍團調回駐防巴黎的決定，並沒有實際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命令已經有了改正，至少是命令的執行是有條件的而非絕對的，因爲開端的話是：「我們的努力如不能獲得勝利，我們的各軍如被迫撤退。」我已經說過，這時我正組織一種策動，大約在阿米昂，拉昂，與愛恩河及郎



斯以北之線上接戰。所以陸軍部長的命令似乎正是允我等候戰事的結果，然後再執行這項命令。

因此我認爲我有暫不執行命令之權，在環境的需要下再按時行動。再者，情勢雖然惡劣，但我想還沒有必須立刻刻法防禦首都的那般嚴重；不論如何，到嚴重時我總能有時間來執行政府的決定。〔註四〕

〔註四〕 陸軍部長的命令，附來一封信，是分兩段寫的，第一個上午七時，第二個正午；是如此寫的：

一、我對於蘇戴(Sorbet)的工作很驚奇，其實也是很痛苦。德騎兵蹂躪法國北部，毀壞一切，並隨意攻擊地方軍。蘇戴不是打仗，乃是睡覺。這是不行的。

你如要汽車供步兵之用，則巴黎有很多。你如能供給汽油，則至少可有六十輛，能運五百人，可供騎兵作戰之用。但這祇是個小問題。

二、北方戰場顯然要變重要——其戰略之重要因其影響一般作戰，其精神之重要因其與巴黎接近。我們必須造成一軍在此處作戰。我認爲是必要的，因爲地方軍的戰爭價值小，而沒有抵抗。

三、我接受你的升級計劃。但我不要使這命令行於參謀人員身上。在任何司令部裡階級的高低是沒關係的。我警告你，我除去在最特別的情形下，就不批准提升參謀人員。這辦法也許是革命的，但我要遵這辦法以加強指揮軍隊的軍官的力量。

四、這裡有個極重要的命令，是你不能逃脫的。我們如失敗時，至少須送三個良好狀況的現役軍團到巴黎。不必說，其他軍隊的退却線將是另一個方向——法國的中部與南部。我們已完全決心苦戰到底的。

第二封信是這樣：

五、德騎兵集團在北方之侵擾產生最嚴烈之印象，我已預備第三阿爾基利亞(Algeria)師，現在普爾皮南(Perpignan)與加加桑(Carcassonne)動員。在必要時，可於四十八小時內，運往善蒂義(Chantilly)或博威(Beauvais)。我軍左翼之受包圍，戰略上的重要不必過事鋪張，但其對於輿論的影響之大是你所不能想像的。

我認爲蘇戴的不活動是可譴責的。我想他有失職的罪。但我並不是發怨言，我要你明瞭，我對你是完全信賴的。

六、最後，我以個人資格懇切請你批准將軍需官開洛(Cailiaux)與伍長賽加地(Ceccaldi)派在撒雷的參謀團；他同意

接受他們兩人！我知道。

我們不必爲自己找改政治上的困難；因此我才最懇切的請你批准這事。這事如不成功，則停戰時，或至停戰之前，你和我就將有真正的仇敵。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清晨，我動身往聖·坤丹去，伯特羅與我的副官穆勒(Muller)同行。我於這次與英軍總司令的會見認爲特別重要，在他於就職指揮時來到衛特利(Vitry)見我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和他見面。我的目的是在和他協商關於我所決定的作戰計劃的辦法，而在凡爾登·拉昂·阿米昂之線上接戰。我深知目前的難處；其實我恐怕英軍總司令不能自由有所決定，因爲我知道基琴納(Kitchener)常想要干涉英軍的作戰。我也曉得費蘭巨與我們的第五軍軍長中間已經有了不睦的情事。

十時半之前我就到了聖·坤丹。達瑪德已在那裡。他正向我陳述他的部隊所遭遇的困難，蘭瑞薩也來了，他在前一天晚間得着我關於阿米昂·郎斯·凡爾登之戰的命令。他對我說他完全明瞭我的用意，他也沒有反對什麼，祇是說不該取消爲他的軍隊和英軍所指定的區域。他說我們的聯軍沒有準備過與我們實行共同策動，他們也不注意與相隣の各軍合作。我告訴他，爲要獲得在極左翼組成軍隊的時間，他的軍隊必須時常反攻；他向我擔保說，他將軍隊在阿外奈(Avesnes)附近狹窄地面派出之後，就要再度進攻，因爲狹窄地面不能利用礮兵。他又說他的軍隊狀況良好，可以進攻。

這時費蘭巨進來了，有他的參謀長馬瑞(Murray)陪着他。我想費蘭巨一定仍然像我前幾天認識他的時候那樣鎮靜；但是使我最驚異的是他立刻用驚惶的聲調向我說英軍如何被猛攻，而且在前一天的晚間，海格(Haig)的軍團被迫撤到基斯(Guise)，騎兵集團撤到伯安(Bohain) (即是爲第五軍指定之地)；而且他的第二軍團與斯諾(Snow)的第四師爲敵軍向勒加特勒(Le Cateler)的方向所壓迫。他對我解釋，從開戰以來，他的軍隊就很辛苦，所以一時不能料想進攻的問題。他認爲情勢非常微妙。他有好幾次對他的隣軍——第五軍——的行動表示不滿。他說這軍停止了戰事，使他處於完全隔絕的地位。

當我回答英軍總司令時，我向他說明聯軍全部都爲敵軍所猛攻，他不該想祇有英軍受了嚴重的損失。我又請他注

意，我對他的策動與我對法軍所下的命令的和諧，認為如何重要；而且特別是他應盡力尊重為各軍指定的區域，以免紊亂。

以後我就用全力催促他，說第一個策動既已失敗，他就應盡力設法參加我所擬定的戰事。我從他驚異的態度裡看出他對於我的用意還不明瞭，就問他會否接到我送給他的八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抄件。他還沒有看見這文件，因為仍在馬瑞的手裡。我就將我預備實行的策動解釋給他，並詳細說明我希望英軍如何動作。

費蘭巨立刻提出反抗，我雖然堅持我的意見，但據我看，他仍然沒有被我說服。他堅持的意見是撤到聖·坤丹。我應許他，命令蘇戴 (Sordet) 不祇掩護英軍左側方，也要用他的整備部隊以全力參加將臨的戰爭。因費蘭巨的請求，我又命達瑪德將兩個新的後備師推進到布雷 (Bray)，為的是協助英軍。以後我又問費蘭巨，英國是否將有補充到來，特別是第六步兵師是否要來；因為從現在聯軍的情況看來，是非常需要補充的。費蘭巨回答說，陸長有意將第六步兵師派到比利時去，協助比利時軍隊。我對英軍總司令說明這種辦法是如何危險。我告訴他，我相信決戰是在法國的前線上，而不在任何其他之處；英國所能供給的人全應不遲緩的送到左翼的前線上。我得的印象是費蘭巨與我對這點的意見是一致的。(註五)

〔註五〕 拉潘努 (La Panouse) 以一封信通知我，基琴納極遲疑將這師送到歐陸來。

下午尚早時我離開了英軍總司令部，我對我們極左翼的脆弱非常焦慮；我焦急的自問，他們能否守住陣地容我時間將新的佈置實行出來？再者，我也覺得費蘭巨與法軍第五軍軍長間缺少相互的了解。他們兩人的脾氣與心理完全不同，似乎很難在戰爭的壓力下共同工作。

我在晚間回到我的總部。前線各處有消息等候我，全不足以使我安慰。巴開特 (Paquette) 從第四軍得到悲觀的印象。第十七軍團似已潰散了；其餘的軍團在狹窄的地面作戰，損失甚重。第四軍在炸毀穆斯河各橋樑後，正在向左岸撤退中。第三軍仍然守住右岸，但頗感困難。各處全報告疲弱的狀況，所以我恐怕士氣已餒了；軍隊的各階級裡，連我的總部也在內，全露出失望的樣子來。

英軍的態度也很使我焦慮。白天我們截獲德國兩封無線電報，得知敵軍右翼集團在當天就可達到甘布雷·勒加圖 (Canbrai Le Catean) 之線；這集團的主要部隊在上午九時十分就要全線總攻，我就非常焦急，不知英軍如何應付這種在最危急時的攻擊。我們的新策動的實現，大部要看英軍是否能頑強抵抗。深夜時烏蓋 (Huguet) 從諾陽 (Noyon) 拍來個極悲觀的電報，他報告我這一天的結果，消息是最惡劣的。他說，「英軍戰敗，現在好似完全失去了團結性。要使他能夠收編，必須有堅實的保護。今晚英軍總司令部將設在諾陽。」在這種情形下，若避免重大的不幸，必須將左翼置於一個健全的司令命令之下，並且供給他能夠使他的行動有效的部隊。我就想到毛瑞利，我認爲在這種困難情形下，他比任何人都相宜。在我決定解散洛林軍以後，就如此在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的午夜以後組織了第六軍，並派毛瑞利 作軍長。他的參謀處仍是洛林軍的舊人。運往英法線 左方的各軍有第七軍團，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後備師，以及第五十五與五十六後備師，達瑪德 仍然指揮他的四個地方師。洛林軍所有的其他地方師。我派給第三軍都蘭 (Durand) 指揮。我教毛瑞利 儘早到總部來聽令。

這時我想應該解散阿爾薩斯 軍，因爲大部的部隊都撥給第六軍；其餘的分作兩集團，交給杜白 (Dubail) 指揮。

這些嚴重的事實正在演進時，達笛 (Tardien) 告訴我內閣起了變化，麥西美 (Messimy) 已經提出辭呈。繼任的將爲米勒蘭 (Millerand)。我對於米勒蘭 有充分的信賴，並有深切的友誼，我聽說他在這困難的時日裡來指揮陸軍部，就非常喜歡。米勒蘭 的強幹，他的熱忱與愛國心全使我相信他有能力來解決各種危機。

第二天早晨，我接着麥西美 的信，他說：「總統因我對於文官及報紙過於粗野，已把我『趕』了，但繼任的是米勒蘭，你對他可有完全而絕對的信仰。」

「將來我需要你一封個人的信，反對他們」(註六) 教我簽字的公佈文件，說「北方一區之內，除去地方軍外沒有其他的軍隊。」

〔註六〕這裡寫的是「強迫」，但已用筆塗去，又添一個「教」字。

「五，六天內，我就要到參謀本部去就職，那是在戰時爲我規定的職務。我將呈請派我到情報部去。」

「同時，我的手在這裡，我對於你和對於法國全有信心。」

八月二十七日，按着得到的消息，英軍沒有照着我在八月二十四日所規定的甘布雷大致方向退却，而退到爲第五軍所指定的區裡去，使德軍右翼更易於實行他們所計劃的包圍。第六軍的集結沒有完成到可以保護英軍退却而容許時間使這些部隊整頓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最有利的辦法似乎是使第五軍以南北方向進攻基斯與凡爾文（Vervins）附近之敵，進攻的主力要沿着河的左岸。

二十七日晨六時左右，我聽說第五軍還繼續撤退，第五軍長的意嚮是停在瓦斯與旦（Thon）河之後。蘭瑞薩這種舉動與我所希望的大不相同。前一天在聖·坤丹，他對我說當他離開那難以利用砲兵的森林地帶以後，就要猛烈反攻追擊中之敵軍。這與我的意見完全相同，就是，我再說一次，爲的獲得時間好來集結第六軍。再者，英軍的情勢使我們必須採取進攻的態度，好盡量使多數敵軍留在我們的陣線之前。蘭瑞薩也會說過，他的軍容甚好而且士氣頗盛。

第五軍現在所到的地帶，正適宜於這種的作戰，我就命第五軍長利用這種環境。我對他說，這決不是他應該顧慮左方的英軍的行動的時候；我並且說，如果他照我的計劃而繼續撤退如同一敗塗地似的，他的士氣就要受影響，如此並能影響作戰的整個運命。（註六）

〔註七〕 這消息在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六時半由總部亞歷山德用電話通知第五軍參謀團的史奈德爾（Schneider）。

同時我也要給烏蓋一些鼓勵，因爲他對英軍的情況很抱悲觀；我將對蘭瑞薩所下的命令，以及爲使英軍易於退却的各項命令告訴他。此外我又派布雷加（Breard）偕同英軍駐法軍總部聯絡員克萊夫（Clive）到諾陽去，命令他探聽情勢的詳情，並通知費蘭巨我們即將派隊援助他。

布雷加剛走，烏蓋就和我通電話。他剛才見着費蘭巨，將我對蘭瑞薩所下的命令告訴他。費蘭巨回答說，英國如知道英軍在何種情形下與敵軍作初次之接觸，無疑要有悲苦與遺憾的感想。英軍總司令說我若能發封電報承認他的軍隊對於共同目標已有重大的供獻，就頗能和緩這種感情。我急速履行了這種建議，向費蘭巨表示法軍對於英軍勇敢的協助非常感激。

蘭瑞薩上午得到命令之後，就報告我，要在凡爾文線上停住軍隊，準備攻擊在瓦斯河南派出之任何軍隊。我想這種舉動可以減少敵方對於英軍的壓迫，而且英軍也可利用情勢來停止退却；但在下午二時左右，我聽說英軍已退出了聖坤丹而向南撤退。這種行動使第五軍正在準備反攻時失去左方的掩護，使蘭瑞薩處於極微妙的地位。我問準了這消息的確實性，就請費爾巨暫緩撤退他的軍隊。我向他說明如不如此行就有何種的不便，又說他的軍隊的情況並毫不危急，因為在伯丹庫 (Batincourt) 與巴包姆 (Bapaume) 有兩後備師，前面有整個的蘇戴騎兵集團，而且在蕭奈 (Chaunnes) 區內還有下火車的軍隊。若能稍緩撤退，第五軍就可有時間反攻，而且這次反攻也一定能減除英軍所受的壓迫。

毛瑞利來見我聽受關於正在阿米昂區集結的軍隊的命令，因他已被派指揮這些軍隊。我教他佈置他的軍隊，使他們在聯合起來的時候就能對敵軍右側方採取攻勢——以求如此掩護英軍的右側方，我希望英軍停在安姆 (Ham) · 特尼亞 (Tergnier) 之線上。我也向他說明，以後第六軍的攻擊就是我們努力於包圍敵軍右側方之起始。〔註八〕

〔註八〕 第十九號個別命令，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他到總部報到時交給他的。  
第六軍總部要設在莫瑞義 (Moreuil)。

毛瑞利將我的命令放在口袋裡，剛走了的時候，就有消息到來，使我恐懼我所籌劃而準備的阿米昂·拉昂·郎斯之線上的戰事的計劃將要完全失敗。下午六時烏蓋報告一德國騎兵師到了白浪奈 (Peronne) 〔註九〕，他說情勢「非常嚴重」；他恐怕英軍的撤退要變成潰敗。同時從諾陽回來的的布雷加也帶來悲觀的消息。在前一天，德軍四軍團攻擊英軍，晚六時前英軍慘敗。五師之內兩師幾乎完全被毀，其餘的情形也很壞。衛爾森 (Wilson) 對布雷加說英軍在一星期之內不能再戰，英軍參謀團祇有一個思想——偷向康配奈退去，獲得喘息之處好來收編隊伍。

〔註九〕 這消息以後證明是錯誤的。

所以在我想要將英軍安置在安姆時，他們的目光已經轉到康配奈去。情勢已經使我感受痛苦。我想我不能再依賴他們來獲得組織第六軍的時間。前線的他部也能守住嗎？我必須放棄保持愛恩線的意思嗎？還有一個緊急問題：英軍撤退對第五軍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呢？就在當天的下午，我會命令這軍向北反攻；現在這軍的左側方將要完全失去掩護了。

約在這時，我們截獲德國無線電，得知德國第一軍在他們第二軍包圍毛布支的時間要單獨行動。（註十）如此第五軍戰線上敵軍的壓迫或可減輕了許多。既然這樣，我想蘭瑞薩無須向北反攻，而且如向西北進攻，則可阻止追擊英軍的各部隊。從各方面看起來，我認爲這種舉動是必需而有利的。

〔註十〕第六十三號報告，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總部情報局。

所以在下午七時之前，我決定修改以前對蘭瑞薩所下的命令，我於是給他拍電，因爲有報告說與他敵的敵軍已有一部停於毛布支之前，他應在次晨將其左翼向瓦斯河與聖·坤丹間移動，並攻擊一切追擊英軍之敵軍部隊；必須不辭任何犧牲來解救英軍。（註十一）

〔註十一〕上項電報（第二五〇〇號）在下午八時二十分達到馬勒，就是蘭瑞薩報告他已按我晨間的命令發出二十八日的命令之後不久。就是將其前線向左緊縮，準備攻擊任何渡瓦斯河的縱隊。蘭瑞薩的報告約在下午九時達到總部。爲免紊亂起見，伯特羅在下午九時四十五分又給第五軍長一封電報，證實第二五〇〇號命令，規定蘭瑞薩之左應攻擊聖·坤丹與瓦斯河間追擊英軍的任何部隊。

這命令達到馬勒（Marie）的蘭瑞薩的司令部裡時，亞歷山德（Alexandre）正在那裡，他打電話報告我，說第五軍軍長對於新命令提出嚴重之反對。所以在下午十時十五分，我再度通知蘭瑞薩，我對於切實執行我的命令認爲如何重要。同時我決定在明晨親身到馬勒去。

這些嚴重威脅我軍情勢的事件的消息達到我時，正值新任陸軍部長米勒蘭在我的總長。他來不祇是要拜訪我，最要緊的也是要自己獲得情勢的消息。麥西美與他同來，麥西美現在已穿上了輕裝兵軍官的制服。

當我與米勒蘭談話時，我在當日晨間派往郎格勒（Langle）司令部的加穆林進到我的辦公室來報告他的任務。前一天，敵軍好似在西丹（Sedan）以下渡過穆斯河，第四軍軍長已決定在二十七日反攻，加穆林親眼看見戰爭之起始。他認爲第四軍參謀團聽說敵軍已由日希利（Donchery）至歐特萊庫（Autrecourt）佈防於穆斯河左岸有些驚懼；在另一方面，他對郎格勒與其參謀長麥斯特萊（Maistre）的完全的鎮定有深切的印象。郎格勒已對其各軍團下令聯合力量將敵軍

逐回穆斯河彼岸。加穆林在離開第四軍司令部時，會到第十二軍團長落該 (Rogues) 的司令部拉貝薩斯 (La Besace) 去。他在這裡他又看出秩序與鎮靜的樣子來。在動身回衛特利之前，他看見反攻開始，滿有成功的希望。

下午十時之前，第四軍傳來消息，證實這日有滿意的結果。爲要堅實這種成功起見，郎格勒請求第三軍也進攻，如此第四軍可以免除防守一部前線的工作。

第一與第二軍的消息也是同樣的良好。這兩軍在十四天的戰事裡雖然損失甚重，但他們已表現了頑抗與勇敢的例子，這是我樂於在對其他各軍的命令裡所樂於宣佈的。在晚間我們聽說第五軍正在於八月二十五、六兩日奪回的地上繼續進攻，在收復的土地上各處都有德人損失慘重的證明。

我雖然看出陸軍部長對這消息有良好的印象，但我沒有向他隱瞞我對左翼非常顧慮的事實。下午十時，烏蓋打電話報告，英軍在次晨要在瓦斯與拉費利間撤退。這種退却使第五軍之左完全失去掩護，同時也使毛璣利的右翼失去屏障。幾乎同時，我接到烏蓋由諾陽在下午五時三十分發的信，這證實了我所恐懼的事。他的信如下：

「我現在證實我昨晚(八月二十六日)的電報，報告昨日英軍的敗績。按我所剛得到的以後的消息，情勢是極端危急的。現時英軍已被擊破，不能作任何嚴重之努力。現在向歐利尼 (Origny) · 聖·貝拿 (Saint-Benoit) 退却中之右縱隊——第一，二兩師——仍有一些團結現象；第四師就不如此；但第三，五兩師，被攻最烈，失去許多人與大礮和運輸之大部，並被最猛烈的礮攻幾乎三十六小時，現在已成瓦解的部隊，不能作極小的抵抗，如不休息並完全整頓之後就不能再作戰。

「幸而追擊並不猛烈。希望今晚第四師可以到達拉賽 (Roisel)，第三師可以到達諾爾曼 (Normand)，第五師到達聖坤丹之北，第一，二兩師到達歐利尼山。現在仍未獲得關於騎兵師的消息。明日，八月二十八日，第三，四兩師應到達安姆，第五師應到達聖·西門 (Saint-Simon)，第一，二兩師應到達休西 (Jussy) 與拉費利。照一時的情形，英軍不再存在。如不完全休息與重編時，則不堪再戰：就是五師中至少有三師，不但須等幾天，也許要等幾個星期。

「對於英人傲氣的打擊是強烈的，現在已可聽見怨言了。爲不使怨言傳佈起見，我們應立刻對於英軍與英國人民爲



我們的大犧牲表示感謝；因此我才在晨間用電話報告，費蘭爵士提議由法軍總司令對他的軍隊表示謝意。最好法政府也能如此行。

「我已經將英軍的情勢通知蘭瑞薩與蘇戴——通知蘭瑞薩是使他知道他的左翼有被威脅的危險；通知蘇戴爲要使他繼續保護英軍的退却，防止其後方或西方之任何威脅。我按照布雷加今晨所帶來的消息，已通知蘇戴，他應行使他這種的職務一直到英軍在撒姆（Somme）河後獲得完全之安全時；此後他可佈防於聖·坤丹區內，聽候你的命令。」

「現在仍然不可能說英軍能在何處與在何種情形下重編；甚至英政府也許堅持將全部軍隊撤到其策源地勒阿弗利（Le Havre），一直到休息，補充與重編之後，再能作戰之時。但有一件事是毫無疑義的，就是這種休止是暫時的。因爲英人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其實他們比任何時都決心儘早再開始戰爭。」

「所以一時不可能再倚仗這軍，在最近一星期內實行的包圍運動中，已將足以攻破我軍左翼的敵軍引到我軍左翼來，顯然敵軍的包圍運動仍可繼續；其情況將更順利，因我軍戰線將縮短。所以由後備師與第十八軍團所組成的蘭瑞薩之左幾日內將受嚴重之威脅；此種行動將如此由左向右發展。」

「抵禦這種確切而危急的威脅的唯一方法，似在於我軍之左成立一新而有力之軍，以由前線他處所能抽調之一切現役軍團組成之（犧牲一部國土安全亦所不計），以求集中全部力量於左側。在最短時期內要決勝負之處就在這裡。布雷加今晨與衛爾森討論這項問題，是最有建議而完備的；這信到達時，你可接着他的報告了，但我覺得我應向你陳明這報告的重要性。」

我對米勒蘭沒有隱瞞我軍左翼情勢之嚴重。我告訴他，計劃中的沿阿米昂，拉費利，拉昂，克勞奈與愛恩河線上的策動有失敗的危險，而且英軍的狀況使第六軍的下火車不能一定完成。我們的職務是適當應付其嚴重的結果。還須通知政府，德國騎兵或能於四，五日內到巴黎的城門前。急需使輿論對這事件不要驚惶，並使每個人明瞭我們最後的勝利系於我們抵抗到底的決心。我們現在所必須作的是堅守一些時，容許時間來組織一個新策動；這策動如再失敗時，應有勇氣再等一個策動。

此後，米勒蘭與我進行研究一般情勢，特別是關於俄國方面。從他們的前線傳來的消息是良好的。他們的進攻在勝利進行中，一個德國軍團左側方被包圍，被迫放棄歐斯特羅（Ostrod）。所以我們可以希望我們聯軍的勝利如能繼續時，則敵軍不得不由法軍前線撤退重要部隊送至俄國，如此則在兩星期內我軍前線的壓迫可以減輕許多。再者，不當忘記德人的希望全在即刻消滅法軍，但這軍現在仍然完好；其實法軍仍能作最猛烈之努力，而且這種努力在有良好時機時即將立刻使其實現。

我們以後又討論巴黎的情勢，我告訴陸長我對於加烈尼（Gallieni）防守首都的能力深有信賴。在這時我對米勒蘭提出麥西美在前兩天給我的命令，教我送三現役軍團到巴黎築壕營地，爲要協助其守衛。我解釋我的觀點，就是防守巴黎的唯一方法祇在我軍在戰場上的作戰，並且每一個可用的人應毫無例外的參加將來的策動，而在要決定國家運命的戰事裡作戰；任何不參與這戰之部隊，不論其是否被派防守巴黎，則其用途爲不恰當的。陸長對我說明保證首都安全之必要，而且因此也當派定必要的軍隊。

我現在通知米勒蘭，我規定在次晨到馬勒去，爲要催促蘭瑞薩實行我爲他所規定的戰事，因爲我認爲這種戰事越來越重要了。我在這次旅行中也就地研究我心中所有的九月初旬的戰事的可能。在這次長久的談話以後，米勒蘭與我參謀處的幾個軍官也談過話。他那夜睡在總部，第二天早晨五時半走了，我那時正要動身去見蘭瑞薩。

八月二十八日。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早晨，我在動身去馬勒之前，讀過夜間進來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之中，有一個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在前一天的下午空軍偵察見有敵軍縱隊在希麥（Chinay）區內，似乎向南進行；同處與拉克拉（Rocroi）也有大量的軍隊集中。這種威脅顯然是對第四軍之左而來的——這處因與第五軍聯絡不定，爲一極弱之點——這種移動與郎格勒在日希利區攻擊的軍隊的行動似有關係。所報告的德軍的大小，足以使人恐懼我軍陣線有被突破的危險。第四，五兩軍的聯絡必須加強，而必須設法防止在這方向的任何難料之事。所以我決定組成一別動隊其任務在保證郎格勒與蘭瑞薩之聯絡。

因此，我命令在我出外時留駐總部的伯特羅，立刻教當時的第二十軍團長福煦（Foch）到總部來，並且通知他我所

要給他的職務。我也令他教郎格勒無遲緩的開始退却，按照我在八月二十五日所給他的命令，指定他必須退往愛恩河後。（註十二）

〔註十二〕我教福煦來時，也命他帶衛岡（Weygand）同來，我要派他作福煦的參謀長。戰爭以前不久，衛岡是在最高軍事研究中心選出的最特殊的軍官。

我在上午八時半左右到馬勒，我看見蘭瑞薩時，對他身體的狀況很為驚異。他臉上有疲憊的形容；面色發黃，眼睛發紅。他立刻以驚惶的姿勢對他在前一天所接到的命令提出反對，說他的軍隊很疲倦，北方又有威脅。我又向他解釋英軍的情勢，這是他不應不知道的，我向他指明因為一切的環境他絕對必須向聖·坤丹方面進攻。談話的聲調很激烈，我必須提醒蘭瑞薩，費爾巨對我軍所發的怨言多半是他的責任。在參伯（Sambre）河時，費爾巨通知他他將攻擊時，他就退却，兩天之後英軍被攻擊時，他也沒有援救。

蘭瑞薩沒有別的理由，至終說他沒有接到書面的命令教他進攻。我告訴與我同行的加穆林立刻擬一道命令。他同第五軍參謀長多瓦賽（D'oise）坐在桌子的一端，寫出下列的命令，我也簽了字：「第五軍應儘早攻擊昨日與英軍對敵之軍隊。右方應留最少掩護部隊，並在這裡派出大隊的偵察隊。」蘭瑞薩認為滿意，並準備服從。而且他說，他在晨間已按我的意思下了命令。

談話剛終了時，第十八軍團長馬拉特利（Mas Latrie），他正在第五軍司令部，請求見我。他正患痢疾，身體有些不能支持了。我向他指明時事的嚴重，並命令他使軍隊全力作戰；國家的運命已動搖了。以後阿希（Hached）來到，他也很疲憊，因為他的第四十師有劇烈的戰事。我因蘭瑞薩的推薦，已決定派他為第三軍團長，因我對他的勇敢與聰智都極欽佩。阿希不樂離開他那精良的一師，就請我不要提升他。我不改變我的決定，我對他說我倚仗他的謙遜與責任心。

我從這次旅行所得的印象非常痛苦，當我到總部時，就決定在次晨回到蘭瑞薩的司令部，監督他執行我的命令。但我在衛特利必須留駐相當長久的時間，不祇是要聯絡第五軍的作戰與英軍及第六軍的作戰，也要設法抵禦空軍所報告的拉克拉方面的威脅，特別是給福煦命令，告訴他我將派給他的職務。

我到衛特利時，聽見這天所傳來的關於我軍騎兵集團與第六十一與六十二後備師的消息。蘇戴在前一天分別利用他的各師，在白浪奈之北與東於良好情形下利用之，以後他又把各師調回，分駐於撒姆南岸；兩後備師在騎兵集團之左作戰，這天也似成功。我用電話詢問毛瑞利最初的印象如何，他的現在的計劃如何。第六軍長回答說他豫料晚間可以佈防於撒姆河；他要將第六十一與六十二後備師置於白浪奈區，第五十五與五十六後備師部隊置於聖·西門與聖·克利(Saint Christ)之間；最後的這兩後備師預料在當天午夜以下火車完畢；此後他要將第七軍團推進至撒姆河。(註十三)

〔註十三〕第六十一與六十二兩師副交愛布諾(Elence)指揮，他是麥西美作隨長時的陸軍部參謀長。

這些佈置我認爲滿意，因爲在同日內第五軍也有第三師團與一後備師預料可到穆阿(Moy)以上之瓦斯河。爲要保證我軍戰線的連續，以保證第五軍向聖·坤丹的進攻的發展，祇須請英軍同意將其後衛軍停止於聖·西門與特爾尼愛(Tergnier)之間的克羅薩(Crozat)運河上。我問費爾巨他的軍隊能否擔任聯絡第五軍與第六軍的任務，我也命令布雷加幫助聯絡英軍，毛瑞利軍與蘇戴騎兵集團的行動。所以在下午已晚時，我有理由相信我軍左翼在撒姆河，克羅薩運河與瓦斯河後，至終獲得有利的防守陣地；如能保持這種情況，第五次軍晨向聖·坤丹的攻擊可以給我們時間完成第六軍的組織，並使其對德軍右翼作包圍運動。

不幸我的希望歷時頗短。八時半之前我由烏蓋接到以下的電報：「費爾巨爵士很抱歉說不能按你所要求的限度在一般行動裡合作。他的軍隊很疲倦，至少需要他們今晚所佔的地方休息一天。後天如必要時，他們能守克羅薩運河之線。以後法軍如勝利時，英軍總司令要將其軍隊作爲預備軍，歸你調用。」

以後不久第六軍用電話報告，後來又爲毛瑞利與總部間的聯絡員穆林(Maurin)所證實，據說沒有人知道第六十一與六十二後備師在何處，被派指揮這兩師的愛布諾找一天也沒找到。他想他們一定退向阿米昂去，因爲據報在白浪奈區有敵軍縱隊由東向西前進，並且聽見重砲轟擊的聲音。在夜半之前，我們聽說第六十一後備師被迫向阿米昂退却，但沒有關於第六十二後備師的消息。

如此撒姆河之線又不守，而且更緊要的是第六軍的下火車區不久要爲前進的敵軍所嚴重威脅。在這些情形下，要論

改變情勢，我所能看到的唯一希望就在第五軍進攻之成功。所以我覺得有催促蘭瑞薩盡量強烈化其軍隊的行動的必要。

在二十八日的下午，我雖然盡全力穩定我方左翼情勢，並準備第五軍之進攻，但我也必須應付在拉克拉正在成形的對第四軍左翼的威脅。第四軍軍長郎格勒的態度與蘭瑞薩極不相同；因為當我必須催促後者用力抵抗時，前者寸土也不肯放鬆。在他熱忱的指揮下，第四軍在防守每個障礙地帶之後，現在頑強守住沿穆斯河的陣地，敵軍在左岸雖勉強有小進展，但第四軍使其所付的代價是大的。

但是爲要執行我在八月二十五日所料想的意見——築一戰線倚託於撒姆河與愛恩河——我認爲第四軍不該沿穆斯河有長期的耽延，尤其是報告中的拉克拉方面的危險任何時都能威脅其左翼。

在我去看蘭瑞薩之後回到總部時，我所說第四軍全軍作戰，顯然是要將德軍驅迫到河裡。郎格勒的軍士雖然損失很重，但士氣很旺，似乎不該使他們放棄所贏得的優勢，而在他們認爲自己將要勝利時，使他們開始退却。郎格勒的行爲是值得極端贊許的。在下午五時之前，他通知我他的情勢最好，尤其是兩翼，在聽從我教他退却的命令之前，他請求指明這事，並等候新命令再作其他佈置。我不能猶疑，我雖然羨慕他的勇敢態度，但覺得爲策動的一般利益着想，我不得不告訴郎格勒我祇准他駐在穆斯河穩固他的成功，第二天清早，他的主力必須在河之西南的高地上佈防；此後他必須按照第二十五號命令退却，使其行動與兩隣兩軍的行動一致。

再者，第四軍的努力雖然有重要的結果，但軍士一定要到了體力的極限，有理由恐懼——其實郎格勒在晚間通知我——他們不能再守住愛恩河之線很久。

幸而在拉克拉區集中的敵軍的威脅在這天沒有實現，當福煦在下午五時前來到我的總部時，問題又改變了方面。組織第四軍時，因最初想以其進攻，所以軍力甚大，現在按照我所要實行的策動過於呆笨。爲要減輕其軍力，我決定由其左翼抽調第九與第十一軍團，第五十二與六十後備師與第九騎兵師，聯合成一別動隊，歸福煦指揮，他要聽第四軍長的命令。我們規定在必要時，福煦特別動隊要抵禦由拉克拉派出之敵軍，掩護郎格勒軍之主力，同時也要保證第四與第五軍間的聯絡。

現在仍須規定第一，二兩軍的態度。他們急促間在當日上午開始進攻。下午將過之前，加斯泰諾(Castelnau)因其右翼與第一軍之左翼被迫撤退，就問我他祇該嚴密防守，或應繼續進攻。我立刻拍電給他和他杜白，問題是祇要他們防守。同時要盡量使對面的敵軍忙迫，而注意維持兩軍間之聯絡。

事實上是這兩軍的前線直到九月三日也少有變動。鮑(Pau)軍已經解散，他在下午到總部來，證實上阿爾薩斯的情勢已經達到平衡的狀態。

如此可見在八月二十八日的終了，戰線的大部情形還算順利，雖然左翼第六軍的組織似已受影響了。我問我自己的問題是：規定在明天實行的第五軍的進攻，能否鞏固我們左翼的情形，而使我能够希望按我所願意的形式作戰？回答這問題，必須等到明天。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 東亞聯盟月刊

創刊號 六月出版

創刊號要目

我們對於東亞的意見(代創刊詞)

新民精神的三民主義

東亞聯盟結成爲事變解決之唯一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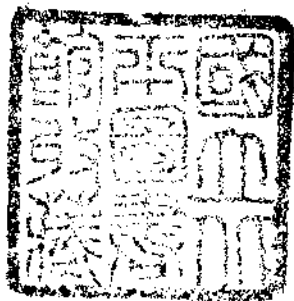
中國民族運動與東亞聯盟

從中日戰爭到東亞聯盟

和平運動之總檢討

蘇聯所謂自由

社址 北京北魏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北京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九〇

行址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

##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專營各種存款放款貼現匯兌一切銀

行業務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

手續便利

代理永寧保險公司承保火險收費低

廉賠款迅速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 南局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一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東局 三三三八

一八六九 一七三三

四十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河北省銀行

###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  
西四牌樓  
鼓樓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西交民巷

總行 天津法租界六號路

寄莊 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永亨大樓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灘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 學文 月刊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亞方書局  
東亞書局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現地編輯綜合月刊雜誌

文 日

# 興亞前線

第四號 五月十一日出版

北京阜外新民印書館內

發行所 興亞前線社

## 正則 日語講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出版處

# 請看

## 藝術與生活

最近已出版

定價每冊壹角

古溫楊醫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 國醫砥柱月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西交民巷四號

衛生局檢定

甲等牛乳

純潔價廉巴氏消毒

衛生局 福生場 牛乳場	通州 奶場	達源 牛奶場
東單 北大街 三四一號	東城 校尉營 門牌二號	地外 中濼胡 同二十號
電話 東局 一六八一號	電話 東局 三一五六號	電話 東局 一五五一號

## 達仁堂

樂家老舖

人參鹿茸精選飲片  
丸散膏丹花旗洋參

總店 北京前門外大柵欄

電話南局一八四八號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天津

交通旅館  
地址

法租界勸業場轉角對過

電話

三三二七六

交通便利  
設備完善  
房價低廉  
伺候週到

###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面四分之一
	全	半	面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一切之高  
級印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

代表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一〇  
番番番番

備設最新